

隋樹森編著

古詩十九首集釋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古詩十九首集釋 目次

序

古詩十九首集釋卷一 考證

古詩十九首集釋卷二 箋注

古詩十九首集釋卷三 彙解

(一)古詩十九首旨意

(二)古詩十九首定論

(三)古詩十九首解

(四)古詩十九首釋

附 古詩十九首釋序

又附 古詩十九首釋後序

(五)古詩十九首說

目次

上虞劉 履坦之

睢陽吳 淇伯其

秀水張 庚浦山

如皋姜任脩 自芸

如皋姜任脩 自芸

吳興王 康

大興朱 鶴竹君

一

古詩十九首集釋

二

附古詩十九首說序

平陽徐 昆后山

又附古詩十九首說序

嘉定錢大昕 竹汀

(六)古詩十九首賞析

吳縣張玉穀 蔭嘉

(七)論古詩十九首

桐城方東樹 植之

(八)古詩十九首詳解

旌德饒學斌 勉庵

附古詩十九首詳解序

寶應王凱泰

又附古詩十九首詳解書後

旌德饒書升

後記

古詩十九首集釋卷四 評論

序

古詩十九首在中國文學史上佔着很重要的地位：古代的四言詩在周朝充分的發達了以後，詩界便漸行沈寂，直到新體的五言詩起來，纔又另現出一番燦爛與光輝，而古詩十九首便是這五言新體詩的星宿海。它一方面繼承了詩三百篇，一方面又開了建安魏晉的五言詩的風氣。它的藝術價值也到了純熟的境界，它既有完整優美的外形，復有豐富充實的內容，而表現的方法，特有的風味，更是妙得難以用言語形容出來。它是五言詩的規範，後來的詩人，不但多受其影響，並且還有許多作家，如陸機劉鑠謝惠連鮑照鮑令暉江淹沈約孟浩然韋應物楊億洪适陳襄張憲王闓運等，都有擬作，如果把這些詩收集起來，數量當也不少。這寥寥的十九首詩，真抵得上後來無數的篇什，所以研究中國文學的人，沒有不喜歡讀它的，鍾嶸評爲『一字千金』，決不是過分推崇之語。

古詩十九首因爲離我們的時代較三百篇爲近，所以讀起來比三百篇也容易懂，但是要想對於詩的脈絡及字句的意義洞澈的了解，也還有待於箋釋。茲爲便於一般讀者起見，所以勉強的來擔當了這件工作，編了這部小書。這部書共分攷證、箋注、彙解、評論四

卷：『攷證』乃論十九首產生的時代，關於這個問題，我覺得劉勰『比采而推，兩漢之作』的話，最爲可信，所以持論卽以此爲歸宿。『箋注』則多集李善五臣以來諸家之說，事義兼釋，務求詳備。每詩之下，復附以評說，以爲鑑賞之助。惟見仁見智，勢難盡同，故雖有抵觸，亦兼採而並收。『彙解』輯有劉履古詩十九首旨意，吳洪古詩十九首定論，張庚古詩十九首解，姜任脩古詩十九首釋，朱筠古詩十九首說，張玉穀古詩十九首賞析，方東樹論古詩十九首饒學斌古詩十九首詳解等編，諸家之說，時或不同，迂曲之論，亦復多有，然作者體昧詩意，揭發奧蘊，善言可取者，却也不少；何況詩無遠話，只要言之成理，我們都不妨一讀。並且這幾篇東西，有的頗不易得，現在把它們彙集起來，對於愛好十九首的人，想來多少總是有些方便吧？（此外還有金聖嘆的古詩解，陳沆的詩比興箋論十九首之部，姜炳璋的古詩億等篇，本擬一併收入，後因諸作似不如以上諸篇，故又刪去了。）『評論』則多採自詩話詩選，此亦有助於讀者之研究與鑑賞，至其得失，則待讀者自決，不再加以辨析了。

這本書雖沒有許多自己的發明，但參考抄集，擇摭摘取，也頗費了些精力，然亦未知有助於研究古詩十九首者否耶？書中謬誤，當所難免，讀者如肯賜教，以便將來訂正，至爲

榮幸
民國二十四年冬
隋樹森序。

序

三

古詩十九首集釋卷一 考證

一

近來一般研究文學史的人，多半都把古詩十九首定爲東漢之作——認爲在西漢時，五言詩還不能產生——不過我覺得這種說法，也還難成定論。古詩十九首中固然有許多是東漢的篇什，但却也不能說其中絕對沒有西漢的產物。

一一

把古詩十九首定爲東漢以來的作品的，他們所持的理由很多，最重要的大概有六種：(1)西京遺翰，莫見五言，故十九首非西漢作品。(六朝時人說，見文心雕龍) (2)十九首用字有觸西漢皇帝諱者，故非西漢人作。(顧炎武說，見日知錄) (3)十九首中有樂府而成者，故非西漢人作。(朱彝尊說，見玉臺新詠跋) (4)「促織」之名，不見於爾雅等書，至漢末雜書始見此名，故十九首必非西漢人作。(徐中舒說，見五言詩發生時期的討論) (5)西漢有「代馬」「飛鳥」對舉的成語，然並不工切；東漢則有以「胡馬」「越燕」對舉者，有以「代馬」「越鳥」對舉者，均較工穩；十九首中亦有「胡馬」「越鳥」之對，其非西漢人手筆可知。(同上) (6)洛陽之洛，在西漢人書中多作雒。據魏略及博物志謂漢於五行屬火，忌水，故改「洛」爲「雒」。魏屬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又復原字。據此

則洛字爲兩漢人所諱，不應用，而古詩有「遊戲宛與洛」，可知此詩必作於漢魏間也。（胡懷琛說，見古詩十九首志疑。）不過我覺得這些理由並不充分，還不能把五言詩發生的時代決定爲東漢；現在先把這些理由加以檢討。

懷疑五言詩產生時代的舊說的人，每引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好見疑於後代也。幾句話，認爲今所見的西漢五言詩，簡直都是贗品。但是在這裏我們須要注意：劉勰說的是辭人遺翰，莫見五言，十九首是無名氏的作品，並非出於辭人，當然是可以有的。其次，還要知道劉勰他自己認爲五言詩在西漢已經產生了的，因爲他還有「古詩佳麗……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也」的話。復次，成帝品錄也不能說沒有五言（註），即使成帝品錄不見五言，也不能說西漢就沒有五言詩，因當時之詩，必有許多爲漢志乘而不錄的，那些詩中焉知決無五言？且自周以來，卽代有五言，也足證西漢時有產生像古詩十九首那樣詩歌之可能。如詩經之中，不但有許多五言的單句及連續至二句三句者，且還有通首爲五言者，如魏風十畝之澗云：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卽是。不過也許有人要說：這類的詩，句中有「兮」字，「兮」字是助聲之辭，不能算入字數，所以這種詩並非五言詩。是的，這話也是一理，那麼再找其他的例吧。詩經大雅緜第九章云：

虞芮質厥成，文王黜厥生。余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這是沒有兮字的五言。這兩種詩，詩經中也還有些，我們無論承認它們都是五言也好，或只承認後者是五言也好，總

之開代是有五言詩的。自此以後，五言詩仍是接着產生，如孟子離婁篇引孺子歌曰：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也是五言詩。這首詩中雖有「兮」字，但却如劉勰所云，實是五言的「全曲」；因為這首歌是以「清」與「纓」爲韻，「濁」與「足」爲韻，並不以兮字爲韻，足證兮字完全是表聲的，並不入「句限」。又水經注引物理論曰：秦始皇起驪山之冢，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

生男慎莫舉，生女嗃用飾。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拄。

這不也是五言嗎？

再就西漢來說，我們姑且承認蘇武李陵卓文君班婕妤等人的詩出於後人依託，但也還能證明當時是有五言詩的。楚漢春秋中載有虞美人答項羽的歌，歌云：

漢兵已略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

這不是與其他漢詩很相類的五言詩嗎？這首詩有人疑爲僞作，並非出於虞姬之手；但即使這首詩是僞作，它的時代却仍然很早，因爲據漢書藝文志云，楚漢春秋是陸賈所記。陸賈是漢朝初年的人，這首詩總是漢初的作品了。又李延年是武帝時的協律都尉，他有一首很有名的北方有佳人歌云：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這歌除了無關重要的「寧不知」三個字，便是一首完全的五言（玉臺新詠即作「傾城復傾國」，如此便是純五言詩。）不僅是五言，而且它的韻味與十九首很相近。又漢書貢禹傳載武帝時俗語曰：

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

這也是五言。宋書樂志載漢樂歌十八曲中的上陵，是宣帝時的產物，其中也有許多五言句，如云：

上陵何美美，下津風以寒。問客從何來，言從水中央。桂樹爲君船，青絲爲君竿，木蘭爲君楫，黃金錯其間。……

露初二年，芝生銅池中。仙人下來飲，延壽千萬歲。

也是與十九首很相類的五言詩。又漢書五行志載成帝時童謠云：

邪徑敗良田，讒口害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故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

尹賞傳載成帝時長安中爲尹賞歌曰：

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

這也都是用五言作的。此外那時的民謠樂府之中，也還有此類作品。所以我們即使懷疑蘇李等人之詩，但却不能說西漢沒有五言詩。西漢既有五言詩，當然也能產生十九首一類的作品。

認爲十九首非西漢作品的，還有一個很大的理由，就是詩中的「盈」字觸諱。顧炎武云：

孝惠諱盈，枚乘詩「盈盈一水間」，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諱，可知爲後人擬作，而不出於西京。

顧氏所說的枚乘詩盈盈一水間，即是古詩十九首之第十首「迢迢牽牛星」那首詩。十九首除了這首之外，還有第二首中的「盈盈樓上女」，第九首中的「馨香盈懷袖」，也都是句中有盈字的。但是詩中有觸諱之字，並不能證明其必非西漢之作，因爲漢人的文章中觸諱的地方很多，就以觸「盈」字的而論，即已不少，例如賈誼陳政事疏曰：「秦王置天下於法令，而怨毒盈於世；」鄒陽上書吳王曰：「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韋孟在鄒詩曰：「祁祁我徒，

負載盈路」等都是。古直漢詩研究列舉漢人詩文觸盈字諱者有數十則之多，難道這些詩文也都是後人擬作嗎？古人有「臨文不諱」之說，所以有盈字並不能斷爲決非西漢人所作。

古詩十九首中，生年不滿百一首，因爲與樂府西門行的字句相同者頗多，所以朱尊稔玉臺新詠跋便說這是文選樓諸學士裁剪長短句而作成的；但這也不成理由，錢大昕曾加以駁正，他說：

……或又疑生年不滿百一篇樂括古樂府而成之，非漢人所作，是猶讀魏武短歌行而疑鹿鳴之出於是也；豈其然哉？

據我們以理推測，樂府與詩有相同的地方，總是樂府在後，因爲詩可入樂的。詩入樂而不合節奏，於是乃加以增損。如楚辭有山鬼篇，宋書樂志便有增減其字句而作成的。今有人曹植的七哀詩，宋書樂志亦有增加其字句而作成的。明月篇，這都足證樂府中有改易他詩字句而成者。西門行當然也是與此情形相同，是改易古詩而成的。

「促織」之名雖不見於爾雅方言等書，但因此便斷定明月皎夜光一詩爲西漢以後的作品，理由也是不充足的。因爲爾雅方言等書，材料並不多，決不能把當時所有的草木鳥獸等物的種類及其異稱都完全記載在裏面；卽在今日，我們也不能說從所有的書籍辭典之中，就能把現在中國各地草木鳥獸的種類及其異名都找出來，不用說爾雅方言那種極不精密的書了。並且漢賦中的動植物之名，就有不見於爾雅方言的，如枚乘七發「澗章白鷺」之「澗章」當爲鳥名；「溱溱薜荔」之「薜荔」當爲草名；司馬相如上林賦「獬胡斃斃」之「獬胡」與「斃」當係獸名；然爾雅方言均無記載。其他類此之例尙多，但決不能因此便懷疑那作品的時代。再說東漢以前的古書亡佚的很多，我們焉知在那些書中也無「促織」二字？復次，緯書中既有促織之名，緯書是兩漢之物，卽算是東漢的，那麼東漢

既有此名，而此物又非那時來自他國者，我們也無法證明這個名詞卽創於東漢。

從「胡馬」「越鳥」的對偶證明古詩十九首是東漢的作品，理由也不充足。對偶是中國文學的特色，在很早的典籍如書經易經之中就有，楚辭及西漢的文章辭賦中對偶非常工緻的很多，如「朝搴」「夕攬」，「滋蘭」「樹蕙」，「墜露」「落英」（見離騷）；「囊括四海」「并吞八荒」（見過秦論）；「鸞鳳伏竄」「鸚鵡翱翔」（見弔屈原賦）；「保母」「傅父」，「荆山」「汝海」（見七發）；簡直的不勝枚舉。如說西漢的作者還沒有達到以「越鳥」對「胡馬」的程度，這是誰也不會相信的。如說西漢有不很工切的「代馬」「飛鳥」的對偶，同時便不會再有工緻的「胡馬」「越鳥」的對偶，也是沒有理由。何況我們即使承認有胡馬越鳥的「行行重行行」詩爲東漢人作，也不能證明古詩十九首全是東漢的作品，因爲這十九首詩本非一人一時的產物！

至於青青陵上柏一詩，李善疑爲東都之作，說本明通，然從「遊戲宛與洛」的洛字證明此詩作於漢魏之間，便不成理由了。段玉裁說文注云：

雍州洛水，豫州雒水，其字分別，自古不紊。周禮職方：「豫州其川澗，雍州其澗，渭，洛」……後人書豫水作「洛」，其誤起於魏。裴松之引魏略曰：「黃初元年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於行次爲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加水，變雒爲洛。」此不改爲洛，而又妄言漢變洛爲雒，以揜已紛更之咎，且自詭於復古。自魏及今，皆受其欺。……自魏人書雒爲洛，而人輒改魏以前書籍，故或至數行之內，「雒」「洛」錯出。卽如地理志引禹貢既改爲洛矣，則上雒下曰：「禹貢雒水，」不且前無所承乎？……

這樣看來，禹貢伊洛之洛本應作雒，與渭洛之洛是兩字；洛陽之洛作雒是應該的，但並非因漢諱用洛所改。此詩未作

「雒」我們如對它懷疑，亦應持此理由。但以段氏之說推之，此洛字恐係魏人所妄改，不足爲證。我們試翻兩漢人書，如史記周本紀贊「洛邑」兩見；漢書游俠列傳「洛陽」數出；難道我們也能說史漢「洛」不作「雒」，必成於漢魏之間嗎？

總之，把古詩十九首定爲東漢人作或漢魏間人作，理由都是很不完全的。

三二

把古詩十九首都認爲西漢以後的作品，既是沒有理由，那麼它究竟是什麼時候的產物呢？我覺得還是把它認爲出於兩漢無名氏之手，較爲妥當。

劉勰文心雕龍論到古詩的時代，說：「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也；」昭明編文選時，以失其姓氏，所以把它放在蘇李詩之上；鍾嶸詩品說，「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李善文選注說，「辭兼東都，非盡是乘；」這都是認十九首爲漢詩或認爲兩漢之詩的。我覺得兩漢之說最爲可信，我們從十九首中也能得到證明，如第七首云：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白露沾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

李善文選注說：「上云促織，下云秋蟬，明是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漢書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矣。」又說：「復云秋蟬玄鳥者，此明實候，故以夏正言之。」按：漢書張蒼傳云，「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歷，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爲歲首，不革。」武帝本紀云：「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爲歲首。」這就是說秦用建亥歷，（以十月爲歲首，十月亥月也。）漢初仍之，至武帝太初元年始改用建寅歷，相差正是一季。詩

中敘時令爲孟冬，但還有促織與蟬，這孟冬當然是武帝太初以前的孟冬，實即後來的孟秋。李善據漢書而定明月皎夜光一詩爲西漢太初以前的作品，是很對的。又，第十六首云：

凜凜歲云暮，蟋蟀夕鳴悲。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衣。……

嚴冬歲暮而有蟋蟀悲鳴，「孟秋之月，涼風至。」（禮記月令）涼風是秋天的風，而此詩敘歲暮始云涼風已厲，遊子無衣，那麼這所謂歲暮，當係夏歷八九月的時候，故此詩也是成於太初以前的。又第十二首云：

迴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

歲暮而有萋已綠的秋草，這也足證爲太初以前的詩。

十九首中雖有西漢之詩，却也有東漢人所作者，如第三首云：

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

李善注曰：「漢書南陽郡有宛縣。洛，東都也。」又說：「蔡質漢官典職曰，南宮北宮，相去七里。」李周翰注曰：「宛，南陽也；洛，洛陽也；時後漢都，此南都也。」呂延濟注曰：「洛陽有南北兩宮，相望七里。」這首詩講到洛中冠帶，王侯第宅，兩宮雙闕，這當然是詠東都者，即成於東漢人之手了。又第十三首云：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

李善文選阮籍詠懷詩注引河南郡圖經云：「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朱琰文選集釋云：「上東門乃洛陽之門，……長安東面三門，見水經注，無上東門之名。」又云：「李善注引風俗通曰：『葬於北郭，北首，求諸幽之道也。』案詩所言非泛指，蓋洛陽北門外有邙山，冢墓多在焉。則此即謂北邙山之墓矣。」案此詩上東門既是洛陽城門之名，而

北邙自後漢建武十一年城陽王祉葬此之後，遂爲王侯卿相之墓地，所以這首詩也是東漢的作品。

我們再從古詩所表現的思想來看，也可知道有東漢之作。如第四首今日良宴會云：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隨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讎軻長苦辛！

第十四首去者日以疏云：

去者日以疏，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塋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第十五首生年不滿百云：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及前已定爲東漢之作的青青陵上柏云：

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驅車上東門云：

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服美酒，被服紈與素。

這些詩都表示出悲觀厭世憤諱的思想，要求利那間之快樂於醇酒高粱中之主義，這種不得已而要儘量享樂的辦法，都是亂世之音的表現，所以這些詩總是桓靈以後的作品了。

又第十七首孟冬寒氣至云：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

此詩首言孟冬，下云「北風何慘慄？」又云「夜長」，這孟冬景象便與明月皎夜光一詩所寫的孟冬不相同了。所以這孟冬便是夏歷之孟冬，此詩當係太初以後的作品。

這樣看來，古詩十九首非一時的產物，是很明顯的；既非一時的產物，當然也就非一人所作了。蔡條西清詩話云：「十九首蓋非一人之辭。」沈德潛說詩碎語云：「古詩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辭，一時之作。」我覺得他們所說的都是很對的。

四

如上所云，古詩既是兩漢人作，那麼究竟出於何人之手呢？這却是無法解決。舊來把十九首中一部分的詩指出作者來，那是很不可信的。現在先把諸說列出，然後再加以分辨。

(1) 枚乘傳毅說——文心雕龍云：「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傳毅之詞。」徐陵玉臺新詠以文選十九首中之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樓、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東城高且長、明月何皎皎爲枚乘作（玉臺枚詩尙有蘭若生春陽一首）。

(2) 曹植王粲說——詩品云：「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

(3) 張衡蔡邕說——藝苑卮言云：「……宛爲周都會，但王侯多第宅，闕室王侯，不言第宅。兩宮雙闕，亦似東京語。意者中間雜有枚生或張衡蔡邕作，未可知。」

但這都是傳說與推測之詞，並無真憑實據。劉勰對於枚乘之說，已是不甚相信，所以他說「或稱枚叔」而與劉氏同時的昭明太子及鍾嶸，也都不信此說。昭明文選把這些詩總題爲「古詩」，不加主名；詩品說「古詩妙逸，人世難詳」，又說，「枚馬之徒，吟詠靡聞」，這也是不以枚乘說爲然的。並且文選所載晉陸士衡擬古詩十二首，玉臺所稱枚詩九首均已擬及，劉休玄的擬古二首，所擬亦在玉臺枚詩內，但陸劉兩家都不說「擬枚乘詩」，而曰「擬古詩」，亦是證十九首本係古詩，並無主名。至於傳教張衡蔡邕曹植王粲之說，也都不過是「想當然耳」，決不足信的。

五

五言詩西漢便已產生，爲什麼西漢有名的作家却不用它呢？這大概是因爲五言體起於民間，歌謠樂府用得較多，而一般人多輕視它，所以辭人文士或不肯採用，或試作而不署其名的緣故。繁虞文章流別論云：「五言者……：於俳諧倡樂多用之；」我們看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歌，除了「寧不知」三字，通首便是五言，而李延年全家即都是倡優之流。文心雕龍說「辭人遺翰，莫見五言」，這也是說作家不用五言，俳諧倡樂以及民間無名詩人自有採用的。漢代的許多五言樂府，究竟是東漢西漢，就很難斷定，也許其中就有不少的西漢作品呢！

到了東漢，因爲五言詩在民間已經流傳了若干年，所以這種體裁漸爲盛行，如蔡邕之飲馬長城窟行，羣鳥；秦嘉之留郡贈婦詩，張衡之同聲歌，蔡琰之悲憤詩，辛延年之羽林郎，宋子侯之董嬌娘……都是五言了。先有了西漢的無名氏的作品（古詩十九首中僅有一部分），再慢慢的醞釀，然後才有東漢這些詩，否則把五言詩作爲在東漢突然產生，立即暴盛成熟的文學，也是不很合理吧？試就七言詩來看，由楚之騷賦，漢初之歌謠慢慢的演變，直到魏晉才

完成；再就中國文學史上的事實來看，如唐代盛行的律詩絕句，唐宋取士的律賦，宋代大盛的詞，明清以來盛行的白話小說，它們由醞釀至成熟的時間有如何的長久，便不會把古詩十九首認為後漢章和以後或曹植王粲等人的作品了吧？

〔註〕古直古詩十九首辨證餘錄云：「漢志所錄……三百一十四篇，固不能盡爲五言，然五言之作，亦自多有以證之。志有吳歌詩，崔豹古今注曰：『吳趨曲吳人以歌其地，』而陸機擬吳趨行，則五言也。志有齊歌詩，樂府解題曰：『齊謳行，齊人以歌其地，』而陸機擬齊謳行，則五言也。志有詔賜中山靖王子噲及孺子妾歌，陸機擬中山孺子妾歌，前首四言五言各半，後首則全篇五言也。志有詔賜中山靖王子噲及孺子妾行，則五言也。志有邯鄲歌詩，崔豹古今注曰：『陌上桑邯鄲女名羅敷作，』樂府古辭陌上桑則五言也。志有雜歌詩，樂府解題曰：『樂府雜題自相逢狹路間行已下皆不知所起，』樂府古辭相逢狹路間行則五言也。……」

(附) 參考近人著作篇目

五言詩發生時期之疑問 鈴木虎雄著陳延傑譯
小說月報第十七卷第五號

五言詩起源問題 朱俊
東方雜誌第二十三卷第二十號

五言詩發生時期的討論 徐中舒
東方雜誌第二十四卷第十八號

古詩十九首考 徐中舒 中大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六集六十五期

再論五言詩的起源 朱俠 天津益世報學術週刊（民十八年四月）

漢詩研究 古直 上海啓智書局出版

古詩十九首研究 賀揚靈 上海光華書局出版

五言詩成立的時代問題 游國恩 武大文哲季刊一卷一期

五言詩起源問題叢說 張長弓 晨星月刊第一期

漢魏六朝文學 陳鐘凡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文心雕龍注 范文瀾 北平文化學社出版

古詩十九首集釋卷二 箋注

其一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

張玉穀曰：「重行行，言行之不止也。」楚辭曰：「悲莫悲兮生別離。」張銑曰：「此詩意爲忠臣遭佞人讒譖見放逐也。」

相去萬餘里，各

在天一涯。

涯音宜。廣雅曰：「涯，方也。」六臣本校云：「善作一天涯。」胡克家文選考異曰：「李陵詩云：『各在天一隅，』蘇武詩云：『各在天一方，』句例相似，恐『一天』誤倒。」

道路阻且長，會

面安可知？

毛詩曰：「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陳祚明曰：「阻則難行，長則難至，是二意，故曰且。」薛綜西京賦注曰：「安，焉也。」知一作期。

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玉臺詩

依作嘶。李善文選注引韓詩外傳云：「詩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李嗣翰曰：「胡馬出於北，越鳥來於南，依望北風，巢宿南枝，皆思舊國。」紀昀曰：「此以一南一北，中足『各在天一涯』意，以起下相去之遠，作『依』爲是。」又曰：「胡馬二句，有兩出處：一出韓詩外傳，即善注所引不忘本之意也。一出吳越春秋，『胡馬依北風而立，越燕望海日而熙，』同類相親之意也。皆與此詩意別。注家引彼解此，遂致文意窒礙。」孫志祖文選考異曰：「嚴羽詩話稱玉臺新詠以『越鳥巢南枝』以下另爲一首，然宋本玉臺新詠實不另爲一首。」

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

古樂府歌曰：「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說文曰：「緩，綽也。」方

廷珪曰：「常別離之始，猶欲君之留已；若日遠則日疏，憂能傷人，衣帶遂日見其緩。」

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

李善曰：「浮雲之蔽白日，以喻邪佞之毀忠良，故遊子之行，不顧反也。」文子曰：

「日月欲明，浮雲蓋之；陸賈新語曰：「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蔽日月。」古楊柳行曰：「讒邪害公正，浮雲蔽白日。」義與此同也。」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劉良曰：「白日喻君也，浮雲謂讒佞之臣也；言佞臣蔽君之明，使忠臣去而不返也。」王林野客叢書曰：「此祖離騷。」雲容容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之意。」

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

李周翰曰：「思君謂戀主也。恐歲月已晚，不得効忠於君。」孫鑢曰：「自小雅。」

「維憂用老。」

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劉向戰國策序：「儒術之士，棄捐於世。」呂延濟曰：「勿復道，心不敢望返也；努力加餐飯，自逸之辭。」譚元春曰：「人皆以此勸人，此似獨」

「變來。」

以自勸，又高一格一想。」玉臺新詠

餐作殮；列此詩為枚乘雜詩第三。

陸時雍曰：「一句一情，一情一轉。」行行重行行，「衷何絕也。」與君生別離，「情何慘也。」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神何悴也。」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怨何溫也。」棄捐無復道，努力加餐飯，「前為廢食，今乃加餐，亦無奈而自寬云耳。」衣帶日已緩，「一語，韻甚。」浮雲蔽白日，「意有所指，此詩人所為善怨。」此詩含情之妙，不見其情；蓄意之深，不知其意。」

陳祚明曰：「用意曲盡，創語新警。」

邵長蘅曰：「怨而不怒，見於加餐一結。忠信見疑，往往如此。」

姚鼐曰：「此被讒之旨。」

方廷珪曰：「此爲忠人放逐，賢婦被棄，作不忘欲返之詞。頗控綿邈，真得風人之旨。」

董訥夫曰：「正喻夾寫，一氣旋轉，怨而不怒，有詩人忠厚之意焉。其放臣棄友所作，與蓋不徒傷別之感也。」

張琦曰：「此逐臣之辭。讒詔蔽明，方正不容，可以不顧返也；然其不忘欲返之心，拳拳不已，雖歲月已晚，猶努力加餐，冀幸君之悟而返已。」

其二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

李善曰：「鬱鬱，茂盛也。」張銑曰：「此喻人有盛才，事於暗主，故以婦人事夫之事託言之。言草柳者，當春盛時。」李因篤曰：「起二句意徹全篇，蓋閨情惟春獨難遣也。」

方廷珪曰：「以物之及時，與女之及時。」

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

李善曰：「草生河畔，柳茂園中，以喻美人當牖也。」廣雅曰：「贏，容也。」盈與贏同，古字通。」朱珔曰：「廣雅釋訓：「贏，贏，容也。」

也。」「贏」即釋詁之「孀」，「好也。重言之則曰「孀孀。」郭璞注：「方言，「孀言孀孀也。」此與下「盈盈一水間」並同音假借字。」胡紹煥曰：「孀即贏之俗字，贏本從女，不應又加女旁。」呂尚曰：「皎皎，明也。」說文曰：「牖，以木爲交窗也。」段玉裁注曰：「交窗者，以木橫直爲之，即今之窗也。在墻曰牖，在屋曰窗。」

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

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說文曰：「粉，所以傅面者也。」徐鍇注曰：「古

傳面亦用米粉。又紅染之爲紅粉。」「粧。」玉臺新詠作「妝。」五臣作「裝。」姜皋曰：『詩葛屨曰：「摻摻女手，可以縫裳。」傳曰：「摻摻，猶嬾嬾也。」說文作「襪。」好手貌。引詩曰：「擗擗女手。」其作「摻」者，段氏玉裁以爲非是。適大路傳：「摻，摻也。」是摻字自有本義也。』

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

說文曰：「倡，樂也。」李善曰：「謂作妓者。」列子曰：「有人去鄉土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世謂之狂蕩之人也。」初學記

「昔爲」作「自云，

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

何焯曰：「梁鄧鑑月夜閨中詩云：「誰能當此夕，獨宿類倡家。」可用以釋此詩。玉臺新詠作枚乘第五。」

「今」作「嫁。」

嚴羽曰：「一連六句，皆用疊字，今人必以爲句法重複之甚，古詩正不當以此論之也。」

陸時雍曰：「疎節亮音，淺淺寄言，深深道款。『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一語罄衷託出。」

陳祚明曰：「疊字生動，當窺出手，諷刺顯然。」

方廷珪曰：「以女之有貌，比士之有才，見人當慎所與。」

其三

青青陵上柏，磊磊碣中石。

李善曰：「言長存也。」說文曰：「陵，大阜也。」字林曰：「磊磊，衆石也。」正字通云：「碣與澗通。」說文曰：「澗，山夾水也。」

人生天地間，忽

如遠行客。

李善曰：「言異松石也。」列子曰：「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鍾惺曰：「語達甚。」

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

鄭玄毛詩箋曰：「聊，粗略之辭也。」方廷

珪曰：「斗酒儘足適意；何必長筵？」

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

李善曰：「廣雅曰：駑，駘也。」謂馬遲鈍者也。漢書南陽郡有宛縣，洛東都也。」案：南陽在洛京之南，漢時亦稱南都。

洛

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

呂向曰：「鬱鬱，盛貌。」賈逵國語注曰：「索，求也。」方廷珪曰：「冠帶，富貴之人。富貴人與富貴人爲偶。此合下四句皆是遊戲時所見。句眼在自字，各適其適。」

長衢

羅夾巷，王侯多第宅。

張銑曰：「衢，四達之道，旁羅列小巷，巷中多王侯之宅。漢書高帝紀：「爲列侯者賜大第。」注：孟康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第。」

兩宮遙相望，雙闕

百餘尺。

蔡質漢官典職曰：「南宮北宮，相去七里。」崔豹古今注曰：「闕，觀也。古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人臣將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

極宴娛心

意，戚戚何所迫。

李周翰曰：「言於此宮闕之間，樂其心意，則憂思何所相逼哉？戚戚，憂思也。」五臣「戚戚」作「蹙蹙」。

陸時雍曰：「物長人促，首四語言之可慨。」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故爲排蕩，轉入無聊之甚。」

孫鑛曰：「形容洛中富盛處，語不多而蒼勁濃至，絕可玩味。鮑明遠詠史從此來。」

陳祚明曰：「此失志之士，強用自慰也。」

李因篤曰：「宴娛在前，憂從中來；古惟達人多情，可與言此。」

姚鼐曰：「此憂亂之詩。」

其四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

毛萇詩傳曰：「良，善也。」廣韻曰：「具，備也。」毛萇詩傳曰：「陳，猶說也。」

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

急就篇注曰：「

箏，瑟類，本十二絃，今則十三。」劉良曰：「奮，起也。」
履曰：「逸，縱奔之意。入神，言聲音之妙，變化不測也。」

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

李善曰：「廣雅曰：「高，上也。」謂辭之美者，真，猶正也。」

呂延濟曰：「令德，謂妙歌者；高言，高歌也。識曲，謂知音人聽其真妙之聲。」

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

李善曰：「所願謂富

貴也。」
方廷珪曰：「高言，即是新聲譜之歌曲者。令德，即富貴人之美德。」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颿塵。

方言曰：「奄，遽也。」說文曰：「颿，扶搖風也。」段注：「司馬注莊子云：「上行風謂之扶搖。」釋天云：「扶搖謂之猋。」郭云：「暴風從下上。」張銑曰：「奄

忽，疾也。風塵之起，終歸於滅。」

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

李善曰：「高，上也；亦謂逸足也。」呂向曰：「何不者，自勉勸之詞也。策，進也。要路津，謂仕宦居要職者；亦如進高足據於要津，則人出入

由之。」劉履曰：「津，濟渡處。」沈德潛

曰：「據要津，詭辭也，古人感憤語。」

無爲守窮賤，轆軻長苦辛。

劉履曰：「轆軻，車行不利也，故人不得志亦謂之轆軻。」五臣「轆」作「坎。」鍾惺曰：

「歡宴未畢，忽作熱中語，不平之甚。」

張琦曰：「後六語反言之而益益明。」

陸時雍曰：「慷慨激昂。」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慙軋長苦辛。」正是欲而不得。」

孫鑛曰：「造語極古淡，然却有雅味，此等詞最不易學。」

李因篤曰：「與青陵 栢篇感寄略同，而厭懷彌憤。」

姚鼐曰：「此似勸實諷，所謂謬悠其詞也。」

其五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

李善曰：「此篇明高才之人，仕宦未達，知人者稀也。西北乾位，君之居也。」李周翰曰：「此詩喻君暗而賢臣之言不用也。西北乾地，君位也。高樓言居高位也。浮雲齊，

言高也。」楊銜之洛陽伽藍記以高陽王雍之樓卽此詩

所云之西北高樓，四庫提要云，此「則未免固於說詩。」

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

李善曰：「薛綜西京賦注曰：「疏，刻穿之也。」說文

曰：「綺，文繪也。」此刻鏤以象之。」案：後漢書梁冀傳「窗牖皆有綺疏青瑣。」注曰：「綺疏謂鏤爲綺文。」亦卽李善

所謂「刻鏤象之」之意。故「交疏結綺窗」卽謂鏤木爲窗，木條交錯似綺文也。或作文繪結於窗櫺之上解；或云交

疏卽簷前鐵網，疑俱非是。李善曰：「尚書中侯曰：「昔黃帝軒轅鳳皇巢阿閣。」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然則閣有四阿，謂之阿閣。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者也。」薛綜西京賦注曰：「殿前三階也。」

上有絃

歌聲，音響一何悲？

張銑曰：「言樓上有弦歌亡國之音，一何悲也。謂不用賢，近不肖，而國將危亡，故悲之也。」

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

琴操曰：「杞梁妻嘆

者，齊邑杞梁殖之妻所作也。殖死，妻嘆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將何以立吾節，亦死而已。」投琴而鼓之，曲終，遂自投淄水而死。何焯曰：「水經注引琴操曰：『殖死，妻投琴作歌曰：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張雲璈曰：「翟豹古今注云：樂府杞梁妻者，杞梁妻妹朝日之所作。殖戰死，妻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頹，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貞操，乃作歌名曰杞梁妻。梁，殖字也。據此則作歌者乃杞梁妻妹，非梁妻也。觀其命名，當以翟說爲是。」

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

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劉履曰：「商，金行之聲，稍清有傷之義焉。徘徊，舒遲旋轉之意。」

一彈再

三歎慷慨有餘哀。

說文曰：「歎，太息也。」又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也。」

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

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呂向曰：「不惜歌者苦，

謂臣不惜忠諫之苦，但傷君王不知也。」方東樹曰：「二句溢出本意，此昔人所謂筆墨流珠處也。」

願爲雙鳴鶴，奮翅起高飛。

「鳴鶴」五臣及玉臺新詠均作「鴻鶴」，胡紹煥云：「當作

「鴻鶴。」蘇子卿古詩云：「願爲雙鴻鶴。」句同。此因「鶴」古通「鶴」，或本作「鴻鶴」。後人遂改「鴻」爲「鳴」耳。」廣雅曰：「高，遠也。」劉良曰：「君既不用計，不聽言，不忍見此危亡，願爲此鳥高飛於四海也。」玉臺新詠作「

乘第

一。

陸時雍曰：「撫衷徘徊，四顧無侶。」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希；「願爲雙鴻鶴，奮翅起高飛；」空中送情，知向誰是言之令人悱惻。」

孫鑛曰：「敘事有次第，首尾完淨，思員而調響，蒼古中有疏快，絕堪諷詠。」

陳祚明曰：「傷知音稀，亦與「識曲聽其真」同慨，二詩意相類。」

姚鼐曰：「此傷知己之難遇，思遠引而去。」

其六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

爾雅曰：「荷芙蓉。」郭注云：「別名芙蓉，江東呼荷。」毛詩山有扶蘇，鄭玄箋曰：「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蓉。」本草拾遺：「蘭草生澤畔。」陳柱曰：「二句謂涉江原

欲采芙蓉，而涉江之後，且有蘭澤，內又多芳草也。」

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

楚辭曰：「折芳馨兮遺所思。」吳闓生曰：「遠道即指舊鄉，蓋思歸之作也，而筆情甚曲。」

還顧

望舊鄉，長路漫浩浩。

鄭玄毛詩箋曰：「回首曰顧。」聞人倓云：「漫漫，路長貌。浩浩，無窮盡也。」方廷珪曰：「欲遺又遠莫致。」

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呂向曰：「同心謂友人也。」陳祚明曰：「望舊鄉，屬遠道人；憂傷終老，彼此共之。」玉臺新詠作枚乘第四。

陸時雍曰：「落落語致，綿綿情緒。」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悵望何所言，臨風送懷抱；」「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一語罄衷，最爲簡會。」

李因篤曰：「思友懷鄉，寄情蘭芷，離騷數千言，括之略盡。」

張琦曰：「離騷滋蘭樹蕙之旨。」

其七

明月皎夜光，促織明東壁；

春秋考異郵曰：「立秋趣織鳴。」宋均曰：「趣織，蟋蟀也。立秋女功急，故趣之。」促字古亦作趣。

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

春秋運斗樞曰：「斗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合而爲斗。」文耀鉤曰：「玉衡屬杓，魁爲璇璣。」故言璇璣可代魁，言玉衡可代杓，言招搖亦可代杓也。「玉衡指孟冬，」猶言「杓指孟冬，」李周翰曰：「玉衡，斗柄，」是也。古人以十二天干分十二方位，建四時則以斗柄所指之方位定之。淮南子時則訓言之頗詳。漢太初以前，以十月爲歲首，爲建亥曆；太初以前之孟冬十月，卽夏歷之孟秋七月也。李善注曰：「上云促織，下云秋蟬，明是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漢書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矣；」是也。善注引淮南子「孟秋七月，招搖指申，」此言詩中「玉衡指孟冬，」卽係指申，申，西方也。劉履曰：「歷，歷，遠布之貌。」

白露沾野草，時節忽復易。

禮記曰：「孟秋之月，白露降。」

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

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又曰：「仲秋之

月，玄鳥歸。」鄭玄曰：「玄鳥，鸞也。」劉履曰：「逝，往也。」張銑曰：「安，何也。言燕往何之，怪嘆節氣速遷之意。」呂氏春秋高誘注「適之也。」李善曰：「復云秋蟬玄鳥者，此明實候，故以夏正言之。」何焯曰：「自比如秋蟬之悲吟也。」

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

易兌卦曰：「君子以朋友講習。」疏曰：「同門曰朋。」戰國策：「奮六翮而凌清風。」劉履曰：「振，奮也。翮，鳥之勁羽。凡鳥之善飛者，皆有六翮。」

不念攜

手好，棄我如遺跡。

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國語楚鬬且語其弟曰：「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跡焉。」李周翰曰：「不念攜手同游之好，相棄如遺行足之跡，不迴顧也。」

南箕北

有斗，牽牛不負輓。

李善曰：「言有名而無實也。」毛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阮彼牽牛，不以服箱。」周禮考工記：「斲人衡任注：「衡任謂兩輓之間也。」疏：「服馬有二，一

馬有一輓，輓者厄馬頸不得出也。」

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

李善曰：「良，信也。」聲類曰：「盤，大石也。」五臣「盤」作「磬。」呂延濟曰：「言其心不固如磬石，虛有朋友之名，復何益也？」

陸時雍曰：「諷而不諷。」

鍾惺曰：「此首「明月皎夜光」八句爲一段，「昔我同門友」四句爲一段，「南箕北有斗」四句爲一段，似各不相蒙，而可以相接。歷落顛倒，意法外別有神理。」

陳祚明曰：「古詩妙在章法轉變，落落然若上下不相屬者，其用意善藏也。貧賤失志，慨友人之不援；而前段只寫景，蕭條滿目，失志人尤易感也。秋蟬二句，微寓興意；寒苦者留，就暖者去。此段以不言情，故若與下不屬。玉衡衆星，賦也。箕斗牽牛，比也。各不同而故雜用列宿，如相應者然。」

李因篤曰：「俯仰寥闊，憂從中來。感時序之易移，悲草蟲之多變，而故交天上，遠者日疏，星漢悠悠，修名自悼，其大指如此。」

邵長蘅曰：「二詩皆為朋友離居之感：前是同心之思，此多遺棄之感，同門友三字明點。」

方廷珪曰：「此刺富貴之士，忘貧賤舊交而作。」

其八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

說文曰：「冉，毛冉冉也。」段注：「冉冉者柔弱下垂之貌。姆取弱意。凡言冉冉，皆謂弱。」王念孫曰：「泰山當為大山。」楚辭：「若有人兮山之阿。」王逸注曰：「阿，曲

隅也。」李善曰：「竹結根於山

阿，喻婦人託身於君子也。」

爾雅曰：「唐蒙，女蘿，女蘿，菟絲。」又曰：「蒙，玉女。」毛萇詩傳曰：「女蘿，菟絲，松蘿也。」據此則六名一

物，菟絲即女蘿也。本草曰：「菟絲一名菟蘆，一名菟縷，一名唐蒙，一名玉女，」不言女蘿，而於木部別出「松蘿，一名女

蘿。」經典釋文曰：在草曰菟絲，在木曰女蘿。是則以菟絲女蘿為二物也。吳仁傑離騷草木疏曰：「爾雅以女蘿菟絲

為一物，本草以為二物。古詩「與君為新婚，兔絲附女蘿。」李太白詩「君為女蘿草，妾作兔絲華。」二詩皆用本草之

說。」胡懷琛曰：「李善謂女蘿與兔絲為二草（案：選注「古今方俗，名草不同，然是異草，故曰附也。」）誠然。其說與本

草綱目正同。然釋「附」字，語殊不明瞭。竊以為應云「女蘿附喬木。」然蘿字係用韻，故如此云云。意謂兔絲附女蘿，

因以間接得附於喬木焉。蓋女蘿亦不能獨立，必須攀附他物者，何得為兔絲所附？必解作「兔絲因女蘿間接附喬木

」始可。然古詩如此云云，終有語病。」案：兔絲屬旋花科，無葉綠質，莖細長，略黃，常纏繞於他植物上，夏季開淡紅色小

花，葉退化為鱗片。女蘿則為地衣類植物，全體為無數細枝，狀如線，長數尺，黃綠色。以為一物，非是。方廷珪曰：「此為新

婚只是媒妁成言之始，非嫁時也。」

免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

蒼頡篇曰：「宜得其所也。」方廷珪曰：「兔絲及時而生，夫婦亦及時而會。」

千里遠結婚，悠悠

隔山陂。說文曰：「陂，阪也。」

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

杜預左傳注：「軒，大夫車。」服虔曰：「車有藩曰軒。」

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

輝；

爾雅翼曰：「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幹數花而香不足者蕙。」毛萇詩傳曰：「英，猶華也。」爾雅曰：「榮而不實者謂之英。」李周翰曰：「此婦人喻已盛顏之時。」

過時而不采，將隨秋

草萎。

劉良曰：「萎，落也。言蕙蘭過時不采，乃隨秋草落矣。喻夫之不來，亦恐如此草之衰也。」陳沈曰：「楚辭：「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過時不采，將隨草萎」之謂也。」

君亮執高節，賤

妾亦何爲？

爾雅曰：「亮，信也。」聞人倓曰：「言君來雖遲，亮非不執高節者，則賤妾亦何爲而不執高節耶？」文選范雲古意詩注引此作「擬何爲。」文心雕龍爲傅毅作。郭茂倩樂府詩集收入雜曲歌辭，題曰冉冉孤

竹。生

陸時雍曰：「情何婉變，語何淒其！」

譚元春曰：「全不疑其薄，相思中極敦厚之言，然愁苦在此。」

陳祚明曰：「此望錄於君之辭，不敢有訣絕怨恨語，用意忠厚。」

李因篤曰：「每讀此有超然獨立，撫壯及時之感，而終之曰：「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可謂發乎情止乎禮

矣。正與躁進者痛加針砭。」

方廷珪曰：「按古人多以朋友託之夫婦，蓋皆是以人合者。首二句喻以卑自托於尊，次二句喻情好之篤，中六句因汲引不至而怪之，後四句見士之懷才當以時舉，末則深致其望之詞。大意是為有成言於始相負於後者而發。」

其九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

「中」五臣及玉臺新詠均作「前」。蔡質漢官典職曰：「宮中種嘉木奇樹。」說文曰：「華，榮也。」答賓戲曰：「得氣者繁滋。」

攀條折其榮，

將以遺所思。

爾雅曰：「木謂之華，草謂之榮。」案：榮華亦通名，如月令「鞠有黃華」。「木莖榮」是也。此詩上云「奇樹」，此「榮」即「華」也。

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

之。

王逸楚辭注曰：「在衣曰懷。」即謂襟抱之間也。說文曰：「致，送詣也。」

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

「貴」五臣作「貴」，玉臺新詠同。賈遠國語注曰：「貢，獻也。」玉臺新詠作枚乘第七。

陸時雍曰：「末二語無聊自解，眷眷申情。」

譚元春曰：「氣質從三百篇鍊來。」

孫鑛曰：「與涉江采芙蓉同格，獨「盈懷袖」一句意新，復應以「別經時」視彼較快，然沖味微減。」

陳祚明曰：「此亦望錄於君，馨香以比己之才能，摩厲以須，特傷棄遠。末又謙言不足採擇。然惓惓之念，不能忘。」

耳。古詩之佳，全在語有含蓄；若究其本指，則別離必無會時，棄捐定已決絕，懷抱實足貴重，而君不我知，此怨極切，乃必冀倖於必不可知之遇，揣君恩之未薄，謙才能之未優，蓋立言之體應爾。言情不盡，其情乃長，此風雅溫柔敦厚之遺。就其言而反思之，乃窮本旨，所謂怨而不怒。淺夫盡言，索然無餘味矣。」

邵長蘅曰：「與涉江采芙蓉首意同。而前曰「望鄉」，此稱「路遠」，有行者居者之別。」
方廷珪曰：「此篇是交而不忘遠者，詩意自明。」

其十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

呂延濟曰：「迢迢，遠貌。」焦林大斗記曰：「天河之西，有星煌煌，與參俱出，謂之牽牛。天河之東，有星微微，在氏之下，謂之織女。」毛萇詩傳曰：「河漢，天河也。」丁福

保曰：「迢迢，宋刻玉臺作「若若」，全書皆然。按古詩「迢迢牽牛星」，呂延濟注曰：「迢迢，遠貌。」張衡西京賦，「千

雲霧而上遠，狀亭亭以若若。」李善注曰：「亭亭若若，高貌。」然則「迢」「若」迥別，混而一之非是，不得以古字假

借爲「若若」。

續續擢素手，札札弄機杼。

張銑曰：「擢，舉也。札札，機杼聲。」說文曰：「杼，機之持緯者。」方廷珪曰：「擢素手，喻質之美；弄機杼，喻才之美。」

終日不成章，泣

涕零如雨。

毛詩「跛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孔疏曰：「言雖則終日歷七辰，有西而無東，不成織法，報反之文章也。言織之用緯一來一去，是報反成章；今織女之星，駕則有西而無東，不見倒反，是有名

無成也。」陳祚明曰：「不成章，「不盈頃筐」之意。」方廷珪曰：「心有所思，故不成章，是有才而不能展其才。」

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

周密癸辛雜識前集曰：「以星歷考之，牽牛去織女

隔銀河七

十二度。」

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

十二度。」

盈盈，水貌。「脉脉」五臣作「脈脈」。李善注曰：「爾雅曰：「脉，相視也。」郭璞曰：「脉，謂相視貌也。」」（今爾雅「脉」作「覩」無郭注。

何焯曰：「脉當從見，從目亦可通，從月則乖其義。廣韻：「脉」字下箋引此作「脉」不得語。」案：脈與覩音義同，可通用。脈

則與覩同字，說文曰：「血理分袤行體中者。」與脈覩義異。脉爲脈之俗體，譌「反永」之「辰」爲「永」矣。詩意依

善注爲相視之貌，則作脉作脈均係脈之譌也。廣韻引此作「脉」，「脉」與「覩」音義同，可通用。脈

溪漁隱叢話引復齋漫錄作「默默不得語」，默默猶嘆嘆也，義較脈脈爲長。玉臺新詠作枚乘第八。

陸時雍曰：「末二語就事徵挑，追情妙繪，絕不費思一點。」

孫鑛曰：「全是演毛詩語，末四句直截痛快，振起全首精神，然亦是河廣脫胎來。」

李因篤曰：「寫無情之星，如人間好合綢繆，語語認真，語語神化，直追南雅矣。」

姚鼐曰：「此近臣不得志之作。」

方廷珪曰：「篇中以牽牛喻君，以織女喻臣。臣近君而不見親於君，由無人爲之左右，故託爲女望牛之情；水待

舟以渡，猶上待友以獲，否則地雖近君，終歸疏遠，卽詩人「仰須我友」之義。」

張琦曰：「忠臣見疏於君之辭。」

其十一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

毛詩曰：「駕言出遊。」言語中助詞，無義。說文曰：「邁，遠行也。」

四顧何茫

茫，東風搖百草。

王逸楚辭注曰：「茫茫，草木彌遠容貌盛也。」

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

呂向曰：「言物皆去故而就新，

人何得不速衰老？

世說新語曰：「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側，問古

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

張銑曰：「

恐盛時將遷而立身不早，立身謂立功立事。」

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

李善曰：「化，謂變化而死也。不忍斥言其死，故

言隨物而化也。莊子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李周翰曰：「奄忽，疾也。人非金石，將疾隨萬物同為化滅矣。將求榮名以為寶貴，揚名於後世，亦為美也。」何焯曰：「榮名，以名之不朽為榮也。諺曰：人貌榮名。」

陸時雍曰：「王元美嘗論此詩云：『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不得已而託之名；『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名亦無歸矣！又不得已而歸之酒，曰：『不如飲美酒，被服絜與素；』至於被服絜素，其趣愈卑，而其情益可憫矣！『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語素而老。」

譚元春曰：「予嘗言『使我有千秋名，不如即時一杯酒，』語近粗蕩，使酣放無志人借口，請看『榮名以為寶，

「寶字響往何如鄭重！」

陳祚明曰：「慨得志之無時，河清難俟，不得已而託之身後之名；名與身孰親？悲夫！古今唯此矢志之感，不得已而託之名，託之神仙，託之飲酒，惟知道者，可以冥忘；有所託以自解者，其不解彌深。」
李因篤曰：「與冉冉孤生竹篇意略同，但彼結出正意，此則轉爲憤詞爾。」

其十二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

說文曰：「逶迤，袤去貌。」王逸楚辭注曰：「逶迤，長貌也。」說文曰：「屬，連也。」方廷珪曰：「就所歷之地起興。」

迴風動地起，秋草

萋已綠。

呂向曰：「迴風，長風也。」陳柱曰：「萋，通作淒，秋草淒已綠，則綠意已淒，其綠不可久矣。」已一作以。

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

蟀傷局促。

毛詩序曰：「晨風，刺康公忘穆公之業，棄賢臣也。」詩曰：「蟋蟀，刺晉僖公儉不中禮也。」史記灌夫傳曰：「毛傳曰：「晨風，鷓也。」蒼頡篇曰：「懷，抱也。」毛詩序曰：「蟋蟀，刺晉僖公儉不中禮也。」史記灌夫傳曰：

「局促效轉下駒。」

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

東都賦曰：「因造化之盪滌。」呂向注曰：「盪滌，猶除也。」方廷珪曰：「結束猶拘束。放情志謂將百憂除去，起下思爲燕趙之遊。」張鳳翼

文選纂注曰：「此以上是二首，下燕趙另一首，因韻同故誤爲一耳。」紀昀曰：「此下乃無聊而托之遊冶，即所謂『蕩滌放情志』也。陸士衡所擬可以互證。張本以臆變亂，不足爲據。」吳汝綸曰：「玉臺文選皆作一篇，燕趙以下乃承『

蕩滌放情志』爲文；而音響二句，又所以終苦心局促之旨也。」

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李善曰：「燕趙二國名也。」何焯曰：「燕趙一作趙燕。」

被服羅裳衣，當

戶理清曲。

如淳漢書注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爲理樂也。」

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

張玉穀曰：「絃急柱促指瑟言。絃急由於柱促也。」

馳情整中

帶，沈吟聊躑躅。

李善曰：「中帶，中衣帶。整帶將欲從之。」案：「中」五臣作「巾」，紀昀曰：「儀禮有中帶，鄭注中帶若今禪衫，則作巾爲誤。」說文曰：「躑躅，住足也。」與「躑躅」同。

思爲雙

飛燕，銜泥巢君屋。

玉臺新詠作枚乘第一。

陸時雍曰：「景駿年摧，牢落莫偶，所以托念佳人。銜泥巢屋，是則蕩情放志之所爲矣。躑足不伸，祇以自苦，百年有盡，無謂也。」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馳情幾往，歛襟慙然，語最貴美，至閑情則濫矣。故同言異致。詩之所用，端在此耳。」

陳祚明曰：「懷才未遇，而無緣以通，時序遷流，河清難俟。飛燕營巢，言但得廁身華堂足矣。其所望必且登之細旃，坐而論道，三沐而升，九賓而禮，方遂本懷，而僅言銜泥巢屋者，此亦言情不盡也。」
董訥夫曰：「言歲月易逝，勞苦何爲？不如及時行樂，卽山有樞之意也。」

其十三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

李善文選阮籍詠懷詩注引河南郡圖經云：「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朱晦曰：「李善注引風俗通曰：『葬於郭北，北首，求諸幽之道也。』案詩所言非泛指，蓋

洛陽北門外有邙山，冢墓多在焉。則此即謂北邙之墓矣。」又曰：「上東門乃洛陽之

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

門，長安東面三門，見水經注，無上東門之名。」據此，善注謂古詩「辭兼東都」是矣。

路。白虎通曰：「庶人無墳，樹以楊柳。」白楊葉圓如杏，有鈍鋸齒，面青背白，葉柄長，故易搖動，雖遇微風，其葉亦動，聲蕭瑟，殊悲慘。仲長統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梧桐，以識其墳也。」

下有陳死人，杳

杳即長暮。

莊子曰：「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也。」郭象曰：「陳，久也。」呂向曰：「杳杳，幽暗也。即就也。長暮謂暮中長暗也。」

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

「潛寐」五臣

本作「寐潛」。服虔左氏傳注曰：「天玄地黃，

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

神農本草曰：「春夏爲陽，秋冬爲陰。」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李周

泉在地中，故言黃泉。」張銑曰：「寤，覺也。」

翰曰：「浩浩，流貌。陰陽流轉，人命如朝露之易乾。」

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

呂延濟曰：「萬歲謂自古也。自古于今，而生者

送死，更遞爲之。雖賢聖不能度越此分也。」玉篇曰：「度與渡通，過也。」

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

服，飲藥也。古今注曰：「淮南服食求仙，遍禮方士。」

不如飲美酒，被

服紈與素。

劉履曰：「被服，衣之也。」說文曰：「紈，素也。」又曰：「素，白緞縉也。」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曰：「白緞，繪今之細生絹也；素者絹之大名，紈則其細者。」郭茂倩樂府詩集收入雜歌謠辭，題作驅車上東門行。

陸時雍曰：「漢人詩多含情不露。」

孫鑛曰：「口頭語，鍊得妙，只一直說去，更無曲折，然却感動人，其佳處乃在喚得醒，點得透。」

陳祚明曰：「此詩感慨激切甚矣，然通篇不露正意一字。蓋其意所願，據要路，樹功名，光旂常，頌竹帛，而度不可得，年命甚促，今生已矣，轉瞬與泉下人等耳。神仙不可至，不如放意娛樂，勿復念此；其無復念此者，正不能不念也。夫飲酒被紈素，果遂足樂乎？與極宴娛心意，榮名以爲寶，同一旨；妙在全不出正意，故佳。愈淋漓，愈含蓄。」

姚鼐曰：「此亦憂亂之詩，小雅若華之旨。」

董訥夫曰：「因墓中之人，而思人生如寄，神仙皆妄，不如飲酒被服，以樂餘生。雖以自遣，而憂益迫矣。」

其十四

去者日以疎，來者日以親。

兩「以」字五臣均作「已」。「來」李善作「生」。呂氏春秋曰：「死者彌久，生者彌疎。」李周翰曰：「去者謂死也，來者謂生也。不見容貌，故疎也。歡愛終日，故親也。」

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犁爲田，松柏摧爲薪。

漢書注曰：「犁，耕也。」說文曰：「摧，折也。」

白楊多悲風，蕭

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說文曰：「里，居也。」又曰：「閭，里門也。」陳柱曰：「還與環通，謂愁思環繞故里，而無因得歸也。若『思還』作『思歸』解，則與下句『欲

歸「復矣。」

陸時雍曰：「失意悠悠，不覺百感俱集。羈旅靡落，懷此首丘。若富貴而思故鄉，不若是之語悻而情悲也。此詩其來無端，其止無尾。去者日以疎，來者日以親，語特感傷。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可補騷餘未盡。」

孫鑛曰：「大旨與前首同。起二句奇絕，爲田爲新，所感更新；白楊兩語，有無限悲哀，調更渾妙。」

李因篤曰：「生仍冀歸桑梓，班定遠亦求入玉關，觸目怵心，都感此意。」又曰：「與上篇所觸正同，彼欲聊遣，此則思歸，又換出一意也。」

張琦曰：「忠臣去國懷君，不能遽絕，故欲歸里閭，而託之道無因者，離騷馬踟顧而不行之義也。」

其十五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劉良曰：「秉，執也。」

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

春秋曰：「今茲美禾，來茲美麥。」高誘曰：「茲，年也。」鶴林玉露補遺云：「公羊傳諸侯有疾曰負茲。注：茲，新草也。一年草生一番，故以茲爲年。」

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

說文曰：「嗤，笑也。」

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仙」李善或本作「山」。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與「五臣作」以。呂向曰：「難可與」

之同爲不
死也。」

陸時雍曰：「起四句名語創獲，末二句將前意一噴再醒。『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念此已是撫然，至讀『少年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益嗟嘆自失，乃知此言無不可感。」

邵長蘅曰：「多爲藥所悞，爲一種人言之；惜費，又爲一種人言之。」

方廷珪曰：「直以一杯冷水，澆財奴之背。」

董訥夫曰：「立意曠達，足以喚醒醉夢。」

其十六

凜凜歲云暮，螻蛄夕鳴悲。

「凜」一作「癯」。說文曰：「凜，寒也。」方言曰：「南楚或謂螻蛄爲螻。」廣雅曰：「螻蛄，蛄也。」據此則此名可分可合。郝懿行曰：「今順天人呼拉拉古，亦螻蛄之聲相轉耳。螻蛄翅短，不能遠飛，黃色四足，頭如狗頭，俗呼土狗，卽杜狗也。尤喜夜鳴，聲如蚯蚓，喜就燈光。」五臣及玉臺

漸詠「夕」均作「多」。丁福保云：「夕字與下文『獨宿累長夜』相應；似勝於多字。然何遜汝竹莊詩話載此詩亦作多字，則宋本玉臺實作多，不作夕。」

「鳴悲」一作「悲鳴」。

涼風率已厲，游子寒無衣。

禮記曰：「孟秋之月，涼風至。」劉履曰：「率，皆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厲，猛也。」

錦衾

遺洛浦，同袍與我違。

說文曰：「浦，水濱也。」張衡賦曰：「召洛浦之宓妃。」毛詩曰：「與子同袍。」呂延濟曰：「遺，與也。洛浦，宓妃，喻美人也。同袍，謂夫婦也。言錦被贈與美人，而同袍之情，與我相違也。」

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

說文曰：「累，增也。」玉臺新詠「輝」作「暉」，又作「輝」。

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

劉熙曰：「婦人稱夫曰良人。」

劉履曰：「惟，思也。」

爾雅曰：「古，故也。」李周翰曰：「惡，投也。」綏，挽以上車之索也。禮記曰：「壻出御婦車，而壻投綏，御輪三周。」李善曰：「良人，念昔之懽愛，故枉駕而迎已，惠以前綏，欲令升車也，故下云攜手同車。」方廷珪曰：「以下皆夢中之景，寫得迷迷離離。」

願得常巧笑，攜手同車歸。

「常」玉臺新詠作「長」。

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

李善曰：「楚辭曰：『何須臾而』」

忘反。」胡紹煥曰：「須臾，猶道遙，善引楚辭意，同不作俄頃。」

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

「晨」玉臺新詠作「鷦」。晨風，鷦也。

見前。「凌」五臣作「陵」。劉良曰：「亮，信也。」

眄眄以適意，引領遙相睇。

呂延濟曰：「眄眄，邪視也。言邪視以寬適其意，引領，遙相望也。睇，望也。」

陳祚明曰：「眄眄以適意，猶言遠望可以當歸，無聊之極思也。」胡克家文選考

徙倚懷感傷，垂涕沾雙扉。

灑

異曰：「六臣本校云『善無此二句』，此或尤本校添，但依文義，恐不當有。」

哀時命曰：「獨徙倚而彷徨。」王逸注曰：「徙倚，猶低徊也。」廣韻曰：「沾，濕也。」李周翰曰：「扉，門扇也。」

陸時雍曰：「此篇直而不佞，以含情未罄。」

陳祚明曰：「此詩言之盡矣，但良人之寡情，于言外見之，曾未斥言也。」

李因篤曰：「空閨思歸，曲盡其情。」

方廷珪曰：「此篇見人不可忘舊姻，推之棄婦思夫，遂臣思君，同此心胸眼淚，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和厚直追三百篇。」

張琦曰：「此思友之辭。」

其十七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

李善曰：「毛詩曰：『二之日栗冽。』毛萇曰：『栗冽，寒氣也。』」胡紹煥曰：「依注則正文當作『栗冽』，與『列』「缺」「滅」「察」韻，作『慘慄』非。」姚鼐

曰：「玉衡指孟冬當作於太初以前；孟冬寒氣至，則武帝後詩耶？」

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

呂向曰：「愁多不眠，故知夜長。列，羅列也。」

三五明月滿，四五

詹兔缺。

三五，十五日也。四五，二十日也。五臣「詹」作「蟾」。張衡靈憲曰：「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羿請無

而願兔在腹。」蟾蜍，蝦蟆之一種，詩中「詹兔」指月。蟾俗字。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

說文曰：「札，牒也。」李因篤曰：「客從遠方來以下，清夜追思往事也。必如此看，下文始安，而上一段亦

有著落。」

上言長相思，下言久別離。

李周翰曰：「上謂書初首，下謂書末後。」

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一心抱區區，懼

君不識察。

廣雅曰：「區區，愛也。」

陸時雍曰：「末四語古人深於造情，善造情者，如身履其境而有其事，古人所以善於立言。」

李因篤曰：「索居之苦，良友之思，鬱鬱綿綿，相迫而出，筆端自具造物矣。」

張琦曰：「一書之後，曠邈三歲，在遠者或忘之，豈知區區之心，寶愛珍重如此？故曰『懼君不識察』，不言怨，深於怨矣。」

其十八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

左傳昭二十六年傳注曰：「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兩，所謂匹也。」

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

鄭玄毛詩箋曰：「尚，猶也。」

六書故曰：「爾者如是之合言。」劉良曰：「相與雖遠，故心尚爾然也。」

文彩雙鴛鴦，裁為合歡被。

毛萇詩傳曰：「鴛鴦，匹鳥也。」呂延濟曰：「綺上文彩為鴛鴦文，合歡被以取同歡之意。」

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

鄭玄儀禮注曰：「著，謂充之以絮也。」又禮記注曰：「緣，邊飾也。」趙德麟侯鯖錄云：「文選古詩云：『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注：「被中著綿謂之長相思，」

綿綿之意緣被四邊綴以絲縷結而不解之意。
余得一古被四邊有緣真此意也。著謂充以絮。」

陸時雍曰：「極纏綿之致。」

李因篤曰：「從「永以為好」意寫出如許濃至。」

方廷珪曰：「見朋友不以遠近易心。」

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呂向曰：「以膠和漆，堅而不別也。」

其十九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

張銑曰：「羅綺為幃，故曰羅床幃。」「床」一作「裳。」

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

說文曰：「攬，撮持也。」「攬」與「

擊」

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

「客行」玉臺新詠作「行客」。陳祚明曰：「客行有何樂？故言樂者言雖樂亦不如歸，况不樂乎？」

出戶獨彷徨，愁思

當告誰？

毛詩序曰：「彷徨不忍去。」

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

「淚下」五臣作「下淚」。孫志祖文選考異曰：「按魏文帝燕歌行注作「衣裳」。謝玄暉休沐重還道中，

江文通望荆山詩注並同。何云「衣」字合本韻，注偶倒耳。」玉臺新詠作枚乘第九。

陸時雍曰：「隱隱衷澹澹語，讀之寂歷自恢。」

方廷珪曰：「爲久客思歸而作。凡商賈仕宦，俱可以類相求。」

吳簡生曰：「此亦感慨不得意之作，思歸託辭耳。」

(附)參攷書目

文選李善注

風雅翼劉履撰

文選滄注閔齊華撰孫鎮評

文選音義余蕭客撰

文選攷異胡克家撰

文選旁證梁章鉅撰

文選集成方廷珪撰

文選集釋朱珔撰

古詩歸鍾惺譚元春撰

采菽堂古詩選陳祚明撰

文選六臣集注

文選纂注張鳳翼撰

義門讀書記何焯撰

文選理學權輿汪師韓撰孫志祖補

選學膠言張雲璈撰

文選箋證胡紹煥撰

文選集評于光華撰

玉臺新詠吳兆宜注

古詩鏡陸時雍撰

漢詩音注李因篤撰

古詩源 沈德潛撰

古詩賞析 張玉穀撰

阮亭古詩選 董訥夫評點

昭昧詹言 方東樹撰 吳汝綸批

八代詩菁華錄 箋注 丁福保撰

古詩十九首志疑 胡懷琛撰

古詩錄 張琦撰

阮亭古詩選 聞人俊鑑

古詩鈔 吳汝綸撰

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 丁福保撰

古詩十九首解 陳柱撰

古詩十九首集釋卷二 彙解

(一) 古詩十九首旨意

劉履

詩以古名，不知作者爲誰；或云枚乘，而梁昭明旣以編諸蘇李之上；李善謂其詞兼東都，非盡爲乘詩；故蒼山會原演義，特列之張衡四愁之下。夫五言起蘇李之說，自唐人始然，陳徐陵集玉臺新詠，分西北有高樓以下至生年不滿百凡九首爲乘作，而上東門宛洛等語，皆不在其中，仍以冉冉孤生竹及前後諸篇，別自爲古詩。蓋十九首本非一人之詞，徐或得其實者也。蔡寬夫亦嘗辯之，今姑依昭明編次云。

行行重行行

賢者不得於君，退處遐遠，思而不忍忘，故作是詩。言初離君側之時，已有生別之悲矣。至於萬里道阻，會面無期，比之物生異方，各隨所處，又安得不思慕之乎？夫以相去日遠，相思愈瘦，而遊子所以不復顧念還反者，第以陰邪之臣，上蔽於君，使賢路不通，猶浮雲之蔽白日也。然我之思君不置，其底于老，宜如何哉？惟自遣釋，努力加餐而已。蓋亦卷耳「酌金罍」不永懷之意。觀其見棄如此，而但歸咎於讒佞，會無一語怨及其君，忠厚之至也。

青青河畔草

會原謂「此詩刺輕於仕進而不能守節者」得之。言青青之草，鬱鬱之柳，其枝葉非不茂也；然無貞堅之操，一至歲寒，則衰落而不自保。以興世俗輕進之人，自衒以求售，其才質非不美也；然素無學識，不知自修之道，一遭困窮，則故濫無恥，而欲其固守也，難矣！且不斥言之，而婉其詞以倡女爲比，其深得詩人託諷之義歟？

青青陵上柏

人有見陵上之柏，閱歲不凋；澗中之石，堅貞不朽；而人生寄世，忽如行客遠去，乃不若二者之長存，於是感物興懷，欲以斗酒宴樂，聊且相厚而不至於薄也。故又言出遊宛洛之間，觀夫王侯第宅宮闕之盛，而冠帶之人自相求索，極宴以爲樂，則人之不能自娛而常戚戚憂慮者，何所驅迫而然乎？蓋感歎至此，則意愈切矣。然彼之極宴，豈不過於奢靡，而我之斗酒相厚，殆不失性情之正者歟？

今日良宴會

士之扼於困窮，不苟進取，而安守其節，唯與同志宴集，相爲歡樂而已。然其所樂，有難具以語人，而但播之音樂，歌其德聲，在知音者自能審其真趣焉耳。且得時行道之願，人人所同，今乃未獲申其志意，則人生寄世，如颺風飛塵，幾何而不至息滅耶？故又設爲反辭以寓憤激之情焉。黃文雷曰：舍要津，守窮賤，豈人情哉？其必有說矣。

西北有高樓

會原曰：「此詩傷賢者忠言之不用而將隱也。高樓重階，比朝廷之尊嚴；絃歌音響，喻忠言之悲切；把梁妻念夫而形於聲，此則念君而形於言。徘徊而不忍忘，慷慨而懷不足，其切切於君者至矣。歌者苦而知音稀，惜其言不見用，將高舉而遠去。」此說得之。愚按：玉臺集以此篇爲枚乘作，豈乘爲吳王郎中時，以王謀逆，上書極諫不納，遂去之梁，故託此以寓己志云爾。篇末有雙鶴俱奮之願，意亦可見。

涉江采芙蓉

客居遠方，思親友而不得見，雖欲采芳以爲贈，而路長莫致，徒爲憂傷終老而已。詳此豈亦枚乘久遊於梁而不歸，故有是言。及孝王薨而乘歸，則已老矣。未幾武帝以安車蒲輪徵之，竟死于道。

明月皎夜光

此詩怨朋友之不我與也。觀時物之變異，感節序之流易，有志願者，能不動於中乎？因思昔者同門之友，高舉自奮，乃不念平生久要之好，竟棄我如遺跡。然如詩所謂「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皖彼牽牛，不以服箱。」是皆虛有其名，而不適於用者；以與爲朋友者，亮無貞固之心，而徒事虛名，是無益也。此雖不言其所以怨望，而責其不援引之意，亦可見矣。

冉冉孤生竹

賢者既出仕，久而未見親用，自傷不得及時行道，以揚名後世，將與碌碌庸人，俱老死而無聞，是以不忍斥言其君，乃託新婚夫婦爲喻，而作是詩。泰山衆山之尊，有君道焉，故以起興。言彼孤生之竹，則結根於泰山之阿矣；比與君爲新婚者，則如兔絲之附女蘿矣。夫兔絲之生有時，則夫婦之會，固有其宜。何千里結婚之後，不由此道，乃致遠隔，使我思望不置，將恐如芳鮮之花，過時不采，而與衆草同腐，是可傷也。然君亮必自執高節，不復轉移；則賤妾亦何爲哉？此亦怨而無可奈何之詞也。一說，君但信我之能執高節以自守，亦復何爲？亦通。

庭中有奇樹

此懷朋友之詩，因物悟時，而感別離之久也。

迢迢牽牛星

此言臣有才美，善於治職，而君不信用，不得以盡臣子之忠；猶織女有皎潔纖素之質，勤於所事，不得與牽牛相視，以盡夫婦之道也。惟其不得相親，有所思係，心不專在，故雖終日機織，不成文章，唯有泣涕而已。夫河漢既清且淺，相去甚近，一水之間，分明盼視，而不得通其語，是豈無所爲哉？含蓄意思，自有不可盡言者爾。

迴車駕言邁

此因迴車涉道，顧瞻時物之變，慨然感悟，恨立身之不早也。且人生非金石之固，豈能久存於世？所可寶者，特榮名

而已。蓋亦「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之意。

東城高且長

此不得志而思仕進者之詩。言見東城之高且長，回風起而秋草已萎然矣。因念四時更相變化，而於歲之云暮，獨何速邪？然我方以未見君子，如晨風之言，心懷憂苦；今而歲暮不樂，又恐如蟋蟀所賦，徒傷局促。蓋亦蕩滌其憂慮，放肆其情志，何苦乃自致結束，而不爲樂哉？蓋以吾黨之士，才美者衆，猶燕趙之多佳人也。彼其修德立言，壹皆獨善其身，故其言往往悲憤激切，而有以知其志氣鬱塞，未獲舒展，亦猶佳人之被服鮮潔，而但當戶自理清曲，故其音響悲切，而知絃柱之急促也。是以我之馳情整服，沉吟而躑躅，思與此人同奮才力，以入仕于朝，庶幾得以舒吾苦心，而遂其情志焉。爾故又託爲鸞燕銜泥巢屋以結之。於此可見當時賢才之遺逸者，非特一人而已也。

驅車上東門

此驅車郭門，因所見而感悟，謂死者不可復作，生者豈能長存？人壽有限，雖往古聖賢，亦莫能過越於此者。與其逆理以求生，不若奉身以自養，斯亦不失順正俟命之義歟？

去者日以疏

此詩大概語與前篇相類，而此則客遊遐遠，思還故里，日與生者相親而不可得，故其悲愁感慨，見於詞氣，有不能

自己者焉。按此亦在枚乘九篇之列，若與「憂傷終老」一篇合而觀之，信不虛矣。

生年不滿百

此勉人及時爲樂，且謂仙人難可與並，使之省悟。蓋爲貪吝無厭者發也。其亦唐風山有樞之遺意歟？

凜凜歲云暮

此忠臣見棄，而其愛君愛國之心，不能自己，故託婦人思念其夫，而作是詩。言歲暮蟲鳴，以比世道漸衰，而小人得時也。涼風厲而遊子無衣，以比陰邪既盛，而君無匡輔之者。且君雖有賢者而不能用，亦猶錦衾遺於洛浦，而不以御，如我夙昔與之同袍者，亦相違遠，使之獨宿。既久常於夢寐想見而不敢忘，其或精誠感通，君懷舊歡而枉顧我，願攜手以同歸，然皆夢中所遇，不久與處，徒虛美耳。於斯時也，皆不能奮飛以相從，則惟瞻望自適，不免感傷發垂涕，此可見其愛之深，思之切，不自知若此也。

孟冬寒氣至

此君子憂世道之日衰，審出處之定分，以答或人之詞。託言孟冬北風愈寒，晝短而夜長，豈非陰盛陽微，君子道消，小人道長之時乎？觀羣小之在朝，而賢者退處，亦猶明月既缺，則衆星繁列也。所謂三五月滿者，乃是追思朝廷全盛氣象，歎當時猶及見之，今不然矣。蓋君子於此，則當卷而懷之可也。而故舊榮達之人，因遠來之客，寄遺我書，其言相思久

別，殆有相招出任之意。我則非不感其勤厚而敬佩之，然於我區區所抱之懷，恐其終不能識察也。觀此則其持身之謹重，待物之溫恭，自可見矣。

客從遠方來

此言朋友道合，不以相去之遠而有間。且卽以其所遺之綺爲被者，蓋因其有雙鴛之文，而又製爲合歡，加以長相思之著，結不解之緣，如此則其情親義固，愈久而不能離矣。然此著此緣，皆託言相思不解，而虛標其名，非必實有是物也。

明月皎夜光

舊註李周翰以此爲婦人之詩，謂「其夫客行不歸，憂愁而望思之也。」曾原以爲「獨醒之人，忤世無儔，撫時興悲之作。」今詳味其辭氣，大槩類婦人，當以前說爲是。

〔自選詩補注〕

(一)古詩十九首定論

吳 淇

此漢人選漢詩也，乃一切諸選之始，其於建安之際乎？夫詩之爲體，因時而變，故一代之詩，必有一代之專體，

三百篇，體不雜，蓋一道同風之世也；漢詩體錯出，唯五言純乎一朝之制，亦猶諸體備於唐，而獨七言律爲唐之專制也。至於建安之際，當塗父子，倡於鄴下，羣彥和之，於是曹劉之壇幟聿盛，而漢道寢微矣；識者憂之，此古十九首之所由選也。并古樂府四篇，凡二十三首，是宜合爲一編，然而弗合者，詩與樂府之體異也。夫樂府之名昉於漢，其體不惟與五言漢道不合，即與漢之四言七言及雜言之詩體亦不合，而樂府四篇，却與五言漢道同體，何也？漢道五言，倡於蘇李；樂府四篇，本於班姬，而班姬之源又出自李都尉，是以樂府四篇不合樂府十九章及安世房中諸歌，而與古詩十九首合，政惟其合也，愈不得不分耳，恐久而混也。昔孔子生周之季，其於周之天下稱「今」，而前代則「古」之；此以漢人選漢詩，乃於詩及樂府之上，各標一「古」字者，所以別乎建安鄴下諸體也。故選者於一切漢四言七言及雜體，概置不錄，所收專以五言漢道爲至。蘇李以還，作五言者不知凡幾，所存止此二十三首，揀之又揀，罔非精全美玉。要使後之學詩者知五言漢道如此，又有詩與樂府之辨如此，不惟建安鄴下之體不得而混，即百世之後，愈趨愈變，終得而識漢道如此也。然十九首出蘇李而不錄蘇李，猶唐人選唐詩而不選杜少陵，故樂府四篇，亦不及班姬怨歌行。今再以此二十三首合之蘇李七首，班姬一首，凡三十一首，而漢道五言盡於斯矣。○此二十三首不著作姓氏，蓋亦猶三百篇不著姓氏之遺也。今尙有可攷者，西北有高樓爲枚乘，西漢之人也；冉冉孤生竹爲傅毅，東漢之人也；青青河畔草爲蔡邕，漢末之人也；可見此二十三首，漢家四百年人材盡在其中，故其詩卓絕古今。○十九首不出於一手，作於一時，要皆臣不得於君而托意於夫婦朋友，深合風人之旨。後世作者，皆不出其範圍。詩品云：升堂者劉楨，入室者曹植，此外寥寥矣。○元瑞曰：「畜神奇於溫厚，寓感愴於和平，愈淺愈深，詞愈近愈遠，篇不可句摘，句不可字求，蓋千古元氣，鍾毓一時，而作者以無意發之，故詣絕窮微，掩映千秋。」

「○止十九首耳，宏壯宛細，和平險急，各極其至，而總歸之渾雅。」詩品云，「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者，學詩者讀過萬遍，自能上進。

行行重行行

「行行」六句，一直賦去，如駿馬下坡，忽用七句八句，作二比頓住，以下却緩緩賦來，格調最好。○此臣不得於君之詩，借遠別離以寓意。首句連疊四箇「行」字，中但以一「重」字介之，極寫「其遠」；二句「生」字當解作生熟之生，猶云「生生未常別離而別離」也。下緊緊接相去云云，地南天北，叛於一瞬，別時如此之易。參西商東，若將終身會面如此其難。真令人心魂欲絕也。第七八句，忽插一比興語，有三義：一以緊應上「各在天一涯」，言北者自北，南者自南，永無相會之期；二以依北者北，依南者南，凡物皆有所依，遙伏下文「思君」云云，見己之心身唯君子是依；三以依北者不思南，巢南者不願北，凡物皆有故土之戀，見遊子當一返顧，以起「相去日已」云云。按海內幅員，從不過一萬，橫不過八千。前序別離，已云「相去萬餘里」，茲又云「相去日已遠」，不知更向何處著此一筆，以照出首句「生」字耳。而「日已」二字，却又挑動下文「忽已」二句。「衣帶日緩」即伏後「加餐」。先以「浮雲」二句，緊承「相去日已遠」來。「願返」猶言「返顧」，遊子日遠，豈敢望其歸家，求其一返顧而不可得，其情更苦。若解作「迴返」，便與「會面安可知」意重複矣。「白日」比「遊子」，「浮雲」比「讒間之人」。見此不返顧者，非遊子本心，應有讒人蔽之耳。李太白詩「結有浮雲能蔽日」，本此。「思君」二句，又承「衣帶日已緩」，已之憔悴支離，有似於老，而實非顏色衰敗，只因思君使然。然忽謂人之未老，歲月尙有可待也。屈指從前歲月，固不可云不晚矣。妙在「已晚」

上著「忽」字，彼衣帶之緩曰「日已」；逐日撫髀，苦處在漸；歲月之晚曰「忽已」；兜然警心，苦處在頓。「棄捐」二句，又承人老歲晚，當生別之時，已分棄捐，却又不忍明明說出，至此歲晚人老，方才說明，然猶不肯灰心。「努力加餐飯」，蓋欲留得顏色在，尙冀他日之會面也。

青青河畔草

此章連排十句，讀者全然不覺，以其句句有相生之妙。首二句以所見興起「樓上女」。夫樓上有女，何繇見之？以其「當牖」。「女何爲」？「當牖」？以其「粧」。何繇知其「粧」？以其「出纖手」。因此一段公然不避人，而知其爲「蕩子婦」爲「倡家女」也。既爲「蕩子」，自是「行不歸」；既爲「蕩子婦」，自是「牀空」；既爲「倡家女」，自是「難獨守」也。○詩於眼中寫景，意中寫情，或就詩人寫，或就所詠之人寫；景與情妙在虛實相生，了無痕迹；尤要在現前之一刻。此詩「盈盈」四句，就作者眼中實寫；「昔爲」四句，就作者意中虛寫；其興趣全在起手「青青」二句，振起一篇精神，分明從作者眼中拈出，却又似於女之眼中拈出；分明從作者眼中虛擬女之意中，却又似女之意中眼中之感，恰有符於作者之眼中意中，真有草蛇灰線之妙也。其從作者眼前拈出者何？譬之繪事，置月必於輕雲之間，鳥必於疎枝之上，旁然曲綴，所以助其勢也。此詩若竟從「盈盈」句突起，亦自成詩，如畫美人於素闇之上，無復幃帳几物以襯貼之，便爾淡寞；即美人之手，亦無由顯見也。唯先將「河草」「園柳」「青一豔」寫成異樣熱豔排場，然後夾出「樓上女」來；如唐人舞招枝於蓮花瓣中，拆出箇美人於翠盤之上，乃爲麗矚耳。尤妙在「草」上疊「青青」字，「柳」上疊「鬱鬱」字，纔於「樓上女」逼出「盈盈」字，「粧」之「娥娥」字，「手」之「纖纖」字，皆從女身上

「盈盈」字；而「皎皎」字又以牕之光明，女之丰采，并而爲一，以摹寫「盈盈」字。在作者所注目，政在此「盈盈」者；而彼「青青」者「鬱鬱」者，匪意所存；但非彼「青青」「鬱鬱」者，則楔此「盈盈」者不出。故從女眼中寫之，不若從作者眼中寫之之妙也。「昔爲」四句寫情，似從女意中拈出，實亦從作者眼中拈出也。人心善感，具有因緣，觸物而發，原非偶然。「昔爲」二句是「因」，「今爲」二句是「緣」；而「青青」之「草」，「鬱鬱」之「柳」，特感動其因緣耳。然不寫入女子眼中，而寫入作者眼中，何也？特有「皎皎開牕牖」一句，闕通其脉也。樓下之人，既見河畔有園，園中有樓，樓牕之中，見有弄粧之女；彼樓上之女，豈不得由窗牖中見樓外有園，園外有河乎？樓下之人既見河畔有草，園中有柳，從樓牕中見樓上有弄粧之女；彼樓上之女，豈不由牕牖中見草之青青於河畔，柳之鬱鬱於園中乎？故此青青鬱鬱者，在作者之見界中，亦在此女之見界中。一片鹽陽景物，撩撩逗逗，在旁人猶自難堪，況空牀蕩子之婦，自幼出身於倡家者乎？此不必更寫入此女之眼中，而即可懸擬其意中矣。不然，彼河畔有園，園中有樓，樓上有女，固作者望而可見；彼樓中之牀，何由而見之乎？河畔有草，園中有柳，樓上有女，亦作者望而可見；彼牀上無人，何由而知之乎？要知此四句是歇後語，不是實然語。蓋此時作者，與此女同在草青柳鬱之一刻中，全在昔今二字，逼出現前妙趣。「昔爲倡家女」，是女之前半世；「今爲蕩子婦」，是女之後半世。前半世已過，後半世未來。蕩子行未歸，固是現前，然未粧之先，寂寥永夜，展轉無寐，空牀之上，雖意中有所想，而眼中無所觸；至於甫起晨，便瞥見草青柳鬱，以一夜展轉空牀之人而當此，如何忍得耐得？然猶序及「昔」「今」者何？令此女昔不爲倡女，則獨守已慣；或今不作蕩婦，則行有歸期；故唯「昔爲」云云，故最難當此現前之一刻，而覺昨夜空牀，猶成已過也。凡現前一刻，古詩最重。如「今日良宴會」及「對酒當歌」等詞，皆同此意。謝客云，「恒充俄頃用」此也。古人作詩，必有所本。唐王昌齡春閨詩：「閨中少婦不

知愁，「日」闕中，「見不輕登樓」，「不知愁」，故能獨守；則昔非倡女可知矣。「春日凝粧上翠樓」，即偶爾上樓，亦必粧成，而非上樓弄粧也。「忽見陌頭楊柳色」，偶然有觸而感，不似蕩婦空牀，有觸感，無觸感也。故此柳色寫入少婦眼中，不從作者眼中寫也。「悔教夫壻覓封侯」，言夫壻爲功名而出，非行不歸之蕩子也。曰「教夫壻」，本無行意，而已勉之行，分明一樂羊子妻也。止一「悔」字，然亦不失性情之正。此二詩者，一美一刺，義自天淵而意則合也。○詩有賦比興，而興最難。蓋太遠則離，太近則涉於比。三百篇後，興最少。十九首中，惟兩「青青」。此章曰「草」曰「柳」，自是別離物色。然「草」著「河畔」，便伏「蕩子不歸」意；「柳」著「園中」，便伏「空房難守」意。故唐宜之曰：「蓋睹鹽陽之景，而特爲感傷也。」後首起句全類此，「栢」取不彫，「石」取不爛。「栢」著「陵上」取其高，「石」著「澗中」取其深。各得其所，無物害之，以見人生之短脆也。前首是正興，後首是反興。

青青陵上栢

首二句以「栢」「石」興起「行遠客」，喻人生行役之苦。「忽如遠行客」，喻時光之速也。見人當隨時自度。目前斗酒相娛，固是素位而行；即有時馳驅繁華之地，遊戲王侯之間，亦無入不得。是人在世，隨地隨時皆可自度，何所迫而戚戚哉？不戚戚則不遠而復矣。不爲戚戚所迫，則時光自覺舒長矣。○「聊厚不爲薄」，「聊」字有哀世之意。斗酒雖微，却於親戚隣里之間，寫得親親暱暱，見人自爲薄，我自爲厚，五字中分明預先畫出一箇陶元亮來。「驅車」以下，全用世態形出。「冠帶」六句，將人生芬華光景，寫得大豔；上只著「遊戲」二字，便覺在我者重，在彼者輕，雖極宴娛志，總不失我藐大人襟懷。分明於驅車下十一句中，重新畫出一箇東方曼倩來。王元美謂此曠遠之士，能不以利

緣介懷者，其識卓矣。

今日良宴會

劈首「今日」二字，是一篇大主腦。以下無限妙文，皆迴照此二字。蓋往者不可追，來者不可邀，所可據以行樂者，惟今日耳。下「麴塵」之喻，正謂今日之難長保耳。於今日權樂之中，特舉「絃歌」二事，而措辭命意，皆極斟酌。書曰：「詩言志。」又曰：「律和聲。」箏、律屬，僅取其聲，故曰「入神」，言其藝之莫測也。曲、詩屬，必本於德，故曰「識真」，言其德之無僞也。○詩三百篇，皆可被管絃，是三百篇皆曲也，皆可唱也。凡古人一歌一咏，俱有至真者在，非若後人之遊，一味沉湎。是古人之歌咏，皆古人之令德。聽之而識其真，所謂知音。知音之人，不惟歌者願得之，凡人莫不欲歌者得之也。設有一絕代佳人於此，未嘗不欲得一絕代才子而當之。其在我人，亦未嘗不欲以己當之也。然自念己或非絕代才子，或格於勢，阻於禮，而不得當焉；亦未嘗不欲得一絕代才子當之，猶己當之也。苟不得其人，則鬱鬱不伸，不必古洪之流有此心，即凡人莫不有之，故曰：「同心齊所願，含意俱未伸。」雖總承「彈箏」四句，而實緊切「令德」二句。今試取「彈箏」一連六句，細細吟之，儼有一絕代佳人，見於紙上。他人寫佳人專就色寫，或色與聲交寫，此詩只就聲寫，全不靠色一字，真繪風手段。聲色難得，聲色而尤物更難得，必「策高足」。「據要津」乃克有此。「先」字最妙，亟亟然正暗映「今日」「難再」意。豈知窮賤亦有可樂，不義富貴，於我如浮雲乎？故為婉商之曰：「何不」曰「無為」，其詞大類論語「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却將「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留作歇後。此詩人之妙也。而後人指為激詞，目為詭調，皆未會其意。○「苦辛」乃權樂之對境，兩形之預以堅守道者之心。

西北有高樓

此亦不得於君之詩。自托於歌者，然不於歌者口中寫之，却於聽者口中寫之，且於遙聽未面之人口中寫之。「西北」二句，言高。「交疏」二句，言深。「上有」二句，乃乍聽未真，而訝其音響之悲也。「誰能」「無乃」故爲猜料之詞，殆欲攝歌者之魂魄，而呼之使出。曰杞梁之妻，取其身之正，聲之哀，意之苦也。至有風傳遞其聲，始有盈耳之嘆。「中曲」三句，正形容其聲之哀。「不惜」二句，是由其聲之哀，而知其意之苦。於是聽者代爲之詞，若曰：歌之苦，我所不惜，難得者知音耳。如有知音者，願與同歸矣。○此亦是從聲中摹出箇絕代佳人來，但此章較前章，更說得縹緲，令人可想而不可即。然前章是行樂，又是覲面，故聽而併識其德之真；此章是述懷，又是未面，故聽而止知其意之苦。○末章情在景，故首用「月」字點醒；此章情在聲，故中用「風」字點醒。十九首中，惟此首最爲悲酸；如後「驅車上東門」，「去者日已疎」兩篇，何嘗不悲酸？然達人讀之，猶可忘情；惟此章似涉無故，然却未有悲酸過此者也。

涉江采芙蓉

芙蓉生於江，故涉江采之；芳草生於澤，故可直取而不言涉。芳草之有芳者，不止於蘭；蘭草之尤芳者，故以命澤。不言「采」，蒙上也。上「采」字單指芙蓉，下「采」字兼諸芳草。明明爲「遺所思」，却又曰「采之欲遺誰」，若故聊爲自詰之詞，若有遺忘者，宕出下文，以見其人之可思而兼顯其道之甚遠也。長路，即「遠道」；「還顧」二字，從「思」字生。○此亦不得於君之詩。「涉江」四句云云，猶屈子以珍寶香草爲仁義，而思以報貽於其君也。「多芳草」

言富於仁義也。「遠道」「長路」言君門萬里也。既曰「同心」矣，豈有「離居」者。「同心而離居」其中必有小人間之矣。「憂傷終老」又卽所謂懼讒邪不能通也。○「思君令人老」「老」字頓，其難堪在前；「憂傷以終老」「老」字漸，其難耐在後。

明月皎夜光

此亦臣不得於君之詩，非刺朋友也。中庸云：「不信乎友，不獲乎上。」言我素負才名，宜振翻雲霄，而乃偃蹇無成，至於今日，而我舊時朋友，反先我飛騰，曾不一爲援手。身非磐石，冉冉老至，而功名未建。雖空負虛名，亦如南箕北斗而已，復何益哉？不言君之不用，而歸辜於朋友，正是詩人忠厚處。○史記天官書云：「斗杓指夕，衡指夜，魁指晨。堯時仲秋夕，斗杓適指酉，衡指仲冬。」然星宿東行，節氣西去，每七十二歲差一度，歷家謂之歲差。漢去堯二千餘年，應差一宮。此時仲秋夕，斗杓當指申，衡應指孟冬。觀此詩所用物色，的是中秋無疑。通曉曆法者自明，舊注泥定「孟冬」大謬。

冉冉孤生竹

舊注以此爲新婚，非也。細玩其意，酷似標有梅，當是怨婚遲之作。「孤生竹」喻己，「泰山」喻夫，「結根」喻托身。女子有夫，身始有所托也。但夫婦之會有宜，猶兔絲之生有時，弗可苟焉，故又以「兔絲」爲喻也。「軒車」者，逆女之車也。「來遲」者，以結婚之遠在千里之外也。「思君」云云，是倒句。「軒車來遲」故「思君令人老」耳。身故未嘗老，思君致然，卽詩所謂「維憂用老」也。「傷彼」四句，從「老」字來。「含英揚光」多少自負，誠欲及時見采，不

甘與草木同萎。『過時』。『時』字，與前『有時』。『時』字相照，但前『時』字緩，此『時』字急。『君亮』句，指『軒車來遲』，爲所思之人占地步，政自占地步。言君之來遲，信執高節矣；我亦何爲不持高節哉？○觀『過時』二句，汲汲然不覺，昭烈『髀肉復生』之嘆；但夫婦之會有宜，君臣之會亦有宜，故貞女以禮待時，而良士以義守身也。○此詩何嘗不怨？細讀之，又何嘗怨？此詩何嘗怨？細讀之，又何嘗不怨？乃詩之極神化者。

庭中有奇樹

此亦臣不得於君之詩，與『涉江采芙蓉』調略同；但彼於折贈處，只寫得四句，後便撇開；此則一意到底，故只於一物中寫出許多情景。○奇樹者，獨樹也；或曰樹之奇特者。奇樹之有而曰『庭前』，其義有四：曰『庭』者，見植身之正，與閑花野草異矣；曰『庭前』者，見此樹之奇，本自天生，『既有此內美』，而近在庭前，易爲剪培，『又重之以修能』也；曰『庭前有』者，見此身守定中閨，曾不踰戶外一步，伏下『路遠』之意；曰『庭前有奇樹』，從樹之奇特起，以便說到而葉而花，爲後前感時張本也。夫『經時』之感，止在折榮相贈之一刻；而必自樹之奇說起者，以見感雖生於兜然，而時之積已久矣。凡樹之奇特，全在枝條之位置扶疎得宜；及花葉茂盛之時，樹之枝條盡爲所蔽；惟當未葉未花之前，乃冬春之交，其條枝之位置歷歷可見，故顯其奇特耳。下文『攀條折其榮』，然折榮不折條，後恐傷其奇特耳。華者，光也；滋者，潤也；『綠葉發華滋』，專寫葉之奇，如詩『其葉藎藎』；下文『攀條折其榮』，方是指花，詩所云『灼灼其花』是也。不曰『花』而曰『榮』，亦含有光潤在內也。『將以貽所思』，是折榮之緣起；又著『馨香盈懷袖』，專指所折之榮言；有此奇樹，自有奇葉奇花；有此奇花，自有此奇香也。有無限自珍自惜之意，正反映下文之『何足貴』。

「盈懷袖」三字，從「攀」字來，故餘香所披也。「路遠莫致」乃是花已折得，不逢驛使者，若認作草木之花，不可遠致，便是呆語。「此物何足貴」又故作抑之語，以振下文，見所感之深也。「此物」卽「其榮」，蓋樹有三物，曰條，曰葉，曰花，就折之時命之曰「其榮」，爲其附著於樹也。故連葉條而對言之，以明時之成於漸積也。就折之後命之曰「此物」，爲其已離別於樹也。故離條葉而專言之，以見感之觸於麤然也。「感」字應前「思」字，蘊之爲「思」，發之爲「感」。但感之發因于時，而時之變徵于物，故由榮而遡之葉，由葉而遡之條，時亦屢變，豈容無感？但物未極其盛，則時亦未極其變，故有思而無感。及其葉而榮矣，物盛極矣，時變極矣，感雖發于偶爾之一頃，而從前積累之蘊，都撮聚于此一頃矣。「時」謂「三月」，蓋四時備，然後歲，故春秋以時繫事，無書亦必首其首月，一時不備，則歲功不可成矣。此古人所云「三月無君，則遑遑如也」。自樹之條，自葉至榮，大約三月也。「但感別經時」，乃「貽所思」根本。「將以貽所思」，乃「折其榮」緣起；但不從條葉說起，則寫時變不出，寫「感」字亦不出，故必由「庭前有奇樹」發端耳。大凡奇樹芳草，古人用以紀時，兼以自比；但他皆說到憔悴處，此獨說到極榮盛處。古明妃曲云：「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此意可爲知者道也。

迢迢牽牛星

此蓋臣不得於君之詩，特借織女爲寓。通篇全不涉渡河一字，只依毛詩從織上翻出意來，是他占地步，直踞萬仞之巔，後來作家彙千，皆丘垤耳。「迢迢」君門之遼遠也。「皎皎」貞士之潔白也。「織」乃女子之正業。「纖纖」二二句，手不離機杼，所守之貞也。「終日」二句，無限苦懷，所守者苦節之貞。「河漢」二句，相去無幾，舉足可渡，然而終不

渡者，所守之貞且堅也。相去無幾，只爭一水，身不得往，語或可聞，然而終不爲遙訴一語所守之貞之苦，并不求其知也。詩中自首至尾，亦不及秋夕一字，終年如此，終月如此，終日如此，所守之貞之苦，終古如此也。○「迢迢」二字寫遠，下文既有「相去復幾許」，曷得云遠？而且至於迢迢，以「脈脈不得語」見得爲遠，而且極其「迢迢」也。夫此「迢迢」者，非真有千山萬水之隔，不過此清淺之河漢耳。孰禁之而不往？以織女自有正業，身在機中，故不得往。「終日」二句，即在機中思「河漢」四句，望亦在機中望。然望者總此一河漢，乃忽而寫得甚近，忽而寫得甚遠，何也？凡物之大小遠近，有一定之形，特形爲勢變，於是近者反遠，遠者反近，此形家之通論也。而此之所寫，忽近忽遠，固由形勢，而實又變於織女之眼中意中。蓋織女機中，「終日」云云，此時意中以爲與牽牛永無相遇之勢矣。乃忽而舉頭一望，瞥見牽牛在彼河岸，河水又復清淺，幾幾乎有相遇之勢矣，於是眼中之形，變其意中之勢，曰：「相去復幾許」，既有幾幾相遇之勢，方且期爲必遇矣，而又以身在機中，不得往渡，於是意中之勢，忽又變其眼中之形，曰：「盈盈一水間，」「盈盈」二字，竟把「清淺」二字，反化爲深阻矣。「脈脈」二字，語氣固承「盈盈」二字，而意思却照首句「迢迢」二字。蓋迢迢者，牽牛漠不相關，脈脈者，織女情獨暗鍾也。此詩當與「青青河畔草」章參看，彼連用六箇疊字於首，而此分用兩端，彼詠蕩婦，意刺小人，故用曲寫；此詠織女，義比君子，故用直序。○凡詩以遠寫遠難堪，以近寫遠更難堪，如詩之「其室則迢」與此詩之「盈盈一水間」，俱於近處寫遠也。蓋其室雖近，然望之不能見，語之不必聞，至「盈盈」一水，則可望而不得語，尤爲難堪耳。○此詩與青青章，俱有「纖纖素手」四字，但用出字與擢字有別：「出」字的是寫「粧」，「擢」字的是寫「織」，一些移動不得。又前詩用在下句，是先見後見手；此詩用在上句，是先見手，後見織。

迴車駕言邁

宋玉悲秋，秋固悲也，此詩反將一片豔陽天氣，寫得衰颯如秋，其力真堪與造物爭衡，那得不移人之情。「四顧茫茫，」正摹寫「無故物」光景；「無故物」正從東風句逼出，蓋草經春來，便是新物；彼去年者，盡爲故物矣。草爲東風所搖，新者日新，則故者日故，時光如此，人焉得不老？老焉得不速？○「盛衰」句承「東風」二句來。凡物無常，盛無再盛，無兩盛，故其盛而之衰者，必有他將盛者欲成功而逼之退謝，苟無有逼之者，雖終古永無衰時。卽如草論之，春風搖之而長，秋風搖之而落；後日搖之而落者，卽今日搖之而長者，故盛必有衰也。要從「故」字看出不常。今日搖之而長者，非昨日搖之而落者，故盛衰有時也。要從「無」字看出不再。昨日之搖而落者，政迫於今日之搖而長者，故盛衰各有時。要從「遇」字看出不兩。○十九首中，勉人意凡七，惟此點出「立身」「榮名」是正論，其他「何不策高足」「何爲自拘束」「不如飲美酒」「何不秉燭遊」及「極宴娛心意」皆是詭調，於其迷而不復，以詭調諷之，故用「驅車」及「出郭」起於其悟而思歸，以正論詔之，故用「迴車」起；可見古人作者一字不苟處。○昔王孝伯行至其弟曙戶前，問曰：「古詩中何句最佳？」曙思未答，孝伯曰：「所遇二句最佳。」余以爲此二句之佳，正以東風句逼出。憶在滄江，其草入春不死，客有作感遇詩者，反此二語云：「新物間故物，相併催人老。」

東城高且長

「東城」二句，因現在之地以起興。「迴風」四句，言時光易邁，爾時情志，拘束極矣，非借聲音以展放之不可。將

歌秦風之晨風乎，其音過於憂思；將咏唐風之蟋蟀乎，其音傷於儉陋。人生幾何，何爲拘束至此？是貴於「蕩滌放情志」也。「蕩滌」二字出戴記，蕩，浮也；滌，洗也；言其音之曲折往來疾速，如以水洗物而浮蕩之，乃鄭衛之音也。鄭衛之音決無奏以嫫母無鹽之理，必出自燕趙佳人，始可以放我情志。蓋人世一切，如宮室之美，車服之麗，珠玉之玩，皆非真實切身受用，而真實切身受用，惟有此耳。此論詳著南史梁武帝贊中，燕趙佳人，未有不美，又著「美者」二字，乃是於粉黛叢中，拔異姿也。既是異姿，又又何假粉飾？而「被服」云云，正暗照唐風「我有衣裳，弗曳弗婁」，而見綺衣綦巾之不足取耳。「理曲」用「當戶」二字者，「當戶」不惟取其易以發響，且不沒其色也。音之悲，由於曲之清；曲之清，由於絃之急；絃之急，由於柱之促。蓋音之清濁，生於律之長短；故柱疎絃緩，則聲濁而低；柱促絃急，則聲清而高。高極則悲，此鄭衛之音，最易感人，至此聽者之情馳矣，歌者之情亦馳矣。不曰「交馳」者，詩人欲摹歌者，故就歌者而言馳情耳。情既馳矣，此宜解帶褫衣，與子借滅之時，而反整巾帶者何？整巾帶，正是馳情處；沉吟者，意之且前且却也；躑躅者，身之且前且却也；中間加一「聊」字，見雖且前且却，而蚤已傾心於君矣；故曰「思爲」云云；如此一刻，真抵千金。人生真實切身實用莫過於此，此而情志猶然拘束，必不然矣。然此等受用，却非獵聲漁色者所能。「沉吟」二句，雖是弄態，仍不失爲佳人。覺陳後主「映戶凝嬌乍不進，出帷含笑復相迎」，猶帶倡氣。曰「美者」，分明有箇人選他。曰「知柱促」，分明有箇人聽他。曰「整巾帶」，分明有箇人看他。曰「聊躑躅」，分明有人促他。而劉須溪乃以爲所思不遇，而理清曲以見意者，未沉心於此詩也。○余最喜詩云：「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正無如此「馳情」云一段光景也。

驅車上東門

首八句直序下，「浩浩」以下，却用論宗語，猶元人嘆髑髏雜劇，先取一副髑髏傀儡置場上，然後假借莊生勸世之言，此格甚好。上東乃長安東門之名，李斯牽黃犬逐狡兔卽此。蓋西都人詩。郭北，西都之北郭，非東都之北邙也。「陰陽移」猶云「日月逝」，但「逝」字頓，「移」字漸。「日月逝」與人年命無關，「陰陽移」却有關於人年命事。「浩浩」二字，指其氣而言。自古及今，死死生，展轉相送，俱在「移」字摹出來。西都時中國尙無佛教，止有儒家，道家，儒而聖賢，道而神仙，皆不能免此，則亦終無有能免此者矣。「不如」二句，亦是詭詞，正急急教人修行，然飲酒披素，又何嘗不是修行與？○末二句從唐風山有樞來。「美酒」卽「子有酒食」，「紈素」卽「子有衣裳」，「不如」二字，卽自「何不日鼓瑟」之「何不」二字化出。

去者日以疏

此首人多以爲「與」前首相似，不知此首宜與下首參看。下首是說向日親邊去，爲生者說法；此首是說向日疎邊去，借去者爲生者說法。○王元美曰：「此客異鄉，因見古墓而思里閭者。」此解「思」字甚當，然與上文照映處，却無意味；不如以「思」屬死者。余會見修行人有繪死髑髏於牀几間者，作髑髏謂人之語曰：「昔日我如爾，呀！何不悔？異日爾如我，呀！何不修？」○「去者日疎」說得怕人；又逼以「來者日親」一句，更怕人。「欲歸無因」見日親中再無我分，那得不日疎？

生年不滿百

此詩重「時」字，通篇止就「時」上寫來。「年不滿百」人豈不知「憂及千歲」者，爲子孫作馬牛耳。「愛惜費」乃憂之效，「後世」正指「子孫」。曰：「田舍翁得此已足矣。」乃是後世嗤也。○「晝短」二句最警策，人生既不滿百年，夜且去其半矣；以夜繼晝，將以紓吾之生年也。若以「晝短夜長」專指冬日，何異說夢？○劉須溪曰：「唐人黃金費盡教歌舞，畱與他人樂少年。」本此意，却非勸襲。此是爲惜費人說得可嗤，所以釋天下鄙吝之心；彼是爲浪費人說得可惜，所以釋天下驕侈之心。」

凜凜歲云暮

首四句俱敘時，「凜凜」句直敘，「蟋蟀」句物，「涼風」句景，「遊子」句事，總以序時。勿認「遊子」句作實賦也。「錦衾」句引古以起下，言洛浦二女與交甫素昧生平者也，尙有錦衾之遺，何與我同袍者，反遺我而去也？「獨宿」難，「獨宿長夜」更難，沉「累長夜」乎？「夢想」二字，相繫得妙。「良人」二句，想耶？夢耶？「願得」云云，夢耶？想耶？因想而有夢，又因夢而有想。「願得」二句，夢中滿意之想。「既來」二句，夢中不滿意之想。「亮無」二句，夢中大不滿意之想也。「眈眈」句，從「又不」句來。既「不處重闈」，惟有「眈眈」以適意而已。「既來不須臾」，惟有「引領遙睇」而已。「徙倚」二句，寫去後；「引領」寫臨去；「眈眈」寫來時。「既來」四句，就所夢者寫，極其冷落；「眈眈」四句，就夢者寫，極其熱暱。此等光景，寫入真境，已自難堪，況入夢境乎？○劉須溪云：「古權」二句，夢中之

景如是；「徙倚」二句，既覺而然。」以此分夢覺之界，在學者意思宜然，作者語氣殊未點明也。余政以不辨夢覺，彌見結想之深。

孟冬寒氣至

冬之夜自是長，無愁不覺得，愁多偏覺得。「仰觀衆星，」總愁極無聊之意。「三五」二句，乃仰觀見月，而感別離之久，因而追數從前圓缺，亦是前詩「獨宿累長夜」的「累」字意。「客自」云云，言代爲傳書之客，來自遠方，則所思之人遠可知也。「置書懷袖，」珍重其書；「三歲字不滅，」珍重之極；楊慎所謂「思之深也。」「一心」二句，括靈一部雜蘊。○「置書」二句，從趙襄子「出諸袖中」來。

客從遠方來

只是「綺」之一意到底。全在「相去」二句，宕出如許態度；「以膠」二句，結得如許精神。○此詩乃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註脚。「客從遠來，」會友也；綺上文采，以文也；友之遺我，出於友之心，是友之文，即友之仁也；以膠投漆，不能離別，以友輔仁也。然友之遺我，只一綺耳；而我裁而爲被，着之緣之，踵事增華，全在乎我。故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十九首俱古詩，惟此一首稍似樂府，然却作樂府不得，畢竟是古詩。

明月何皎皎

無甚意思，無甚異藻，只是平常口頭，却字字句句，用得合拍，便爾音節響亮，意味深遠，令人千讀不厭。○無限徘徊，雖主憂愁，實是明月逼來；若無明月，只是搥牀搗枕而已，那得出戶入房許多態？

〔自選詩定論〕

（三）古詩十九首解

張庚

睢陽吳氏說選詩大有發明；然穿鑿附會，牽強偏執，在在有之；欲求醇者，什僅二三。雍正戊申，館於滿城陳氏，弟子於正課之暇，以古詩十九首請業；因參其說詮解焉。然爲得爲失，究不自知耳。爲錄一冊，以俟服古者正之。秀水瓜田逸史張庚識。

行行重行行

此臣不得於君而寓意於遠別離也。參吳氏首言「行行」，遠也；復言「重行行」，久也；即包全篇意。次句「生別離」，即楚辭「悲莫悲兮生別離」也。下緊接「相去」四句，見別離易而會面難。曰「相去」，曰「各在」，言君之去我萬餘里，是我與君爲天涯也；我之去君萬餘里，是君於我爲天涯也。見兩相眷之意，已暗伏下「浮雲」句。然「道路阻長」如此，「會面」亦「安可知」乎？「代馬」二句，忽插比興語，有三義：一以緊承上「各在天一涯」，言北者自北，南者自南，永無相見之期；二以依北者北，巢南者南，凡物各有所託，遙伏下「思君」云云，見己之身心，唯君子是託。

也；三以依北者不思南，巢南者不思北，凡物皆戀故土，見遊子當返，以起下「相去日已」云云。以上言遠，完上「行行」二字。「相去日已遠」以下言久也，完下「行行」二字。遠字若作遠近之遠，與上文相去萬餘里複矣。惟相去久，故思亦久，以致「衣帶緩」。「帶緩」即伏下「加餐」。「白日」比遊子，「浮雲」比讒間之人。「不顧反」猶言不思返；因「思」字音啞，「顧」字則響。見遊子之心，本如白日，其不思返者，爲讒人間之耳。「思君」二句承「衣帶緩」來；已之憔悴，有似於老，而實非衰殘，只因「思君」使然。然屈指從前，歲月亦不可不云晚矣。妙在已晚下著「忽」字，彼衣帶之緩曰「日已」，逐日拊髀，苦處在漸；歲月之晚曰「忽已」，陡然驚心，苦處在頓。漸與頓皆久中之情。「棄捐」二句，緊承「令人老」作轉樞以結，言相思無益，徒令人老，曷若棄捐勿道，且努力加餐，庶幾留得顏色，以冀他日會面也。其孤忠拳拳如此，尤妙在通篇無一怨詞；卽以「浮雲」比讒間，亦無對恨氣，可識詩人之忠厚矣。

青青河畔草

此詩刺也。雖莫必其所刺誰何，要亦不外乎不循廉恥而營營之賤丈夫；若以爲直賦倡女，倡女亦何足賦而費此筆墨耶？起曰「樓上女」，何以便知其爲「倡家女」？爲「蕩子婦」，則以「當窗牖」故。且「當窗牖」而必「紅粉粧」，「出素手」，安知不於樓上招邀乎？因愈知其爲「倡家女」。「蕩子婦」矣。衛風云：「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貞婦所爲如此。今樓上女反是，故不妨直呼之爲「倡家女」，爲「蕩子婦」也。既是出身「倡家」，嫁於「蕩子」，而當此草青柳鬱之春，自不能獨守空牀矣。然亦何以知其床之空？則以「蕩子行不歸」故。又何以知其必爲「蕩子」？則以其「行不歸」故。又何以知其「行不歸」？則以此女之「當窗牖」必「紅粉粧」，「出素手」

「故使蕩子不行，行而卽歸，則嬾昵有情，亦何爲「紅粉粧」「出素手」招邀於樓上也？凡士人不能安貧而自衒自媒者，直爲之寫照矣。

青青陵上柏

此高曠之士，自言其無入不自得也。「陵上柏」「澗中石」物之可久者，反與人生之不久。「忽如遠行客」言倏忽如遠行之人，不久卽歸也；見人當及時行樂，無爲戚戚所迫。「聊厚不爲薄」「聊」字「不爲」字妙甚；言斗酒本薄，我亦未嘗不知其薄，而聊以爲厚，不以爲薄，眞足娛樂矣。若不知其薄而以爲厚，則是一厚薄不分憤憤人矣。一旦食前方丈而極宴之，鮮不以向之斗酒爲薄，而以今之極宴爲厚也；由是覬覦之心日熾；覬覦之心熾，則必爲「戚戚所迫」而汲汲以求之矣。今惟以斗酒之薄，而聊厚之以自娛，卽入極繁華之場而極宴之，以我視之，亦不過娛心意爲樂，與斗酒何異？所以無入不自得。又何所爲戚戚之迫哉？宛洛以下寫得極繁盛，上却著「遊戲」二字，見得人以富貴眩我，我只如遊戲也。其襟懷何等高曠！卽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身分。王氏謂「此曠遠之士，能不以利祿介懷者」，得此詩之旨矣。○前「斗酒」後「極宴」寫得厚薄相懸，而以「娛」字一之。「戚戚」一句總結兩「娛」字，法律細密。

今日良宴會

此因宴會而相感於出處之詩。以「令德」二字爲一詩之綱，以「含意」句爲一篇之樞紐。從前所解，上下截不

得融洽者，由於不得綱與樞紐也。古人宴會必作樂，樂必有曲，曲必本乎德。「令德」曲之情，「高言」曲之文。「識曲」識其令德高言之盡美，「聽其真」聽其令德高言之盡善也。良朋宴會，令德相符，固足懽樂；然未有不感於貧賤同困，而不得一展其用也。是則令德之展用，實齊心而同願也。第俱含意未伸耳；於是作者爲伸之曰：「人生於世，歲月如隨之揚塵，直奄忽以過，乃抱茲令德而軼軻終身，可不惜哉？」因爲婉言以商之曰：「何不策高足，以據要路乎？無爲常守貧賤而軼軻以終身也！」據要路即孟子「當路」，「當路」方得展用。然細玩「何不」，「無爲」語意，有「然有命也，不可倖致」意，故吳氏以爲「大類論語」富而可求「章，却將「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留作歇後。而後人指爲激詞，目爲詭調，皆未會其意。此語極好。○「宴會」曰「良」，則非尋常作劇佚遊也。曰「今日」，則非平生所易得也。「懽樂」申上「良」字，從來歡樂莫過於同德相聚。「彈箏」六句，敷陳「懽樂」。「人生」二句，因歡樂而生感，即漢武秋風詞「懽樂極矣哀情多」意，總完得「今日良宴會」五字；蓋古人起句必包全篇也。

西北有高樓

此抱道而傷莫我知之詩。借歌者極寫之，而結以「願爲」二句見意，格局甚好。○此篇上半易明，惟「不惜」四句，解者每多牽強。吳氏以爲「此聽者代之詞，若曰：歌之苦我所不惜，難得者知音耳；如有知音，願與同歸矣。」然以上文勢觀之，此接代詞覺突且無味。蓋此詩本就聽者摹寫，則「不惜」仍是聽者「不惜」。起六句是敘述，「誰能」六句是擬議，結四句乃發論見意也。若謂我聽其歌，悲哀慷慨，亦何苦也！然我不惜其苦，所可傷者，世有如此音聲而竟不得一知者耳！因自露其意氣，遂慨然曰：「我與若人所抱既同，所遇又同，若得化爲雙鶴，奮翅俱飛，以去此人間，誠

所願矣！○欲寫歌者，先位置一樓，樓上著一「高」字，又申「與浮雲齊」言其峻絕出塵也。「交疏」二句雖言深，而接以「三重階」，仍自寫高。古人之用筆不雜如此。先出歌聲，後出人者，高樓之上，交疏之中，人之有無不得知，因歌聲知之也。而於人則曰「誰」，曰「無乃」，作猜擬之詞者，蓋雖因歌聲而知樓上有人，然終不知其爲何人，因即歌聲擬料之；古人用筆之仔細如此。下只就聲音摹寫四句，摹寫聲音，正摹寫其人也；古人用筆之清超如此。至如「高樓」曰「西北有」，亦非泛就一方向起也，蓋尊之也。古《豔歌》云：「日出東南隅，」是賦豔，故就「東南」寫；此賦感，故就「西北」寫；蓋天地之氣，盛於東南，成於西北，所謂義氣也，故賓位在西北。古人用筆之不泛如此。論杜詩曰：「無一字無來歷，」卽此意也。若必謂某字出某書，猶是村夫子見識。○古人作詩惟恐露，故多含蓄之；今人作詩惟恐不露，故必明言之；此古今人之所以不相及也。

涉江采芙蓉

此亦臣不得於君之詩。開口「涉江」，何等勇往；中間「還願」，何等無聊；結語何等悽咽。詩尾四十字，眞一字一淚。○吳氏曰：「芙蓉」「芳草」，喻仁義也。「多芳草」，言富於仁義也。「遺所思」，報遺於君也。「在遠道」，喻君門九重也。明明「遺所思」，却先曰「采之欲遺誰」，故作自詰之詞者，宕出下文，以其人之可思而益顯其道之遠也。○此篇解者亦未融洽，由「還願」二句看不徹也。若謂就所思之居處而言，故曰「遠道」；就我之往從而言，故曰「長路」；非有二也。若然，則直望之可也。夫人心之所思，自必注之情之常也，何用「還願」二字，致文意上下不蒙。况明明說出「舊鄉」，則「長路」斷非「君門」矣。觀「涉江」二字起，明是言身在中途。前瞻君門，則有九重之隔；

還望舊鄉，則又「長路浩浩，真進退惟谷矣。其所以致此者，良由君心素同而一旦離居故耳。同心則所謂一德一心也，而乃離居焉，安得不「憂傷以終老」乎？若「所思在遠道」下即接「同心」二句，豈不直捷明快，然少意味，故以「還顧」二句作一波折，然後接出，不但意極婉曲，而局度亦甚紆餘矣。玩「同心而離居」而「字，必有小人讒間矣。玩「憂傷以終老」以「字，有甘心處之而無怨意，此忠臣立心也。

明月皎夜光

此不得於朋友而怨之之詩。起八句雖是序時物，然正意已寓。「明月」曰「皎夜光」，「衆星」曰「何歷歷」，喻平日之交情耿耿不磨也。「露霑草」，「時節易」，喻朋友之志變易也，伏下「不念」句。「蟬鳴樹間」，喻朋友之得所高鳴也，伏下「高舉」句。「元鳥逝安適」，喻己之失所無歸也，伏下「遺棄」句。「同門友」，則是平昔切磋共學，非泛泛交遊可知。曰「攜手好」，則平昔之置予於懷可知。奈何高舉而棄我如遺也。「南箕」四句，言交情既不能如磐石之固，亦如箕斗徒擁虛名而已。「箕斗」「牽牛」，雖借喻朋友之無益，亦是應上「玉衡」「衆星」作章法。「促織鳴東壁」，東壁向陽，天氣漸涼，草蟲就暖也，此古人體物之細。○史記天官書：「斗杓指夕，衡指夜，魁指晨。堯時仲秋夕，斗杓指酉，衡指仲冬。」此言「玉衡指孟冬」，則是杓指中，爲孟秋七月也。然白露爲八月節，「促織鳴東壁」，又卽幽風「八月在宇」義；「元鳥逝」，又卽月令「八月元鳥歸」，然則此詩是七八月之交。舊注泥煞孟冬十月，大謬！吳氏據曆家歲差法以爲漢去堯時二千餘年，此時仲秋，杓當指申，衡應指孟冬，此說亦未盡然。蓋今時仲秋，杓猶指酉也。

冉冉孤生竹

此賢者不見用於世而託言女子之嫁不及時也。吳氏曰：「『孤生竹』喻己，『泰山』喻夫，『結根』喻託身。但夫婦之會有宜，猶兔絲之生有時，弗可苟也，故又以『兔絲』爲喻。『軒車』逆女之車也，『來遲』者以結婚之遠在千里外也。『思君』云云，是倒句。『軒車來遲』故思君致老耳。身固未嘗老，思君致然，即詩所謂『維憂用老』也。『傷彼』四句，從『老』字來。『含英揚光』多少自負！誠欲及時見采，不甘與秋草同萎。『弄亮』句指『軒車來遲』爲所思之人占地步，政自佔地步。言君之來遲，信執高節矣；我亦何爲而不執高節哉？」○此詩平平敍去起。『過時』一句，却是一篇之主，以上十二句，皆此句緣起。結句深一步，以自重其品。『生有時』，『時』字即標有梅「迨其吉」，「吉」字。『過時』，「時」字，即「迨其今」，「今」字。『賤妾亦何爲』，則視「迨其謂之」高一籌矣。

庭中有奇樹

此亦臣不得於君，而託興於奇樹也。其託興於樹，不以衰爲感，而感於盛，有二義：夫人自少小以至強壯，強壯不過二十年，則日衰矣。樹之由萌蘖以至榮盛，榮盛不過百日，則日衰矣。則其盛也，不誠可惜哉！此詩人所以託興也。有志之士，斷不肯閒玩廢日，董子所以「不窺園」也。故平時不爲時物所觸，感亦無自而生；一旦見樹之當時芳茂，安得不感己之當時偃蹇？此又詩人之所以託興也。「樹」曰「奇」，則非凡卉矣；曰「庭中有」，則非野植矣；「葉發華滋」，培之厚也；「攀條」而「折榮」，取其精也；「遺所思」，欲獻於君也；「馨香盈懷袖」，餘馥被物也；「莫致之」，深自惜

也；寫得極鄭重。先自貴其物如此，却以「何足貴」一語故抑之，以振出末句，見所感之深。「經時」二字有深意，歲有四時，時有三月，經時則歷三月矣；古之人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能無感乎？「此物」卽「其榮」，言「榮」者誇之以自珍，言「物」者卑之以尊君，曰「感」不曰「傷」者，「傷」必因乎「衰」，衰則過時矣，不復可爲矣，故可「傷」。「感」乃因乎「盛」，盛而不見用，尙可冀其用，故曰「感」。○通篇只就「奇樹」一意寫到底，中間却具千迴百折而妙在由「樹」而「條」而「榮」而「馨香」，層層寫來以見美盛，而以一語反振出「感別」便住，不更贅一語，正如山之蛇蜿蜒迤邐而來，至江以峭壁截住，格局筆力，千古無兩。

迢迢牽牛星

吳氏曰：「此蓋臣不得於君之詩，特借織女爲寓，通篇不涉渡河一字，只依毛詩從織上翻出意來，是他占地步高，後來作家彙千，皆邱垤耳。」迢迢，君門遼遠也。「皎皎」貞士潔白也。「織」乃女子正業，故以爲喻。「纖纖」二句，手不離機杼，所守之貞也。「終日」二句，所守者苦節之貞也。「河漢」二句，可渡而終不渡，所守之貞且堅也。「相去」無幾，只爭一水，身不得往，語或可聞，然終不肯遙訴一語，所守之貞之苦，並不求其知也。詩中自首至尾，亦不及「秋夕」一字，終年如此，終月如此，終日如此，所守之貞之苦終古如此也。○欲寫織女之繫情於牽牛，却先用「迢迢」二字，將牽牛推遠，以下方就織女寫出許多情致。句句寫織女，句句歸到牽牛，以見其「迢迢」。「皎皎」句與首句是對起，故下雖就織女以寫牽牛之「迢迢」，却句句仍只寫織女之「皎皎」。蓋「皎皎」光輝潔白之貌，今機杼之勤，所守之貞，不肯渡河，並不肯告語，皆織女之「皎皎」也。兩兩關寫，無一筆牽纏格礙，豈非千古絕筆？又上既云「迢迢，

「下復曰「相去復幾許，」見得近在咫尺，似悖矣；不知神妙正在此悖也。蓋從乎情之不得通而言，則見爲「迢迢」；從乎地之相阻而言，則仍「幾許。」故下一「復」字，若謂雖曰迢迢，亦復不遠。愈說得近，則情逾切；情愈切，則境愈覺遠矣；真善於寫遠也。更妙在以「盈盈」二句承結，遂將「迢迢」「幾許」兩相融貫，謂爲「迢迢」則又「復幾許」；謂之「相去」只此「幾許」，則又限於「盈盈」而「不得語」；既限於「盈盈」而「不得語」，則雖「幾許」之「相去」已不啻千里萬里矣，可不謂之「迢迢」乎？人但知「盈盈」二句承「河漢清淺」來，不知其雙貫「迢迢」「幾許」兩語也。真奇妙莫測。○「青青」章雙疊字六句，連用在前；此章雙疊字亦六句，却結二句在結處，遂彼此各成一奇局。吳氏曰：『此與青、清、章俱有「纖纖素手」字，彼用一「出」字，的是賣弄春葱，爲倡女之態；此用一「擢」字，的是擲梭情景，爲貞女之事。』

迴車駕言邁

此因不得志於時而思立名於後也。古人作詩起句從無泛設之理，讀者往往忽略，所以不得全篇神理。如此詩起用「迴車」二字，用意極深遠。夫人幼而學之，孰不欲壯而行之，迨轍環幾徧，終不得遇，而逝者催老，安得不更而爲「迴車」之思乎？此孔子所以有「歸歟」之嘆也。得此意以讀是詩，則全篇神理得矣。「迴車」所見，不將秋景點綴，以致傷遲暮之情，偏就豔陽之春寫者何？正要在「春風」上逼出「無故物」來。去年之百草不知何去，今東風所搖而新者，又是一番萌蘖，所謂「不覩舊耆老，但見新少年」也，則我老之速可知已。然以盛衰之常理推之，彼我固各有其時，亦何足苦。所苦者，從前歲月徒消鹿鹿，而立身不早耳！今既老矣，而壽考又不可必，將隨物化，可弗寶此榮名乎？此所

以亟亟「迴車」也。言外有不得見之事實，則當修之以名於後世；意其不說出者，古人之謙也。聖如孔子，亦只說得「小子之不知所以裁」，未嘗明言我將裁之，以傳道於來也。此意是朱子補出。○凡人衰老之感，都就秋物憔悴興，此獨從三春榮盛寫，妙極矣！蓋秋物雖一日憔悴一日，然畢竟猶有憔悴之骨子在。一經春風，則憔悴者悉化，又換一番新物矣，則吾身之如贅可知，傷何如哉！此即上章就近處寫遠意，奇樹篇之感盛亦此意。可識古人用筆，冒過數層處。

東城高且長

此蓋傷歲月迫促而欲放情娛樂也。然以「思」結之，亦可謂「發乎情，止乎義」矣。「東城」二句，就其地以起興。「迴風」四句，言時光易逝，因慨古之懷苦心者，則有若晨風之詩；傷局促者，則有若蟋蟀之詩；凡此皆自爲拘束，曷若「放情志」以「蕩滌」其懷傷乎？其「放情志」而不「自拘束」奈何，莫若黷色新聲矣。燕趙之地多佳人，其尤者則有玉顏，且盛服當戶而理曲，其久弦促柱之悲音，一何動聽也。既自其如玉之顏，復耳其最悲之曲，而情爲之馳矣。巾冠也；巾帶，冠纓也。凡人心慕其人，而欲動其人之親愛於我，必先自正其儀容，「馳情整巾帶」者，致我之敬，以希感動佳人也，正馳情之極也。「沉吟」心口，爲之自付自語；「躑躅」身足，爲之且前且却；此是理欲交戰情形，以起下「思爲」云云一結。既而終以爲不可，因思身不得巢君之屋，惟燕子得以巢之，遂「思爲飛燕」也。此篇張氏以爲燕趙以下另是一首，且以重用「促」字韻爲據，細玩詞意亦是；但從前都作一首，陸平原擬古亦作一首擬，仍其舊可也。然必如是解方不牽強。即作兩首，卽如是解亦可。○古人詩句句相生，如此詩起云「東城高且長」，下就「長」字接「逶迤相屬」句，以足「長」字之勢，就「逶迤」字生出「迴風動地」句；就「地」字生出「秋草」句；就「秋草」

字生出「四時變化」句；就「時變」字生出「歲暮速」句；就「速」字生出「懷」；「傷」二句；就「懷」「傷」二字，生出「放情」二句；就「放情不拘」生出下半首。真一氣相承不斷，安得不移人之情？

驅車上東門

此達人自言其所得也。「陰陽」氣也；「浩浩」無窮盡也；「移」字妙甚，自古及今，生生死死，更迭相送，都在一「移」字中；即爲聖爲賢，亦莫能度此。若因莫能度而求神仙之術，則又謬矣。仙可求乎？求之未有不爲藥所悞而速其死也。然則如之何而可莫若現前者足以樂矣。唐風云：「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又曰：「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宛其死矣，他人入室。」依此而言，「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之爲得也。○吳氏曰：「上東門長安東門名。郭北西都之北郭，非東都之北郭也。首八句直序下。浩浩以下，却用論宗語，猶元人歎髑體雜劇先取一副髑體傀儡置場上，然後假借莊生勸世之言，此格甚好。」

去者日以疏

王氏謂「此客異鄉因見古墓而思里閭也。」吳氏以爲「思」字屬死者解。細玩詩意，兩說俱可。依吳氏說，言天地之化無一息之停，無非是去者來者兩物而已。去日以疎，來日以親，蓋言日親者非真親也，是日疎之因也。親者非親，疎者真疎，其何以堪？「出郭」二句中上「日親」而「日親」者如是；「古墓」二句中上「日疎」而「日疎」者如彼；更何以堪？而況目前之白楊，悲風蕭蕭，愁何如耶？結二句因代死者作慘語以自傷，言觀此景狀，死卽有知而與思

故里，然欲竟道而歸，則幽明相隔，茫茫無路，將何因也？則人生之可傷何如耶？若依王氏說上八句解同，結二句言當此時安得不深「首邱」之思？無如「欲歸」而「道無因」也。「道無因」「道」字當作「引導」解。歸有資斧，則因資斧爲道；或歸有附託，則因附託爲道；兩者俱無，所以久淹也。若作「道路」解，則東西南北，犁然在目，何謂「無因」？

生年不滿百

此教人及時爲樂也。吳氏曰：「通篇以「時」字爲主。「生年不滿百」人皆知之；「常懷千歲憂」者，爲子孫作馬牛耳。」愚謂此二句大概言常人之情如此。「晝短」四句則作者之自得也。人生時日，晝夜各半，卽日日爲樂，只得一半，何不繼之以夜，以紓我之生年乎？且在百年之內，又不知七十六十，可不及現在之時行樂，而欲待不可必之「來茲」乎？因思「懷千歲憂」者，真愚者也。愚者只「愛惜費」，「愛惜費」憂之效也。「後世」雖泛指，而子孫亦在其中。祖父懷憂惜費，以遺子孫，而子孫恣欲揮霍，不惟旁人嗤其愚，卽子孫之揮霍亦是嗤其徒自苦耳。此二句緊頂「千歲憂」句講。結引王子喬而歎美之，一以喚醒懷憂者，一以自賢其所得也。○「仙人」二字從「愚者」楔出。旣出「仙人」，便指王子喬以實之，否則王子喬三字突矣。

凜凜歲云暮

吳氏曰：「首四句俱是敘時。「凜凜」句直敘，「螻蛄」句物，「涼風」句景，「遊子」句事，「錦衾」句引古以起下，言洛浦二女與交甫素昧平生者也，尙有錦衾之遺；何與我同袍者反違我而去也。」此解「遊子」三句極得旨。

同袍雖違我，我則深思而不能置也。「獨宿」已難堪矣，況「長夜」乎？況「累長夜」乎？於是情念極而憑諸「夢想」以「見」其「容輝」。「夢」字下黏一「想」字，極致其深情也，又含下恍惚無聊一段光景。「良人」四句，敘夢之得通而感其惠顧，更願其長顧不變而同歸也。曰「唯古懼」言其原非今之輕浮可比，所謂極致其深情也。「既來」二句答所夢之不明，「亮無」以下乃因夢而思愈深，悲愈促，恨不能奮飛，惟有「眈眈」「引領」「感傷」極而「垂涕泣」耳。劉氏以「徙倚」二句爲夢覺景，固非；吳氏通作夢境亦無味；蓋此詩之妙，在正醒後之一段無聊賴也。

○此詩大抵客遊無賴而思故人拯之。詩境極幽奧。反覆諷誦，淒其欲絕。

孟冬寒氣至

此婦人以君子久役不歸而致其拳拳也。天寒夜永，愁人處之，何以爲情？「仰觀衆星」亦是愁極無聊。言「衆星列」則是下澆之夕，非有月時也。而「三五」云云，是因見「衆星列」而追數從前之月圓月缺，不知經歷多少孤悽之夜矣，以見別離之久，起下「客從」云云；故「三五」「四五」連叙，非真見月也。從前解者皆不見分曉。客從遠方遺書，亦是追憶昔日之事。書中所言如此，其情非不拳拳於我，因而珍之重之，以置諸懷袖中，見其書如見君子。三歲以來，字猶不減，區區一心，所抱如此，而良人至今不歸，豈有中變耶？故曰「懼君不識察」。○月之圓缺，亦是借喻君子之離合。「衆星」喻宵小布列，恐君子信讒不察，故因所遺之書，以表區區懷抱也。深情婉曲，愈味愈旨，上下兩層皆爲追想，製局極精。

客從遠方來

此感恩而自言其歷久不忘也。以「故人心尙爾」爲主，若謂從前千思萬想而不得一音，以分棄我如遺矣；今有客遠來，遺我以綺，不覺兜底感切曰：「故人心尙爾」也，我何爲自棄哉？蓋實見其綺之「文采」爲「雙鴛鴦」也。「尙爾」「爾」字，不專指「綺」，指「雙鴛鴦之綺」也，此一句直是聲淚俱下。若先出「文采雙鴛鴦」，次寫「故人心尙爾」，豈不更明順，然不見目擊心驚之切；故先寫「故人心尙爾」，次出「文采雙鴛鴦」，是倒句之妙。綺爲雙鴛鴦，宜爲合歡所設，於是「裁爲合歡被」，以俟君子之歸。然又未卜即能歸止，故仍「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致深思極感之意。故人遺綺之心如此，是「漆」也；而我裁被之情如此，是「膠」也；故結以「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別」字入聲，是「分別」之「別」，「離」是「間離」之「離」；「此」字指固結之情，非指膠漆。語益淺而情益深，篇彌短而氣彌長，自是絕調。試以此詩衡後人言情之作，曾有是真摯否？○此與前篇後半相似，但不知何故將前篇截去上六句更不成篇；將此詩亦效前篇法加幾句在頭上亦不成篇；其故在讀者自得之。

明月何皎皎

此寫離居之情。以客行之樂對照獨居之愁，極有精思。古人作詩固先有主意，然亦必有所因；有所因然後主意緣之以出。如此詩以「憂愁」爲主，以「明月」爲因；始而「攬衣徘徊」，既而「出戶徬徨」，終而「入房泣涕」，都因「明月」而然；而「憂愁」之苦況，遂以切著。若無「明月」，亦惟是「寤寐有標」而已，起句之不泛設，於此益見。○

因「憂愁」而「不寐」，因「不寐」而「起」，既「起」而「徘徊」，因「徘徊」而「出戶」，既「出戶」而「徬徨」，因「徬徨無告」而仍「入房」，十句中層次非井，而一節緊一節，直有千迴百折之勢，百讀不厭。○「入房」上著「引領」二字妙：「引領」猶言「延頸」，當茲無可告語而入房，猶不遽入而延頸若有所望；又著一「還」字，言終無告矣，只得入房也。其愁情苦致如畫。若此一句不如是極寫，下接「淚下」句便少力。

(四)古詩十九首釋

如皋 姜任脩自芸釋

行行重行行

釋曰：哀無怨而生離也。「悲莫悲兮生別離」似此行行不已，萬里遙天，相爲阻絕，後會安有期耶？蓋以胡馬越鳥，南北背馳，其勢日遠，其情日傷，帶已寬而人已老也。此豈君真棄捐我哉？緣邪臣蔽賢，猶浮雲蔽日，是以一去不復念歸耳。然而不必煩言也，惟努力加餐，保此身以待君子。蓋即「姑酌金盞」之意。譚友夏云：人知以此勸人，此併以之自勸，風人之忠厚如此。此賢者不得於君，而託爲之作。「浮雲」句亦有日暮途遠意。太白「浮雲遊子」二句，是注脚。

青青河畔草

釋曰：傷委身失其所也。妙在全不露怨語，只備寫此間，此物、此景、此時、此人、色色俱佳，所不滿者，獨不歸之蕩

子耳。結只五字，抵後人數百首闌怨詩。或曰：「躁進而不砥節，故比而刺之。」嚴滄浪謂「六句連用疊字，今人必以爲重複，古詩正不當以此論之。」沈確士云：「從『河水洋洋』章化出。」

青青陵上柏

釋曰：刺貪競不知止也。柏石長存，人僅茫茫過客耳，乃若有迫之使長戚戚者，吾爲卽境娛情，以斗酒相娛樂，雖不厚而已非薄矣。目前之交遊名勝，儘堪極盡歡宴，用滿心意，尙何所迫而患得患失，僕僕營求，日不暇給哉？王西齋以謂「爲」諷勸雅遊行樂之辭。詩人固有無可奈何，而反其說以相慰藉者。

今日良宴會

釋曰：欲及時也。設樂地以誘之，謂今日有宴，便可交歡，試就唱曲領取，罔非令德高言，惟在識者之聽而得其真詮，合於人心之不然「言」而同然者耳。至「含意」句，詩聲小頓。下六句從識曲時吞吐轉出，代伸曲意，卽其真也，卽所同願也。所當及此方壯，早圖得志也。首句似從前首「極宴」生來。鍾伯敬云：「歡宴未畢，忽作熱中語，不平之甚。」沈確士云：「據要津，諛辭也。古人感憤，每有此種。」

西北有高樓

釋曰：閔高才不遇也。居高聞遠，悲音洞宣，爲此曲者，何哀乃爾乎？以曲高和寡，非爲歌苦而愛惜，乃爲知稀而憂傷。

也。安得如雙鶴和鳴，奮飛塵外，不復向庸耳索識曲哉？宋強齋云：「明知知音稀，不惜歌聲苦。君子懷寶自傷，往往如此。」王西齋云：「音落黃埃，千秋共歎。」

涉江采芙蓉

釋曰：憂終絕也。懷忠事君，死而不容自疏，豈間於遠乎？采芳遺遠，以彼在遠道者，亦正還顧舊鄉，與我有同心耳。夫君心本同，以有離之者而分居闊絕焉。能不「維憂用老」乎？曹子桓燕歌行藍本於此。或曰：「枚叔久遊梁，思歸而仿楚聲焉。」

明月皎夜光

釋曰：撫時思自立也。清秋其忽戒矣。物換星移。我友富貴相忘，棄舊不顧，何以異是。雖有同門式好之名，亦無益耳。箕斗罔施，牽牛弗御，鑒此而悟交之不固，人之不足倚也，可不自立哉？舊說以爲刺友，然君子不責人以恕己，非徒朋友相怨已也。楊升菴云：「漢襲秦制，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夏之七月也。其曰「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則漢武改秦朔用夏正以後詩也。三代改朔不改月，古人辨證，博引經傳多矣，獨未引此耳。又唐儲光羲詩「夏王紀冬令，殷人乃正月」，此亦一證。」補註云：「冬當作秋。」蔣湘帆云：「衆星歷歷，先伏箕斗牛女，故末段忽看衆星，指點虛名。」

冉冉孤生竹

釋曰：怨遲暮也。賢者致身而不用，託詠以傷之曰：竹根高結。今則俯就君婚，如兔絲之附女蘿，蓋以生有時，會有宜，固有所爲而爲之。乃婚雖結而路則賤，人已老而車不至。秋蘭萎草，得無傷後時乎？「君亮」句，拗得通身峭厲，落末句「亦何爲」，百倍精神。王西齋云：「譬中設譬，曼衍徘徊，詩態獨絕。」沈確士云：「情境已離，尙不作訣絕怨恨語，詩人溫厚和平。」葉岑翁云：「杜詩新婚別祖此。」

庭中有奇樹

釋曰：美久要也。初與君別，庭花未滋，今則芳馨堪折贈矣。懷中別思，與香俱盈，不惟其物，而惟其意。遠人未得所遺者，亦曷從而知之？蓋「貽覽歸夷」之意。局調亦從此來。朱止谿云：「三閭去國，婕妤辭宮，離而日遠矣，然而睽懷不忘，君子取風焉。」

迢迢牽牛星

釋曰：懼間也。「雖則七襄，不成報章」，「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化此兩意以比之曰：「路遠莫致」，猶可言也；此則徒步山河，覲面千里矣。太白「長門一步地，不肯暫回車」所本。王或菴云：「相隔一水，尙不可即，况萬餘里哉？意中之言，硬塞不出，行墨之外，萬恨千愁。」蔣湘帆云：「代織女目中見其迢迢，與未脈脈相應。」

迴車駕言邁

釋曰：勸惜陰也。前路茫茫，一往而逝。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與草木同朽者，可不疾名之不立哉？或曰：君子履變而知退也。百年易盡，令名無窮，可不省哉？夫虛名無益，至不得已而託之身後之名，亦可哀矣！王弼州云：「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併名亦無歸也。」蔣湘帆謂：「即令今日回車，目中所見，已非故物；今日即已立身，亦非少壯。味此始識得。」世說：「王敬伯問古詩何句最佳？孝伯詠「所遇」二句爲最。」

東城高且長

釋曰：戒志荒也。賢者心乎王室而自達之辭。樂國將衰，君子見危授命之時乎。晨風刺秦康之忘業棄賢，蟋蟀刺晉傅之儉不中禮，徒自苦耳。求賢可以匡時，唯賢乃心家國，正兩相須也。佳人作者託以自比，燕婉之求曰：秋風逼歲，拘拘傷遲暮乎？美人豔曲，燕趙名姬，孰可求美而釋女，女奚不馳情識曲，期兩美之必合耶？沈雲卿「海燕雙栖」本此文。選分「結束」上爲一首，「燕趙」下爲一首。靜案之「何爲」句束上領下，勢若建瓴。佳人令聞也。如玉天姿也。被服盛飾也。當戶現身也。音響發聲也。絃急情迫也。馳情沈吟，臨期鄭重，弱顏故植也。皆可相與「蕩滌放情志」者也。通首奔逸，至此勒韉，未可中分傷格。

驅車上東門

釋曰：勸達生也。今之視昔，即後之視今。試觀北邙山下，何曾怨過聖賢，亦未見有仙去。飲美酒，服紈素，騁人固當如是。此蓋「對酒當歌」以爲風諭。王弼州云：「使我有身後名，不如且飲一杯酒。蓋前首歎老而欲早立榮名，此並避名。」

而言嗜欲。信陵君飲醇近婦，不得已之極思也。」宋彊齋云：「志士不大用，而寄情於飲食衣服，願愈遠，趨愈下。」徐衣言云：「秦皇漢武，欲求長生，死且不免；曷如美酒執素，反能不死乎？是故求仙似高於入世，誤則殆有甚焉。縱欲反覺較勝，勝心復焉用爲？」

去者日以疏

釋曰：疾沒也。古往今來，大去者誰復與親哉？郭門外一望邱墳，其犁爲田，摧爲薪者，殆日以疏矣。但有悲風日聞，使旅魂愁絕而已。歸路茫茫，故里安在耶？前篇哀其老死，此并哀其死後，更進一層，深於醒世語。淵明挽詩學之。或曰：「憫亂者，思歸焉。」

生年不滿百

釋曰：徵需也。需者，豕蟲是也。世短憂長，一生吝嗇，徒自苦耳。夜以繼日，樂乃無虛焉。夫人生幾何？即秉燭夜遊，猶嫌其晚，而況不及時爲樂，守錢虜尙復何待？豈能似僊之不老，亦容使千古姍笑爲豕蟲類耳。葉岑翁謂「即唐風山有樞意。」王西齋云：「重章累歎，無非爲年命不長，行樂已晚，茲欲秉燭夜遊，又進一層矣。陶詩約起二句，爲「世短意常多，」特妙。」

附錄西門行 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逮爲樂，當及時，何能愁怫鬱，當復待來茲釀美酒，炙肥牛，請呼心所權，可用解憂愁。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遊行去去如雲除，敝車羸馬爲自儲。

北一曲本辭相
和歌辭瑟曲調

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一夫爲樂，爲樂當及時。何能坐愁怫鬱，當復待來茲？二飲醇酒，炙肥牛。請呼心所權，可用解愁憂。三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而夜長，何不秉燭遊？四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五人壽非金石，年命安可期。貪財愛惜費，但爲後世嗤。六

此一曲曆樂所奏

凜凜歲云暮

釋曰：惡媒絕路阻，不得已而託夢通精誠也。天寒袖薄，獨宿衾單。所思不見，惟有夢耳。然當古歡枉駕，以爲惠綏同車，得以永借歡笑，乃其倏來倏逝，背我分飛，安能假翼往來耶？相見雖博一歡，而目送翻滋涕淚，乃知夢裏良緣，人生亦不可多得。惜誦云：「昔予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此詩所本也。

孟冬寒氣至

釋曰：懼交不忠而怨長也。寒更不寐，夜夜相思。步列星而極明，匪朝伊夕矣。所以然者，感君惠書恩情深重，中心藏之，無日忘之也。然而君不我見也。安知我之心乎君哉？前篇但言寄情於彼，此則以情見寄，願我則笑，信假爲真矣。第書至已言久別，而懷袖三歲，又加久焉。不蒙知遇，已至於今。區區一心，終身徒抱而已。惜往日云：「惜癡君之不識。」是也。而措辭却微婉。

客從遠方來

釋曰：美合志以止離心也。反爲恩倖之辭。前言萬里棄捐，此則初心不易；前言芳遠莫致，此則遺贈厚儀；前言相去無幾，一水脈脈；此則天涯猶接席也。離心既同，豈復同心能離？永矢綢繆，並不計其識察。較前情更渙矣。愈忠厚，愈悲痛。朱止谿云：「先主孔明，如魚得水；管子言「生我父母，知我鮑子」，二者足以當之。」

明月何皎皎

釋曰：傷末路計無復之也。阮公「薄帷鑒明月」同調。彼爲河清不可俟，此爲遇主終無期。故以月與日，生憎明月，偏照愁眠，久客無裨，終竟何樂？悔不旋歸矣！計之不早，歸尙無期，不忍此心之長愁，而陳志無路也。能不悲哉？九辯云：「車旣駕兮竭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倚結軫兮長太息，涕潺湲兮下霑軹。」此詩情景似之。

古詩十九首釋序

古詩十九首不知定自何代，文選錄之而分爲二十，玉臺新詠存十二而遺其七，謂枚乘八首。文心雕龍謂冉冉孤生竹一首屬傅毅，載樂府雜曲歌辭，餘亦漢人作。辭有東都宛洛。鍾參軍且疑爲陳思王詩。近代朱竹垞又指驅車上東門行載樂府雜曲歌辭，生年不滿百一首，係西門行古辭，是文選樓中學士裁剪長短句作五言。移易前後，雜糅置之，隱沒作者姓氏。人代莫定，但以古人之詩，名曰「古詩」。「古」之云者，對今體而言也。其曰「十九首」，乃舉所集之成數，如刪詩存三百五篇，非出於一時一手，間或相因類及，而他人有心，不盡同調，統以論次第篇法，則固矣。故各釋音義，均歸安雅，不使學古詩者，病於穿鑿傳會云。雍正己酉九秋，退耕姜任脩書於白蒲書塾。

古詩十九首釋後序

古詩不但後之讀者稱爲「古」，昔之作者亦自題爲「古」，如「古歌」「古絕句」之類，以其音節神氣，是古非今。非謂古有定格，不容增損移動，必若印板而後合者。馮鈍吟之言曰：「李于麟云，唐無五言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然則律詩始於沈宋，開元天寶已變矣。亦可云盛唐無律詩，杜子美以其律詩爲律詩乎？」可知古詩只是合古體，自漢以降，風氣或殊，考調審音，均歸一轍。蓋其逐臣棄友，思婦勞人，託境抒情，比物連類，親疏厚薄，死生新故之感，質言之，寓言之，一唱而三歎之，無聲弦指，空外餘音，令諷者歌哭無端，籟由天作。國風楚騷，此其嫡嗣乎？古詩源云：「清和平遠，不必奇闢之思，驚險之句，而漢京諸詩，皆在其下，五言中方員之至也。」吾師白蒲先生，以能理亂絲之心，紬繹於無字句處，得其指歸，良所謂「匡說詩，解人頤」者。循途者由是而之焉，其神明變化於規矩與，吳郡門人王康謹識。

(五)古詩十九首說

朱筠口授
徐昆筆述

總說

詩有性情，與觀羣怨是也。詩有倚托，事父事君是也。詩有比興，鳥獸草木是也。言志之格律，盡於此三者矣。後人咏懷寄托，不免偏有所着。十九首包涵萬有，磕着即是。凡五倫道理，莫不畢該，却又不入理障，不落言詮，此所以獨高千古也。

行行重行行

十九首無題詩也，從何說起？蓋人情之不能已者，莫如別離；而人情之尤不能已者，莫如適當別離。只「行行重行行」五字，便覺纏綿真摯，情流言外矣。次句點醒「與君」「相去」二句，從別後說起，「各」字妙，與次句「與」字相應，是從兩邊說。「道路阻且長。」是從中間說。「會面安可知。」足一句，正見別離之苦。此下本可接「相去日已遠」二句，然無所託興，未免直頭布袋矣。就胡馬思北，越鳥思南，襯一筆，所謂「物猶如此，人何以堪」也。然兩地之情，已可想見。「相去日已遠」二句，與「思君令人瘦」一般用意。「浮雲」二句，忠厚之極。「不顧返」者，本是遊子薄倖，不肯直言，却託諸浮雲蔽日，言我思子而子不思歸，定有讒人間之，不然，胡不返耶？「思君令人老」，又不止於「衣帶緩」矣。「歲月忽已晚」，老期將至，可堪多少別離耶？日月易邁而甘心別離，是君之棄捐我也。「勿復道」，是決詞，是

狠語，猶言「提不起」也。下却轉一語曰：「努力加餐飯，」思愛之至，有加無已，真得三百篇遺意。

青青河畔草

通首寫一「守」字，俱爲末句出力。意中欲寫一絕大本領世上必不可少之人，若落凡手，必成笨伯，此却以野豔之詞出之，何等縹緲？前六句連用疊字，取態也。「青青河畔草，」初春景象；「鬱鬱園中柳，」孟春景象。欲寫治世之人，先應從世界寫起，故欲寫美人，先從春寫起。且由冬而春，即亂極將治之象。「盈盈樓上女，」二句，言以羣倫所共仰之人，處塵世共見之地；「娥娥紅粉粧，」毫無彈駁；「纖纖出素手，」自有本領手段。以如此美人，而必託言「倡家」者，喻君子處亂世也。「倡女」所遭，必是「蕩子」；君子輕出，必得亂君，故以「蕩子婦」喻之。下二句又推進一層，爲通篇結穴，却從詩人意思想像而出。言勿論不當爲「蕩子婦」也，卽爲矣，而蕩子情誼不能固結，仍「空床」也，想來其能「獨守」乎？此二句包羅史事，縱橫想去，無不貫穿。三代而下，能守如武侯，不能守如荀文若，王景略皆在其中，闕極大極。

青青陵上柏

通首從「人生天地間」五字生情。「忽如遠行客，」寫得透；以「客」字狀「人生，」已警；又加「遠行」二字，言如遠行之客，暫住就去，淒絕，透絕；「薤露滿里寫不盡者，五字寫盡矣。然却難得他起二句作襯筆，令人萬萬想不到。言木之壽者莫如柏，物之堅者莫如石，嶺上柏，澗中石，得地者也，然今見其「青青」者，安保其長青青；今見其「磊磊」

者，安保其長壽磊磊乎？即令可保，而人之生也，壽不如柏，堅不如石，譬如遠客，忽忽欲去，然則將如之何？算計惟有飲酒一着爲妙。試酌斗酒，聊爲厚而不薄，且因酒想起遊戲，因遊戲而想起宛洛。此下寫宛洛之景，却是寫生人之趣，過渡變滅，煙痕俱消失。「鬱鬱」寫洛中氣象；「自相索」三字妙；終日奔逐，不知其爲着何來也。先說「長衢」，由「長衢」而說到「夾巷」；從衢巷中想出「王侯第宅」，從「王侯第宅」想出「兩宮相望」；「兩宮」謂天子宮與太后宮也。再足一句曰「雙闕百餘尺」，言無論一切繁麗，只這雙闕便百餘尺，則宛洛之盛，可不遊乎？帝京篇數千言說不盡者，數語盡之，何等神力！末二句又倒轉，應「人生天地間」作收，言京都繁華，正可極宴以娛心意，人生如寄，彼戚戚然何所迫乎？真是不解！

今日良宴會

此與下一首合看，此章所謂姑妄言之也。「今日良宴會」，突如其來。「歡樂難具陳」，言其樂說不盡也。就樂事中擇出「彈箏」「新聲」來，緣聲音爲人所尤愛也。「令德」，猶言能者；「唱高言」，高談闊論，在那裏說其妙處，欲令識曲者聽其真；因而一班昏憤，也就齊聲謬贊起來，却含意而說不出其所以妙來。寫沈溺之人如畫。「人生」二句作一紐，言行樂能有幾日？下便索性說到沒理性處去，「何不策高足」而據要路，窮賤辛苦，斷無個樂處也。俱是反言。

西北有高樓

此首乃正言之。上章言但當取樂，此轉言我自有我之志節，我自有我之氣概，豈肯遂逐流俗爲？「西北有高樓，上

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是何等境界？非宴會場中也。其上亦有弦歌之聲，却與彈箏不同。聆其音響，殆衆人樂而已獨悲矣。」誰能爲此曲？想來惟把梁妻能之。其人乃絕世獨立，更無配偶者也。下四句寫音響之悲，淋漓盡致。「隨風發」曲之始；「正徘徊」曲之中；「一彈三歎」曲之終。「不惜」二句又一折，越見得蕭然孤寄，絕無人知也。此處收什最難，却忽然託興「鴻鵠」，思「奮翅高飛」。寫至此，即「西北高樓」亦欲辭之而去，又何問要津，又何論歌舞場哉？

涉江采芙蓉

此等詩凝鍊秀削，與「庭中有奇樹」韋柳之所自出也。一起托興便超。「采之」二句，幽折得妙；「在遠道」非謂其人走向遠方去，不在目前便是。此是行者欲寄居者，觀下文可見。言「所思在遠道」爲之奈何？轉而思之，乃我離人，非人離我也；於是「還望故鄉」但見「長路漫浩浩」而已。如此「同心」却致「離居」，「憂傷」其胡能已。然豈爲「憂傷」而有兩意，亦惟「憂傷以終老」焉已耳！何等凜然！比唐棣逸詩，十倍真摯。如此言情，聖人不能刪也。

明月皎夜光

此首詩若不得其線索，便覺重三複四，亂雜無章；須看其針線細密，一絲不亂處。前半從節序之變說到人情之變；由人情之變，說到萬事俱空；莊子南華一部，都被他數語裏却。大凡時序之淒清，莫過於秋；秋景之淒清，莫過於夜；故先從秋夜說起。「明月皎夜光」目所見；「促織鳴東壁」耳所聞。「玉衡指孟冬」點時令。漢武前以十一月爲歲首，孟

冬夏正八月也。「衆星何歷歷，仰觀於天；白露霑野草，俯窺於地；時節之變可知矣。故點醒一句曰：「時節忽復易。」上文既說了「促織」，再說「秋蟬」，再說「玄鳥」，豈非蛇足？不知此二句不是寫景，乃是其意中所感。「秋蟬鳴樹」，無者忽有；「元鳥已逝」，有者忽無。舉二物足上句，以見無所不變也。下便感到人情之變上去。欲說今，先說昔。「同門友」，誼相親，分相埒也。「高舉奮六翮」，變矣，而情亦變矣。竟「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豈不可怪？然無足怪也。世上事從此推去，無不是空，因起首從星說起，此便就星上指點。由南而看有箕，由北而看有斗，山中而看有牽牛，然箕不可窺，斗不可酌，牽牛不可負輓，則萬事皆空矣。人生在世，無磐石之固，而乃縈縈於虛名，豈不大愚？掃得空，說得盡，妙！

冉冉孤生竹

此首詩是說極欲爲世用而不欲輕爲世用者，惟伊呂可以當之。「冉冉孤生竹」與衆不同；「結根泰山阿」擇地而蹈。「與君」四句，以婚姻喻遇合，結爲新婚，如兔絲附女蘿，此喻君臣遇合，原有纏綿固結的道理。但兔絲之生則有時，夫婦之會則有宜，豈可苟合所苦者，千里結姻，遠隔山阿，遇合無由耳！且豈獨我願往，亦甚願子之來。「思君」二句，說得透。下又作一折，言我望愈切，彼來愈遲。「傷彼」四句，托興於蘭，說得悽婉。「含英揚光輝」，采之正其時；過而不采，將隨秋草同腐，無所用矣。下却用忠厚之筆代原一句曰：君非棄我也，乃執高節也；然君既不來，我豈可屈節以往？雖欲共成經濟，亦何爲哉？惟有安隱泰山之阿而已。

庭中有奇樹

此與「涉江采芙蓉」一種筆墨。看他因人而感到物，由物而說到人，忽說物可貴，忽又說物不足貴，何等變化。「庭中有奇樹，」因意中有人，然後感到樹。蓋人之相別，却在樹未發華之前；觀此華滋，豈能漠然？「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因物而思緒百端矣。設其人若在，則豈獨「馨香盈懷袖」哉？「路遠莫致，」爲之奈何？下又用一折筆曰，「此物何足貴，」非因物而始思其人也？別離經時，便覺觸目增愴耳。數語中多少婉折，風人之筆。

迢迢牽牛星

此孤臣孽子憂讒畏譏之詩也。世上原有一樁境界，處至親至密之地，而語不能入，情不能通者，歷代史事，不可枚舉。看他忽然以無情寫有情，拈二星來說，說得如真有其事的一般。起二句「迢迢，」言遠也。「皎皎，」言明也。「纖纖」句如見其形；「札札」句如聞其聲。「終日不成章，」把一切孝子忠臣終日無聊景況，一語說盡；「涕泣零如雨，」再足一句。然其中之間隔，夫豈遠哉？以言河漢，則清而且淺，相去無幾，何難披肝露膽，直陳衷曲？乃至「盈盈一水間，」脈脈千種，欲語不得，奈何！奈何！此等詩字字痛快，令天下後世處其境者，可以痛哭；不處其境者，可以歌舞。即杜韓手筆，且恐摹寫不到，何況餘子？

迴車駕言邁

這首詩從悟後着筆，故起一句曰「迴車駕言邁，」言看破世事，不如歸去也。「悠悠涉長道，」足一句。下便從長道生情；見道旁百草，已爲東風搖蕩而出，是春景也；然草方萌芽，即有荒萎，人當初生，即有衰謝。但見春復一春，故物已

盡，焉得不速老乎！說到盛衰有時，其人已是胸中雪亮，毫無滯礙，豈有尙不能立身者？立身如功名道德皆是。「立身苦不早，」從無可奈何處泛泛說來。「人生」二句又進一層，言即能立身，身非金石，何由長壽？亦不過「奄忽隨物化」已耳！說至此，直是烟消燈滅，無可收什，乃從世情中轉一語曰：「求點子榮名也罷了，」趣極！

東城高且長

此是一片禪機，楞嚴法華其妙不過爾爾。「東城，」生春之地也。「高長」如此，「逶迤」如此，乃「迴風動地」而起，一番一番，春生之草，已入秋而凄以綠矣。是何故乎？良以「四時更變化，」所以歲暮如此其速；「一何」二字妙。下二句從物上說又妙；晨風蟋蟀，無情物也；晨風感時而鳴也，懷苦心；蟋蟀感時而吟也，傷局促。然則如何而可？只有「蕩滌放情志」爲妙，不必太拘束也。下面俱是從蕩情志放筆寫去。蓋蕩情之事，莫過佳人；佳人之多，莫過燕趙。「顏如玉」色之美；「被羅裳」服之麗；使之「當戶理清曲，」可謂蕩情矣。至於繁音促節，蕩情極矣；然至絃急柱促，其樂將終，但覺其音響之悲而已。此二句倒裝得有力。「馳情」二句，描寫入神，明知樂不可保，又恐歲暮之速，「整巾帶」而「沈吟」至於「踟躕」徘徊，想不出個法子來，仍然循了舊轍，沈情聲色，思如「雙燕巢屋，」聊復爾爾。結得又超脫，又纏綿，把一萬世才子佳人勾當，俱被他說盡。一說「晨風」「蟋蟀」指詩篇名，亦通。

驅車上東門

此詩另是一宗筆墨。一路噴瀆，不可遏抑，障潮蘇海，皆本於此。上東門在東北，故次句即接曰「遙望郭北墓。」因

「白楊」「松柏」想到「黃泉」死人；「陳」字妙，「永」字妙。此處越說得很，下文越感歎得透。「浩浩」二句，從上文泳嘆而出，言所以有生有死者，因陰陽換移所致。故危若「朝露」，不能固同「金石」。雖萬歲千秋，只是生者送死，生者復爲後生所送；卽至聖賢，莫能逃度。言至此，將遙遙千古，茫茫四海，一掃淨光矣。意者其神仙乎？然「服食求仙」，「多爲藥誤」，夫復何益！「飲美酒」而「被紈素」，且樂現在罷了！

去者日以疏

此與前一首用意相同，前八句筆情亦似；至後二句，筆情宕漾，另是一種。起二句是「子在川上」道理。茫茫宇宙，「去」「來」二字概之；穰穰人羣，「親」「疎」二字括之。去者自去，來者自來；今之來者，得與未去者相親；後之來者，又與今之來者相親；昔之去者，已與未去者相疎；今之去者，又與將去者相疎；日復一日，眞如逝波。「出郭門直視，但見邱與墳」，「但見」妙，無人不到這般田地，豈獨成墳，日復一日，卽墳亦難保。試看「古墓犁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蕭蕭」安得不愁？說至此，已可闕筆；末二句一掉，生出無限曲折來。日月易逝，歲不我與，不如早還鄉園，幸向所親者未盡死去，安可蹉跎歲月，徒羈他鄉？無如欲歸雖切，仍多羈絆，不能自主，奈何！此二句不說出所以不得歸之故，但曰「無因」，凡羈旅苦况，欲歸不得者盡括其中，所以爲妙。

生年不滿百

此與前二首用意頗同，只起二句便令人擊碎唾壺。「生年不滿百」把天者且不必說，卽以壽論，且不滿百，而所

懷者乃有千歲之憂，營營逐逐，何時是了？計惟有拋開一切，游行自得方好。又苦晝短夜長，故喚醒一句曰：「何不秉燭遊？」嘗見世人白日忙碌，夜裏方得消閒，讀此不覺失笑。「爲樂」二句，承上文足二句。然人可樂而不樂者，大半是愚而惜費，奢金徒積，百年已滿，憂且不得，况於樂乎？亦徒爲後人嗤而已。末二句又用輕鬆之筆，將人喚醒，仙不可學，愈知費不可惜矣。當與蟋蟀山樞同讀。

凜凜歲云暮

前首是就一生通盤打算，此又就一年打算。不獨爲自己打算，又爲所歡打算。清風戒寒，時所必至也。至於「歲已云暮」，「蟋蟀鳴悲」，乃知「遊子」之苦。因轉思曰：倘使擁錦衾而對同袍，樂當何如？至于同袍違我，「累夜」「獨宿」，誰之過與？當此時耳聽蟋蟀，遙懷洛浦，因想成夢，同袍之「容輝」如見矣。下數句皆夢境也。「良人」即「同袍」，「以己心度彼心，知其所眷者惟古昔之歡愛，因枉駕而來，且言「願得常巧笑，攜手同車歸」，何等纏綿？何等恩愛？「古歡」二字妙，凡世之喜新交棄故知者，不值半文矣。至此已寫樂極，不知歲暮之可悲，惜也。其夢也。既是夢，所謂「枉駕惠前綏」者，不能須臾，又不能處于重闈之中而不去，然則將如之何？除非凌風飛去而後可。「亮無晨風」之「翼」，「何能奮飛」，惟有「睽盼以適意」，「引領」遙望而已。此時似夢非夢，半醒不醒，蟋蟀滿耳，涼風滿窗，「徒倚感傷」，「垂涕霑扉」，不知良人亦同此苦否？

孟冬寒氣至

此首前半與上首同意，至「客從遠方來，」別開境界，別訴懷抱，所謂無聊中無端懷舊，亦欲借以排遣也。「孟冬」二句，較前首深一層。「愁多知夜長，」非身試者道不出。夜不能寐，於是「仰觀衆星，」「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可見夜夜如此，月月如此，非止一時不寐而已。寫至此，無可聊賴。夢境無憑，求之于實，人不可見，寄之於書，夫書札又何刻去懷哉？其書「上言長相思，下言久別離，」彼既關懷，我自珍重，因置書懷袖之中，雖三年之久，亦不使字少漫滅，是子之心我固能識察矣。但我之心抱此區區，與君遠隔，反懼不識察耳。懷袖置書，是虛境，並遺我一書札，亦是設想，總
是無可奈何之詞。

客從遠方來

此首仍接上首而深言之。蓋單言「書札，」不足盡彼之心，即我之心有未盡也。總是設言，總是虛境。念及「相去萬餘里，」其間豈無浮雲障蔽，讒言間阻；故人竟從遠方而遺之；說到「心尚爾，」感慨淚下矣。因即「一端綺」暢言之，「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於不能合歡時作合歡想，口裏是喜，心裏是悲；更「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無中生有，奇絕幻絕。說至此，一似方成鸞交，未曾別離者。結曰「誰能」，形神俱忘矣；又誰知不能別離者現已別離。「一端綺」是懸想，「合歡被」乃烏有也。

明月何皎皎

此首起四句與「孟冬寒氣至」數句用意頗同。神情在「徘徊」二字。把客中苦樂，思想殆遍，把苦且不提，「雖

云樂」亦是「客」，「不如早旋歸」之爲樂也。審之又審，自當決絕，莫可猶疑；一鞭明月，歸來非遲，則向之徘徊者不必徘徊矣。然而或爲名利，或爲君友，欲歸不得，有無限愁思，難以告人，所以念及歸而「引領」，念及不能歸而「還入房」，至於「淚下霑衣」，何其憊也！與第一首不必一人作，而神迴氣合。卽中間十七首，不必盡出一手，盡出一時，而迴環讀之，無不筋搖脉動，觀止矣！雖有他詩，不必說也已！

此等詩不必拘定一說，正不可不爲之說。鍾伯敬謂「古詩以雍穆平遠爲貴，樂府之妙，能使人驚；十九首之妙，能使人思。其性情光燄，常有一段千古長新不可磨滅處。」思之，思之。吾願學詩者從此入手，忠臣孝子，義友節婦，其性情皆可從此陶鑄也！

古詩十九首說序

十九首詩學之權衡也。上承三百，下啓千百代，得其意一以貫之矣。歲戊子，三冬圍爐，余從筍河先生縱談今古，每說詩，輒以十九首爲歸。紬繹妙緒，陶淑性靈。或一夕兩三首，或問夕一首，數夕一二首。至嘉平月八日之夕，說始竟。余次晨卽別先生歸，途次長吟默思，反覆問辨，時翛然灑然，風發泉湧，貫經史，括情事，神來如風曳祥雲，縹裊晴空；迷離若萬斛舟撞巨浪而去。鐘鏗磬戛，五音極闋，而鼎盤蒼穆，色韻並古。蓋先生移我性情矣。己丑山居，庚寅來都，辛卯亦在都，鏤刻舊說，不敢忘，然未落筆墨也。屆九月，先生奉命爲督學安徽使時，又將別先生。因於別前數日，細意詮述，成若干言，用質同學諸君子，庶善悟者月印千潭，以之紹三百，櫟括六朝唐宋等作者。文海無邊，如遍聽筍河師揮塵而談也。乾隆壬辰黃鐘上浣平陽徐昆后山書於京都邸舍。

古詩十九首說序

古詩十九首作者非一人，亦非一時，自昭明敍其次第，登之文選，論五言者，咸以是爲圭臬，不可增減，不能移易。後人欲分「燕趙多佳人」以下別爲一首，所謂「離之則兩傷」也。或又疑「生年不滿百」一篇，鑿括古樂府而成之，非漢人所作，是猶讀魏武短歌行而疑鹿鳴之出於是也，豈其然哉？臨汾徐君后山，倜儻奇士，予嘗見其傳奇數種，已心異之。茲所刊古詩十九首說，則本吾友簡河學士謙談之餘論，推衍而成者也。昔考亭論詩，於先儒訓詁多有改易，蓋取孟子「以意逆志」之指。十九首者，三代以下之風雅也，讀后山之說，使人油然而得於「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義，其亦古詩之功臣而足裨李善諸家訓詁之未備者乎？癸巳正月三日，嘉定錢大昕序。

(六)古詩十九首賞析

張玉穀

行行重行行

此思婦之詩。首二，追敘初別，即爲通章總提，語古而韻。「相去」六句，中言路遠會難，忽用馬鳥兩喻，醒出莫往莫來之形，最爲奇宕。「日遠」六句，承上轉落，念遠相思，蹉跎歲月之苦；浮雲蔽日，喻有所惑；遊不顧返，點出負心，略露怨意。末二，製筆兜轉，以不恨己之棄捐，惟願彼之強飯收住，何等忠厚！

青青河畔草

此見妖冶而傲蕩遊之詩。首二以草柳青青鬱鬱，興起芳年之女。「盈盈」四句，就所見之女，敘其不耐深藏，豔粧露手，已爲末「空牀難守」埋根。連用疊字，從衛碩人末章化出。後四點明履歷，而以蕩子不歸，坐實空牀難守，其爲旣妾倡女，而仍舍之遠行者，致傲深矣。

青青陵上柏

此遊宛洛以遣興之詩。首四以柏石常在，反興人生如遠行之客，不可久留，即引起及時行樂意。「斗酒」四句，以飲酒固樂，陪起車馬出遊，隨點清出遊之地。「洛中」六句，鋪敘洛中冠帶往來第宅宮闕之衆多壯麗，色味敷腴。末二

點清行樂，即掣筆將他人不知行樂之非，反撲作收，矯健之甚。

今日良宴會

此聞豪華之曲而自嘲貧賤之詩。首四以得與宴會，樂聽新聲直敘起，「彈箏逸響」是陪筆，「新聲」指曲，乃主筆也。「令德」四句，即聞曲暗引富貴可欲，却以人雖貴德跌入，又以人心皆然別醒，曲甚幻甚。後六頂上兩句，將人生不久，樂富貴厭賤貧賤，普天下所齊心含意者盡情傾吐，感憤自嘲，不嫌過直。

西北有高樓

此忠言不用而思遠引之詩。通首用比。首四以「高樓」比君門，君門在西北，故曰「西北」。「結臆」「重階」有讒諂蔽明意。中八以悲曲比忠言，孤臣寡婦，正是一類，故以杞妻為喻，敘次委曲。末四以「歌苦」「知希」「點醒忠言不用，隨以「願為黃鶴高飛」收出不得已而引退之意，總無一實筆。

涉江采芙蓉

此懷人之詩。前四先就採花欲遺，點出己之所思在遠。「還顧」二句，則從對面曲揣彼意，言亦必望鄉而歎長途。後二同心離居，彼已雙頂，憂傷終老，透筆作收，短章中勢却開展。

明月皎夜光

此刺貴人不念舊交之詩。首八就秋夜景物敘起，然時節忽易，已暗喻世態炎涼；蟬猶鳴，燕已逝，又暗喻已與友出處不同也。中四點朋友之貴而棄我，作詩之旨，至此始揭。末四意謂朋友之交，當同盤石，今則虛有其名，真無益也。然直落則氣太促，亦無意味，妙在忽蒙上文衆星歷歷，借箕斗牽牛，有名無實，憑空作比，然後拍合，便頓覺波瀾跌宕。

冉冉孤生竹

此自傷婚遲之詩，作不遇者之寓言亦可。首四以竹生泰山，兔絲附蘿，爲結婚兩層比起。然孤竹結根，有不移意，直貫章末，絲蘿則爲及時作引。「兔絲」六句接兔絲，指出夫婦之會有宜，點清路遠婚遲。「令人老」又暗引下意。「傷彼」四句，頂婚遲來，傷盛年易逝也。然正說無味，妙就「蕙蘭」憑空比出，是爲實處能虛。末二代揣彼心，自安已分，結得敦厚。

庭中有奇樹

此亦懷人之詩。前四就折花欲遺所思引起。「馨香」二句，即馨香莫致，醒出路遙。末二更卽物不足，實醒出別久。層折而下，含蓄不窮。

迢迢牽牛星

此懷人者託爲織女憶牽牛之詩，大要暗指君臣爲是。詩旨以女自比，故首二雖似平起，實首句從對面領題，次句乃點題空筆也。中四接敘女獨居之悲，既曰「織女」，故只就「織」上寫。末四即頂「河漢」，寫出彼邊可望而不可即之意，爲「泣涕如雨」注脚，卽爲起手「迢迢」二字隱隱兜收，章法一線。

迴車駕言邁

此自警之詩。前六卽出遊所見，觸起人生易老。「所遇無故物」句，真是感人。中二承上作轉，言老固難辭，但苦立身不早，點清詩旨。末四又承上申明所以必老之故，直就身後榮名可寶，繳醒立身當早意，收住勁甚。

東城高且長

此傷年華易逝，未得事君之詩。至篇末始揭作意，極難索解。首六卽望中時物變遷，引起年華易逝意。「晨風」四句，賦中帶比，落出「蕩漑」勝於「結束」來，作開筆曲筆。「燕趙」六句，意轉合到學優不仕之可惜，然不便顯言，特借燕趙佳人，美顏華服，理瑟音悲，作一比擬，意境最超。「絃急柱促」，又隱爲「歲暮何速」一兜。末四遙接「蕩漑」二句，收清思出事君。巾帶旣整，猶復沈吟，何等詳慎。點逗本意，却又借燕爲比，總無實筆，故佳。○此詩前後似不連屬，分爲兩首，則又皆無結構，悉心訂定，庶幾能諦當也。

驅車上東門

此警妄求長生之詩。首八卽出門所見墓田景象蕭颯，以明人死不能復生，原自可憐。中六承上遞落，反覆申明，必有死之理。末四點清癡想求仙，俱爲藥誤之有損無益，一詩之骨，而以不如甘飲華服，取適目前收足之。

去者日以疎

此客中經過墟墓，有感而思歸之詩。首二逆探下意，雙提而起，筆勢聳拔，言死而去世者固宜日疎，若生而與我相，接者則宜日親也。中六中寫所見邱墓摧殘悲愁之况，本是觸緒之端，却恰作日疎印證。末二點清欲歸不得，作詩之旨，又恰從日親轉落，言何以宜親而不能親，是可慨也。轉接處純以神運，無怪乎閱者目迷。

生年不滿百

此刺貪夫戚戚之詩。首四突然將人生年促憂長，爲癡妄者當頭棒喝；隨就光陰宜惜，指出夜遊良策來。中四承上二句，申明行樂所以貴乎及時，以來茲歲月，爲數難知，不能待耳；而愚者昧昧，不知爲樂，蓋惜費是其病根，受囓乃其明驗，詩旨已揭。末二更以仙人難期，破其迷惑，兜應首句及「何能待」句作收，不重仙不可求意。

凜凜歲云暮

此亦思婦之詩。首六就歲暮時物淒涼敘起，隨以彼之無衣禦寒，引入己之有衾空展，曲甚。中八蒙上錦衾，點明「獨宿」，撰出一初嫁來歸之夢，敘得情深義重，惚恍得神，中腰有此波瀾，便增多少氣色。後六則醒後實境也。既不能身

到彼邊，而又望之不至，無聊無賴，徒倚涕垂，真寫得相思苦況出。

孟冬寒氣至

此亦思婦之詩。首六只就冬夜之景敘起，「愁多」二字，已引詩情；月圓月缺，又隱爲昔合今離作比。中四忽追念彼邊曾有書來，其意可感，將遠方久別長思，借點明白。末四遞落已邊得書寶重，終恐區區之誠，不蒙識察收住。「三歲」句用筆最妙，蓋置書懷袖，至三歲之久，而字猶不滅，既可以作區區之證，而書來三歲，人終不歸，又何能不起不能察識之懼。古詩佳處，一筆當幾筆用，可以類推。

客從遠方來

此亦思婦之詩。通首只就得綺作被一事見意。首四以客來寄綺直敘起，卽就路遠心誠，深致感激，十字中能寫出無窮驚喜之意。中四因綺文想到裁被，并將如何裝綿，如何緣邊之處，細細摹擬，嵌入「合歡」「長相思」「結不解」等字面，著色敷腴。末二更算到同眠此被，永不相離之樂，而望其歸來意，絕不少露，已在其中，解此正筆反用，自然意境空靈。說到同眠，易於傷雅，以「膠投漆中」比出，亦極蘊藉。

明月何皎皎

此亦思婦之詩。首四卽夜景引起空閨之愁。中二申己之望歸也。却反從彼邊揣度「客行雖樂，不如早歸，」便覺

筆曲意圓。末四只就出戶入房，徬徨淚下，寫出相思之苦，收得盡而不盡。○十九首或寓言或顯言，或易解或難解，要之清和平遠之中，具有離奇變化之妙。學者苟熟讀深思，得其用意，用筆諸祕論，自能上追風雅，俯視六朝。

〔自古詩賞析〕

(七) 論古詩十九首

方東樹

十九首須識其天衣無縫處，一字千金驚心動魄處，冷水澆背，卓然一驚處。此皆昔人甘苦論定之言，必真解了證悟始得力。

行行重行行

此只是望思之詩。起六句追述始別，夾敘夾議。「道路」二句頓挫斷住。「胡馬」二句忽縱筆橫插，振起一篇奇警；逆攝下遊子不返，非徒設色也。「相去」四句，遙接起六句，反承「胡馬」「越鳥」，將行者頓斷，然後再入己今日之思，與始別相應。「棄捐」二句，換筆換意，繞回作收，作自寬語，見溫良貞淑，與前「衣帶」句相應。「衣帶」句如姚鼐據穀梁傳解作優游意，則是指行者，連下二句作一意，然無理無味。如解作「思君令人瘦」意，則爲居者自言，逆取下「浮雲」句，含下思君加餐，文勢突兀奇縱。「白日」以喻游子，「雲蔽」言不見照也，興而比也。班姬自悼賦曰：「白日忽已移光」，亦此意；而溫厚不迫，與杜公「在山泉水清」同一用意，用筆怨而不怒，一則「加餐」，一則

「倚竹」真是聖女性情。凡六換筆換勢，往復曲折。古人作書有往必收，無垂不縮，翩若驚鴻，矯若游龍，以此求其文法，即以此通其詞意，然後知所謂「如無縫天衣」者如是，以其針線密，不見段落截縫之迹也。此詩用筆用法，精深意細如此，亦非獨此一篇爲然，凡漢魏人鮑謝杜韓無不精此法，自趙宋後文體詩盛，一說去，信手拉雜，如寫揭帖相似，全不解古人順逆起伏頓斷轉換離合奇正變化之妙矣。舊解云：「首言「行行」，遠也；次言「行行」，久也。自起至越鳥八句言遠，完上「行行」二字；「相去」以下八句言久，完下「行行」二字。」噫！如此解詩，而世方且信而傳之，可歎也！

青青河畔草

「草」興蕩子，「柳」自比，二句橫作影案。「盈盈」四句，始言自己，夾寫夾敘。「昔爲」四句，敘情歸宿。用筆渾轉精融。以詩而論，用法用筆極佳；而義乏興寄，無可取。此詩以疊字爲奇，凡三換勢。何義門云：「倡樂閉之總章。」按「總章」見晉陽春秋。

青青陵上柏

言人不如柏石之壽，宜及時行樂。「驅車」以下衍承之。遂極其筆力，寫到至足處。然今日已成陳言，後人多擬學之，無謂也。

今日良宴會

起四句平敘，「令德」四句倒裝，豫攝通篇，精神入化矣。所謂「高言」「曲真」者，即上之「新聲」也，即下「人生」六句也。「令德」曲之情，「高言」曲之文，以求富貴爲令德高言，憤諱已極，而意若莊，所以爲妙。而布置章法，更深曲不測，言此心衆所同願，但未明言耳。今借「令德高言」以申之，而所申乃如下所云云，令人失笑而復感歎，轉若有味乎其言也。此卽申上「青青陵上柏」一篇，而縹緲動盪，憑虛幻出蜃樓海市，奇不可測。莊子盜跖篇言不矯情傷生，以求聲名富貴，同此憤諱。

西北有高樓

此言知音難遇，而造境創言，虛者實證之，意象筆勢文法極奇，可謂精深華妙。一起無端，妙極。五六句敘歌聲。七八硬指實之，以爲色澤波瀾，是爲不測之妙。「清商」四句頓挫，於實中又實之，更奇。「不惜」二句乃是本意交代，而反似從上文生出溢意，其妙如此。收句深致慨歎，卽韓公雙鳥詩調張籍「乞與飛霞佩」二句意也。此等文法從莊子來。支微齊佳灰爲一部，於此可見。不過言知音之難遇，而造語造象，奇妙如此。

涉江采芙蓉

此詩節短而託意無窮，古今同慨。顧對涉江而言之，「涉江」「舊鄉」意用屈子言舊鄉莫予知，故涉江而求知。

音。求而多得，終亦相與爲無所遺。「遠道」即指廣農虞夏也。「舊鄉」本昔與遠道之人所同居，今反遠而漫漫，所以終老憂傷也。

明月皎夜光

感時物之變，而傷交道之不終，所謂感而有思也。後半奇麗從大東來。初以起處不過即時即日以起興耳，至「南箕北斗」句，方知「衆星」句之妙。古人文法意脈，如此之密。漢之孟冬，今七月也。「秋蟬」喻友之得志居高，「玄鳥」興已失所。下四句點明之。「虛名」即指箕、斗、牛之名。寫時景耳，而措語高妙。

冉冉孤生竹

何義門曰：「孤竹是興，兔絲是比。」余謂此詩即孔子「沽玉待價」，孟子周霄開章之悒。「兔絲生有時」二句，言兩美宜合，然古之人未嘗不欲仕，又惡不由其道，所謂「高節」也。二句正言反對下文以頓斷之。下「千里」二句，乃縱言之。「思君」二句，交代晚而不遇本意，爲一篇樞軸。「蕙蘭」喻中之喻，比而又比也。四句又頓斷。「君亮」二句，逆挽「會有宜」，結出「高節」收束通篇。不言已執高節，却言君亮非不執高節棄賢不用者，此等妙悒，皆得屈子用意之所以然。

迢迢牽牛星

此詩佳麗只陳別思，惜意明白。妙在收處四語，不著論議，而咏嘆深致，託意高妙。鄭箋東病而西不報，故不成章。

迴車駕言邁

起二句縱斷。「悠悠」句以比世邁。下縱蕩往復言之。言邁涉長道，言人生世進德修業無窮。「四顧」十句，言感草木而易老。「立身」「榮名」分二意，一老一死，皆倒接。此言人生不常，忽與草木同盡。「疾沒世而名不稱」，意惜極明白，而氣體高妙，語質而豪宕，更勝妍辭麗色。

東城高且長

局意與前篇相似，但此言放志，彼言立名，相反不同。十九首詩非一人所作，故各有歸趣也。「迴風動地」六句，與「東風搖百草」各極其警動，陶公飲酒第二三章，亦如此。

燕趙多佳人

斷爲另一首。「音響」以下，情詞警策遒緊。此篇與喻明白，同迢迢牽牛星，而此無甚精美。

驅車上東門

此詩意激於內，而氣奮於外，豪宕悲壯，一氣噴薄而下。前八句夾敘夾寫，夾議，言死者「浩浩」以下十句，言今生

人凡四轉，每轉愈妙，結出歸宿。漢魏亦有尙氣勢者，如此詩及下二篇是也。與行行重行行等篇又是一副筆墨；西北有高樓，又另是一副筆墨；十九首非一人作也。此詩及下二篇，已開陶公。

去者日以疏

氣格略與上同。此歸宿在賭此當思息機，勿妄逐世味，但苦未能歸耳，意更悲痛。顏子不遠復，屈子及行迷之未遠，莊子惜以有涯遂無涯，去人愈遠，則不得歸矣。喻意逐世味者，同歸於一死，而不知反身求道。只此二篇，古今之人不能出其意度之外矣。韓公擬之作秋懷。「去者」死者也，「疏」遠也。用呂氏春秋。末二句突轉勒住，如收下坡之駿。古人筆法高絕，後人不解久矣。

生年不滿百

萬古名言，卽前驅車篇意，而皆重在飲酒及時行樂，是其志在曠達。漢魏時人無明儒理者，故極其高志，止此而已。君子爲善，惟日不足，一息不懈，死而後已，固不可以是繩之耳。起四句奇情奇想，筆勢崢嶸飛動。收句逆接，倒捲反掉，另換氣換勢換筆。

凜凜云暮

前六句敘因由遊子念其夫也。「錦衾」句以密妃自比，言其初與遊子相結也。「同袍」句點別。「獨宿」二句，

章法以「夢」字攝下，頓敘交代，下六句承接說夢。「亮無」六句，因夢而思念深，杜公夢李白詩所從出。「眈眈」尋夢也，卽「落月照屋梁」意。不過思婦之詞，而深妙如此。

孟冬寒氣至

與前篇大略相同。「三五」二句，言日月易邁，以起下久要不忘。而後半卽承此意，言誠素不忘久要。政與明月皎夜光篇虛名不固者相反。此孟冬夏令也。

客從遠方來

此亦與前篇相似，卽形管之貽，韓公寄崔立之後言「雙鯉」亦此意。卽綺借作雙關喻意，奇情奇想。思借作絲意。結句以正意結上喻物。「此」卽指上喻物也。舊解非。「相去」二句，夾在此爲文法，後人必置此於「膠漆」句上，而文勢平近無奇矣。

明月何皎皎

客子思歸之作，語意明白。見月起思。一出，一入，情景如畫。以「客行」二句橫著中間，爲主句歸宿，與前篇「相去萬餘里」二句同，後人必移此作結句，自以爲有餘音者，而不知其味反短也。

〔自昭昧詹言〕

(八)月午樓古詩十九首詳解

旌德饒學斌勉庵甫著

總旨○此遭讒被棄，憐同患而遙深戀闕者之辭也。首節總冒，標「會面安可知」「思君令人老」二句爲柱；自其三至其七爲一截，承「會面安可知」一柱而申之；自其二其八至其十六爲一截，承「思君令人老」一柱而申之。其十七收束思君；其十八收束思友；末以單收下截結。○上截自「青青陵上柏」至「涉江采芙蓉」，由春及夏；既而「促織」「秋蟬」，由夏及秋；七節由秋及冬，而特自孟冬畫斷。下截自「青青河畔草」至「綠葉發華滋」，由春及夏；既而「秋草」「白楊」，由夏及秋；至末由秋及冬，亦特自孟冬畫斷。上截「明月」「白露」，「南箕」「北斗」等項，特表夜景；下截「長夜」「夜長」，「明月」「蟾兔」等項，亦特表夜景。情事則兩意相承，時景已一絲不亂。又上截曰「遊戲宛與洛」，下截曰「驅車上東門」，又曰「錦衾遺洛浦」，宛屬兩陽，洛屬東都，上東門即東都；意此君殆漢末黨錮諸君子之逃竄於邊北者，此什其成於漢桓二年孟冬下弦夜分之際者乎。通什綺交脈注，脈絡分明，不特於此可見，此尤顯而易見者也。或謂十九首非出於一人一時之事，亦未將全詩併讀而合玩耳！

行行重行行

此節爲通什總冒。首二句爲一節總冒；下橫豎兩層，止申發首二句，乃文家虛提實演法。「相去萬餘里」，言生別

離者，乃遠別離也。此六句歸併在「道路阻且長」二句，因棄捐而憐念同患也。「相去日已遠」，言生別離者，乃長別離也。此六句歸注在「思君令人老」二句，因棄捐而遙深戀闕之思也。其截分兩解，可即其換韻處決之：夫四支之韻最廣，作者之才極大，以極大之才，押最廣之韻，一氣揮去，雖百韻可矣；其陡然換韻，蓋恐閱者不察其意，故明示以換韻換解之常法，以標眉剔目而出之也。又可於用字用意分貼穩切處見之：夫曰「各」，曰「會面」，曰「南北」，此分誼相等，爾我同儕，直平等觀者，非可概之於尊長也。雖屬感嘆，亦共知君父之尊，曰「朝君」，曰「親君」，曰「出告」，曰「反面」，必不敢於君父而曰「會面」也；即不敢彼此平衡，而曰「南」，曰「北」，曰「各」也；此上截「思友」確是「思友」，斷不得混作「思君」也。夫日者君象也，「浮雲蔽日」，所謂「公正之不容也，邪曲之害正也，讒諂之蔽明也」，此孤臣孽子之所自傷者也。至曰「游子」，曰「思君」，明乎其為臣子也；此下截「思君」確是「思君」，斷不得混作「思友」也。末二句結出「棄捐」，乃十九首本旨，此文家小講後入題，以結為領法。○行之不已，曰「行行」，「益之曰」重行行，「斯天長地闊，下橫豎兩層，俱隱括此五字中。○「悲莫悲於生別離」，楚辭也，感深於君臣之際者也，其情辭切摯，已慘不自勝，所謂「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斯不懂言者心傷矣！○三四句遞到「道路阻且長」，七八句中足「會面安可知」，蓋依於北者無由而南，巢於南者無由而北，斯亦安有會期也？故此層歸併在中二句，若下層歸注於思君二句，意甚明顯。○「棄捐」固全什本旨，別離之根由也。若稍一沾滯，便呆相矣；妙在「勿復道」三字，隨入隨撤；「棄捐」二字，直如鴻爪掠雪，用筆真極靈穎。○末句勉以「加餐飯」，尤為要言不煩。凡人憂思傷脾，每至頓減飲食，因以逐日瘦損者多矣；甚而勞瘁捐生者有矣。能「加餐飯」，庶有豸乎？然非「努力」不能也。此真明於世故，老於人情，而并深於養生之術者，勿作尋常勸勉話頭，忽略看過！

其二其三節目○文家之提比也。上節橫豎二柱，非轟對門板柱，乃意分輕重者也。門板柱可轟對，意分輕重必截發，此文家定法也。輕者則從其簡，特申發於前；重者務致其詳，必申發於後；亦定法也。局既截發，屬在提比，則出比必先按下截，對比乃徐引上截，此文家定法也。出比按下截，非呆按下截，必兼與對比關動；對比引上截，非漫引上截，必緊從出比轉關，亦定法也。又提比下趕通篇去，必上跟小講來；按其二緊承上節「棄捐」二字而申之，其三乃兼承「棄捐勿復道」五字而申之，則准以文家提比之法，已無一不合於法也。○文家曰：篇如股，股如句；詩亦若是也。前三首安頓題面，即通什之線索皆伏焉，斯文家之篇如股者矣；首節統括在「與君生別離」，二節統括在「今爲蕩子婦」，三節統括在「忽如遠行客」，斯不即文家之股如句者乎？○「青青河畔草」以草發端，「將隨秋草萎」以草寄慨，「東風搖百草」於草轉關，「秋草萎已綠」乃於草結穴。其三起筆曰「磊磊澗中石」，其七結筆曰「良無盤石固」，「澗中石」者，即「盤石」也。以此始者以此終，即起手之一草一石，全什已綺交脈注焉。又兩節起筆皆偶句，兩節起筆皆興體，上下遙對，明示人以對比，明示人以兩節皆提比也。

青青河畔草

此節上申「棄捐」，下領「思君」，逐層貫注，歸重在末三句。「今爲蕩子婦」，提起「與君爲新婚」，爲「思君」發端；「蕩子行不歸」，提起「過時而不采」，爲「老」字立案；「空牀難獨守」，則自「賤妾亦何爲」，至「獨宿累長夜」，「愁多知夜長」，及末節「照我羅床幃」，「憂愁不能寐」等語，一總提起，皆如網在綱矣。○首二句固屬興體，其意非僅因物起興，草曰「青青」，誌盛也，且紀時也；曰「河畔」，誌地也。蓋草於初春甲坼，色嫩黃，稍長色漸青，

三春極盛，則全青，自夏徂秋，則綠縹而深青。夫曰「青青」，其方興未艾，誌盛也；亦陽春煙景，紀時也。漢之中興，東都河南，其曰「河畔」，河字須坐實，非泛言水邊也；與下節宛洛，及下截驅車上東門，錦衾遺洛浦，皆紀地也。○「盈盈」四句，非特畫一美人圖；夫女於樓上而當窗，裝紅粉而出素手，是直特地畫出一娼家女耳。妙在一「昔」字揭過，歸結到「今爲蕩子婦」，則上盈盈、皎皎、娥娥、纖纖，其重疊堆累者，胥一舉而空之，舉凡爲樓、爲窗、爲紅粉、爲素手、悉屬鏡花水月矣。其申「棄捐」而託諸棄婦，亦猶後人闡詞之類，而此實不得已也。蓋此與下節固一提「思君」，一提「思友」，不爲區分，恐閱者無所區分，一齊帶入胡蘆國耳。緣不得已而用化身之法，思君則化爲棄婦，思友則化爲行客；蓋如是則意旨之分途各見者，無由共見也。○客有進而致詰者，謂「思君而託諸棄婦，猶後人闡詞之類，亦詩家常徑也；但人不宜妄自菲薄也，於君尤不當妄相菲薄也！託身棄婦，而猥曰娼家女，寓意思君，而曰爲蕩子婦；則待其君者，既薄而不厚；即所以自待者，不更賤且卑哉？且婦者夫之敵，自卑即卑其夫，自賤即賤其夫矣。歷來選家謂是什亦風亦雅，固三百篇之遺也，曾詩教之溫柔敦厚者，顧若是乎？」應之曰：「然，宜子之有是疑也。微特子也，即歷來選家，謂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辭，一時之作，硬將此什割作十九概者，其全什看未融，實由此「娼家女」「蕩子婦」六字看未融，是此什之疑莫能明也久矣！即選家之疑不能明者多矣！所疑又寧特子哉？吾每讀是詩，輒不禁撫卷太息焉。曰：甚哉作者之忠厚也！今夫君臣夫婦，其道同也；則明乎婦道，而臣道可類推。第與子言婦道可矣，第與子言棄婦所當自處之道而可矣。夫婦而見棄，其當棄者耶？不當棄者耶？當棄而棄，婦之過也，非棄之者過也；不當棄而棄，婦無過也，斯棄之者過也。夫君子去國，固不潔其名矣，會婦之大去而顧重累其夫哉？斯無論當棄不當棄，惟先自處以有可棄者，庶可爲棄之者分過也。其自破口曰「娼家女」，七出惟淫居最，若因大故而見棄，斯棄之者之非過益白也。夫臣之於君，

子之於父，婦之於夫，皆所天也。天不可仇，則逢天豈怒，在已惟負罪引慝，且深以自怨自艾者，於田號泣者，此志也；臣罪當誅者，亦此志也。則甚矣作者之忠厚也！按以詩教之溫柔敦厚，不若合符節哉？致疑以蕩子目其君，亦狃其名而未核其實也。志有之：人有生而去其室家者，曰「蕩子」；猶云「遊子」耳。則「蕩子」豈惡名哉？在昔高祖之對太公曰：「大人嘗以臣無賴，」夫「無賴」謂遊蕩不事家人生產也，則當帝業未成時，在太公視之，不且以高祖爲「蕩子」乎？且夫作人而得如大禹焉，亦可止矣。事君爲萬古之純臣，作君爲萬古之聖主，幹蠱爲萬古之孝子，底績爲萬古之仁人，當八年於外，三過不入，自塗山氏視之，未必不自以「蕩子」也，則「蕩子」豈惡名哉？然則「蕩子」固美名乎？「非美名也。」「非美名不卽惡名乎？」曰然，固惡名也，作者固有甚不得已者也。善乎子輿氏之言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蓋管盱衡往事，竊歎昏明仁暴之無獨不有偶也。於唐有堯，虞則有舜焉；周有成康，漢亦有文景焉。斯仁且明者，固無獨不有偶矣。於夏有桀，商則有紂焉；周有幽厲，漢卽有桓靈焉。斯昏且暴者，亦無獨不有偶也。當漢之季，黨錮之禍烈矣，此武侯所謂歎恨痛惜於桓靈也。彼諸君子生當其際者，將與擇君而事之，則前之者桓也，後之者靈也，求如幽厲之間以中興之宣，而不得也。其脫口曰「蕩子」「蕩子」云者，「彼狡童兮，已隱深」「黍離麥秀」之悲矣。斯言方哀而已歎，抑急不擇音也已。」

青青陵上柏

此節上申「棄捐勿復道」，下提四五六七節之線。「磊磊澗中石，」逆提七節「良無盤石固」；「忽如遠行客，」透提六節「所思在遠道」；中間「斗酒」「第宅」，分提四五「今日良宴會」；「西北有高樓」，其綺交脈注，下

四節皆如網在綱矣。通節歸注在末句，發端在四句。夫「人生如客」復「戚戚」何爲？即末句已伏，而隨其腦矣。中間兩層，皆自「客」字生出。蓋斗酒娛樂，驅策遊嬉，皆客貺也。○首句承上節轉，妙在用「青青」字互相帶映，謂吾茲所感負愧此「青青」也。自「我生不辰」，我爰有感於「青青河畔草」亦「吾生有涯」，吾轉有感於「青青陵上柏」焉。其鬪筆接縫特恁地緊湊。末句與上節應，妙在翻用「戚戚」字遙相激射，謂吾人所處寧長此戚戚乎？夫遇人不淑，空床難守，此戚戚者情孔迫矣；而人生適志，心意堪娛，此戚戚者何所迫哉？其轉應呼喚，亦恁地緊湊焉。中兩層於提比內伏中比，即於一比內開出中兩比，此文家柱中生柱法。「斗酒」兩句爲一柱，「驅車」八句爲一柱，乃文家長短股法。「斗酒」「驅車」係兩層，而下特詳游一層；「遊戲宛洛」係兩處，而下又特詳洛一處；此文家雙落單承法，要其意之所重，特在洛也。微窺其意，洛中六句，俱疑有內意焉。「冠帶自相索」，有不忘所自者也。「相索」者，聲相應氣相求也；「自相索」，一則聲氣各自相應求，爲朋爲黨也。凡曰君曰俊，其互相標榜，務爲名高；迨連而相及，百爾君子，不胥以虛名賈實禍乎？夫朋黨之禍，自東洛始，曰「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誌始禍也；曰「王侯多第宅」，有不堪其多者也。四百載之宗藩，當既翦既除，值漏網而幸及寬政者，不必其果多也；廿四帝之外戚，其相傾相軋，承偏庇而不盡族滅者，亦不必其果多也；無何，彼豺狼當道，十常侍者皆列侯也。楊鼂蔽日，則根據於朝；接棟連雲，則蔓延於國；彼何人斯，職爲亂階，一之已甚，而况多乎哉！「兩宮遙相望」，有不遂其望者也。當日者禍烈矣，其赫赫業業，不可嚮邇，不可撲滅者，轉惟玉是焚矣。積數百載之栽培遺植，而盡附一燼燎之，方揚以德王王者，顧不惜自焚乎？將伏闕陳書，方盛怒未回，無望其悔禍也。斯呼籲無從，惟有致感於君門萬里者，則曰「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而已。客有喟然於座者，「先生誤耶？或忘之耶？始且云何茲復云然，不自矛盾耶？」應之曰：「然。我固謂是爲內意，斯不言之隱也。其在，易曰：『書不

盡言，言不盡意，「非不欲盡，蓋不敢盡耳。孤孽者流，操心慮患，惟危惟深，所不得盡意盡言，可勝道哉！故於詩也，假物言情，深自匿其情，作者之體類皆然也。故說詩者以意逆志，不以辭害志，解人可索，意在斯乎？若猶是詩也，侈花鳥蟲魚之詠，聘風雲月露之辭，情不切乎君親，義無關於家國，徒事雕辭琢句，斯不如無詩也！亦猶是解也，瑣瑣于句比字櫛，斤斤於叶律調聲，意固泥而辭通，言拘牽而寡當，僅取依文衍義，轉不如無解也！」

其四其五節目。此發揮正面，文家之中比也。中比必上根提比來，下趕後比去。其四「今日良宴會」，上根「斗酒娛樂」來；「轉軻長苦辛」，下趕「憂傷終老」去。其五「西北有高樓」，上根「第宅宮闕」來；「但傷知音稀」，亦下趕「憂傷終老去」。其綺交脈注，固秩如也。

今日良宴會

指歸在末六句，特遙接首節「棄捐」二字而申之，細看十九首止是「棄捐」二字。○入手跟「斗酒」句直起，不用裝頭，此斬關直入手開門見山法。妙在「今日」字當前指點，語氣現成，妙極自然，已爲陶令「采菊東籬下」謝客「池塘生春草」等句，樹以先聲焉。○接手玩其用筆鬆活處。凡作詩文，喜得是善參活句，忌得是磕着便死。首句用實，次句又用實，便緊促死煞了；參一活句，氣局便鬆秀圓活。三句乃迎流而上，「彈箏逸響」，不嫌唐突，且有波屬雲委之觀；四句參一活句；五六乃迎流而上，「令德高言」等類，亦不嫌唐突，而有波屬雲委之觀。於七八又參以活句。末六句乃迎流而上，即末四句之牢牢騷騷，舉不嫌其唐突，而皆有波屬雲委之觀矣。前半用筆之妙，逐層生出；從「宴」引出「箏」，從「聲」引出「曲」，如春雲乍吐，曉日初升，不令人一覽而盡，已屬絕好筆陣；更妙於中間略一閒斷，於理

法節簇，胥妙焉。蓋曲卽「人生」六句云云也。使以「人生」六句徑接識曲聽真，則傷於直致卽語言少味矣。且一氣直下，其獨絃哀歌不止，爲一已鳴冤乎？亦思斯所云云，顧誰爲含愁耶？特插「齊心」二字於其中，斯爲唱爲聽，不辨誰主誰賓，前後皆妙切同患而言矣。乃其陡然插入，意接而語不必接，神貫而氣不必貫，其橫空盤硬妥帖排累，尤爲絕妙筆陣。斯理法節簇，胥妙者也。更看其嵌空玲瓏，用筆有鏡花水月之妙。「人生」六句，其感忿之氣，激楚之情，下截思君處，自用不著此航艤話頭，爰於思友處借以酒杯澆其塊壘，庶幾一洩此中忿激焉。苟劍拔弩張，不可向邇矣。看他魚魚雅雅，緩節安詞，閒閒從箏中彈出，曲中聽出，大衆舉於心坎意願中，將出而未出，若斯者有言耶？無言耶？有意耶？無意耶？以爲有言，未出諸口；以爲無言，已發諸聲；謂是有意，藏而未露；謂是無意，含而將申。舉感忿之氣，激楚之情，人所長感遠罪，噤不敢發者，而此可傾囊以出；人所啓覺招尤，動輒得咎者，而此等括囊之。貞理妙，法妙，而并使其情事俱妙，斯不得不歎絕此筆妙矣。曰「新聲妙入神」，作者之境詣，作者早已自爲品評矣。○按此什綺交豚注，逐步皆相引相生。此節固與下相呼，其實正與上相應。上「戚戚何所迫」何所二字，核實之辭，謂戚戚必有所由也。其戚戚者果何所迫？此正與相應。「奄忽若飄塵」與「忽如遠行客」緊相對針。正惟「忽忽」所以「戚戚」也。夫人生忽忽，顧不能策足要津，惟是窮賤而轉軻苦辛，苦此生矣；至守窮賤而轉軻長苦辛，不畢生苦乎？欲不戚戚，又惡得不戚戚哉？此不惟搔著癢處，當要害一針，直刺著了痛處，其痛徹心骨，直將同聲一哭者，「座中泣下誰最多」，「正恐此」戚戚何所迫，「者先且老淚盈把也」○作者之妙，在妙乎其轉。其三「斗酒相娛樂」「遊戲宛與洛」「戚戚何所迫」，此卽從飲酒相樂，特轉出「戚戚」來，所謂「酒不解真愁」；下卽從驅車遊戲處轉出「戚戚」來，所謂「信美非吾室」也。

西北有高樓

此緊跟三節四節而互申之，實遙接首節「棄捐」而遞申之，因「棄捐」以據其悲悼之情，十九首只是一個「傷」字，此合上節爲中比，其局勢層次亦相仿。上前六句承其三直起，發端於「識曲聽眞」一「眞」字，以事言；此前六句亦承其三直起，發端於「音響何悲」一「悲」字，以情言。上於七句八句捺入「齊心同願」以按切同患；此於七句八句捺入「誰能」一「無乃」以按切同患。上闕實在末六句，歸宿在「慙軻苦辛」就事言；此闕發在末六句，歸宿在慷慨哀傷，就情言。○首句「西北」二字，橫看承前「兩宮」一「雙闕」；「有高樓」承前「百餘尺」。二三四句特申足一「高」字。五六以束爲提。「絃」字束上「彈箏」；「歌」字束上「唱」字，「聲」字束上「新聲」；「悲」字束上「慙軻」；「苦辛」五句總束前文；六句隨束隨提，喚起慷慨哀傷等句，其相生相引，與上首同一筆陣。○至六七八句，極一噴一醒之奇。曰「一何」，曰「誰能」，當聞聲索處，方不禁似愕如驚，而曰「誰能」，曰「無乃」，斯同病相憐，轉不禁深憐痛惜矣！○七八九十倏若兩意雙行，似對非對，不對而對，有如往而復之妙。蓋杞梁妻極悲之人也，清商極悲之曲也，非極悲之人，必無此極悲之曲者，謂斯情安放曠致此如怨如慕之眞誠，則極悲之曲，定出自極悲之人者，將我懷如何實隱通此如泣如訴之苦衷矣。○「此曲」一「識曲」，遙相激射；「此曲」一「中曲」，緊相綴聯。按師涓如晉，晉侯使奏新聲，其曲未終，師曠遽止曰：「此清商也。」則上曰「新聲妙入神」，此曰「清商隨風發」，脈絡固一線相承。○十一十二「再三」字妙，「再三鼓」則彈及清商之「中曲」，「正哀傷之節候」，「餘」字尤與「一」字相激射得妙，謂何爲其然，爲是恹恹者一何悲耶？其有所不釋，長此戚戚者，且有餘哀矣。○十三四句最妙在「不」字，「但」字，鬆活得妙。蓋逐層遞闡到「慷慨有餘哀」，凡中藏底蘊，必盡情傾瀉矣。而盡情傾瀉，即不免口重矣。看他放重筆，取輕筆；棄直筆，用折筆；擲死筆，拈活筆；輕輕一折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於最喫緊處，卻極活潑潑地；伊

不特此也，準以立言之體，凡事屬當體，可直舒其意，若上闕君父，務斟酌以出焉，茲以「知稀」申「慙軻」，是即以「知稀」影「棄捐」。夫操「棄捐」之柄者爲誰？而審徑直陳也乎？抑不特此也，下結句「願爲」云云，乃文家反掉法，蓋上文曰「悲」，曰「哀」，曰「傷」，幾成變徵之聲焉，爲人臣子，審終急不擇音哉？則結尾自必反掉，庶幾「怨誅而不亂」，亦以云救也。使前路用筆死煞，結尾雖欲反掉而運掉不靈，即千牛亦掉不轉矣。○結句妙與上下互應：「願」字與「齊心同願」應，「願爲」與「何不」無爲「應」，曰「雙鳴鶴」則近應「知心稀」，即遙應「居要路」，曰「高飛」則前與「高足」應，即後與「高節」應。○客有致疑者，謂「上下兩截，一化身爲「遠行客」，一化身爲「蕩子婦」，固分途各見者矣。茲於上截後夾入「杞梁妻」，毋乃自亂其例耶？」應之曰：「不然，此正作者之鍼縷細密處也。何也？蓋同患者與憐同患者類也。則同患者之思君，與同患之思君亦類也。此憐同患者當其思君可化身爲「蕩子婦」，猶同患者於其思君可化身爲「杞梁妻」。彼同患者當其思君可化身爲「杞梁妻」，正猶憐同患者當其思君可化身爲「蕩子婦」也。則於斯特夾入「杞梁妻」，蓋就同患者之思君而言之也。此正其細針密縷，一絲不亂處。願謂是自亂其例也，則「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作者之致歎有由矣。」

其六其七節目○此既經別離之後，相思而終之以相悼，當望而不見，天各一方，其撫今追昔感慨係之者，乃文家後路詠歎法。○二節亦微分前後：其六程途所經，其七既至遷謫地頭。

涉江采芙蓉

此節之匠巧不一，既以點清題面，兼以詠足題情；勢則上下相迎，體則疎密相間，意則彼此相照；而妙在舉單見雙，

必合全什而詳玩之，乃足見其妙也。

起曰「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蘭、南產也；江、南條之水也；合諸首節「越鳥巢南枝」，則自河涉江，屬在南越，固南陲邊境矣。此采之者，顧誰乎？蓋即作者所憐念之同患，特禁錮於南者也。承曰「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乃作者逆揣同患之憐念乎我也。蓋作者斯時已遠竄於邊北矣。於何徵之？在其十二曰「燕趙多佳人」，於時豈暇誇張揚厲，漫爲侈陳佳麗哉？蓋實即所見以起興也。其十七曰「北風何慘烈」，此非泛言北風，蓋身歷其地，而深訝其寒冽特早也。起曰「胡馬依北風」，結曰「北風何慘烈」，起結特以「北風」二字相叫應，用知作者已遠竄邊北也。轉曰「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此乃作者代揣同患者之遙以憐己，遙憐以還望舊鄉，長路漫浩浩，而欲歸無因也。在其十四作者之自憐曰「思還故閭里，欲歸道無因」，此揣以同患之憐念曰「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彼此直如出一口者，斯真同心哉。如是而結之曰「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則首節「道路阻且長」二句，乃字字拋磚落地。在同患之視作者，作者獨遠竄於北也；作者之視同患，同患特禁錮於南也。則首節「胡馬依北風」二句，乃字字拋磚落地。作者之遠竄於邊北，斯一在天之涯；同患之禁錮於南陲，斯一在海之角；即首節「相去萬餘里」二句，亦字字拋磚落地矣。○此係作者之憐念同患，乃不寫己之憐同患，而轉寫同患之憐己者，蓋寫一面即兼寫兩面也。若專寫己之憐同患，則同患之憐己者不見；惟於己而遙揣以同患之憐己，則己之憐同患者即此而在矣。且凡情事所必有者，用意務取周到也。蓋己思君而同患亦必思君，故上節夾入「無乃杞梁妻」，以補同患者之思君；已憐同患，而此節特申寫同患之憐己；凡情所應有無不有，於此歎作者之用意真周到也。

此較前後之曲折奧衍奇警透闢者，獨覺平淡；蓋四五於柱意已發揮透足，此特繳完柱句，於以束上起下，而取脈絡

貫通。以道路長等字應首節；「憂傷」字上應「哀傷」；「同心」字上應「齊心」；即下起「同門友」；所謂淡語皆成筋節者，要期神貫，不在句奇也。○又此須於平中得奇焉。一在合前後而觀之，一在離前後而觀之。合前後而觀之者，前後之曲折奧衍，奇警透闢，而此忽出之以平淡，如山之奇峯插漢，巨嶂摩天，其過脉過峽處，忽如草蛇灰線，隱伏如平地，乃咫尺相望，而倏復奇峯插漢，巨嶂摩天，乃因過脉過峽之草蛇灰線，而益以見其奇。此於平中得奇，須合前後而觀之者也。○離前後而觀之者，蓋此以東上，非此則其四其五無宿氣處；此以起下，非此則其七傷於突蹀，則於中已斷不可少此一節焉。看他鑄局之妙，用以東上，若不爲東上者然；用以起下，若不爲起下者然；於此而抽輕毫，蘸淡墨，綏緩寫來，有起有承，有轉有合，一篇自爲首尾，而閒閒徐徐，魚魚雅雅，另成一安閒雅淡之什，斯於平淡無奇中，出奇無窮者，須離前後而觀之者也。○十九首率同此妙，讀者皆當作如是觀。

明月皎夜光

首四句起，特揭「明月」，「孟冬」，「標紀時序，自成一隊，與下截其十七首六句相配；「衆星歷歷」句又爲下「南箕北斗」等提綱，斯爲一門兩向。○次四句承，由時景映合時事，「秋蟬」句活畫出小人得意，「元鳥」句活畫出哲人喪氣，乃補寫「棄捐」以後纍纍如喪，無枝可棲的苦况。○又次四句承「元鳥」句轉，由「棄捐」說到「離別」，向來解者都於此四句看錯，遂誤爲刺朋友之詩，其沿譌既久，牢不可破，已難以口舌爭者，斯不得不預言之矣。就起筆言之，夫刺朋友何必特就「夜」言？又何必特就「孟冬」言？則其特揭「明月」「孟冬」殊爲贅瘤者，起筆直刺語可刪矣。就承轉處言之，「秋蟬」二句固羣知爲比體矣，夫以元鳥比君子，自不得不以秋蟬比小人；既以元鳥比君

子，而下復於「振六翮」者有譏刺焉，此元鳥何俶詭而倏爲君子，倏爲小人耶？既以秋蟬比小人，而下復以「振六翮」者相譬，此小人何俶詭而倏爲秋蟬，又倏爲元鳥耶？後人有此夾雜不通之解，前人必無此夾雜不通之詩也。卽單就轉筆言之，就令將一首詩從中割斷，不承元鳥句轉，而見背捉背，一直說下，謂刺朋友居顯要而不念舊好之作，解此四句，亦似可通，然古人用筆七環八瓏，千曲百折，所謂句前有句，句中有句，句後有句，意到而筆不必到，神接而意不必接者，其妙多屬轉筆。若但見背捉背，率直說下，則後人有此率直淺露毫無含蓄之解，前人斷無此直率淺露毫無含蓄之詩也。蓋此非譏刺朋友也，乃憐念同患也。「昔我同門」二句，緊承「元鳥」句轉，其用意全在「昔」字上。「元鳥逝安適」，凡我同人今皆蹤羽悲鳴，纍纍如喪，無枝可棲者矣，追維往昔，固咸願「策高足」而「據要津」，「爲雙鳴鶴」而「奮高飛」者也；詎意其「轆軻辛苦」一蹶而不復振乎？蓋「振翮」「高舉」而僅堪追於往昔，正以見今之「逝安適」者不堪回首也。此二句當與少陵「同學少年多不賤」二句參看。「不念攜手」二句，由「棄捐」說到「別離」，此非譏刺朋友，乃思念同患也。當思而不見，其思之迫切，不覺其同於怨望也。善夫先儒之訓「怨慕也」句，謂怨卽慕之迫切處，斯卽怨卽慕，是二是一者，君親朋友之間，其情同也。且說詩者不可如李四担板，止見一面，不見兩面也。當同被棄捐，同遭遷謫，其彼此一方，莫往莫來者，我不能往，猶友不能來也。友莫來而我可責之曰，「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我莫往而友亦可責我曰，「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也。夫我之莫往，我實不能往也；我不能往，我可遙白於友；而友可爲我諒者也。則友之莫來，友實不能來也；友不能來，將無俟友之遙白於我，而我當爲友諒者也。今獨以責友之「棄我如遺」也先施之，謂何顧獨明於責人耶？蓋此非責望朋友也，乃思念同患也。當思而不見，其思之迫切，不覺其同於怨望也。此二句當與柳州「同來百粵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二句參看。末四句由離別歸轉

「棄捐」，「結」，「箕斗牽牛」等項，與起筆「衆星」句應；「南」，「北」字與首節「南」，「北」字遙應。「南箕北斗」，「况遷謫異地，卽首節「各在天一涯」意。「牽牛不負輓」，况「棄捐」後投閒置散，不究其用也。「良無盤石固」，遙應其三「淵中石」，實與四五兩節相激應，所謂「入仕歌榮身，須臾成屈辱」者，惡在要津之可據也。至此則「同願」，「策高足」者，既霜蹄之屢蹶；「願爲雙鳴鶴」者，復雲翻之低垂；結回思曰：君曰俊，適爲厲階者，爰不禁痛心疾首，與爲大聲疾呼曰：「虛名復何益！」斯不僅長太息，真可爲痛哭者！一十九首中，惟此一句爲決絕語。○看來「昔我同門」二句，止詠足上節「同心」二字；「不念攜手」二句，止詠足上節「離居」二字；其撫今追昔，由「棄捐」而說到「離別」，止詠足「同心而離居」一「而」字；「南箕北斗」四句，止詠足上「憂傷以終老」五個字；故謂此節乃文家後路詠歎法也。

下節總旨兼上下兩截交關。○自其八至其十六爲一截，承首節「思君令人老」一柱而申之；其八四節前路，如題安頓；其十二以下中間，將題掀翻；至其十六末路，方就題闡發。其所爲安頓、掀翻、闡發者，看他上下兩截互異處，其位置尤妙：上截掀翻在前，下截掀翻在中；上截闡發在中，下截闡發在後；上截安頓柱句在後，下截安頓柱句在前；一順一逆，恰好上下兩截的柱句鬪接緊湊，如一篇兩截格的詩文，其股柱倒然順提，固一定不易常法也。

其八四節關目○此段如題敷衍，隨做隨點，乃文家前四比安頓題面法。此截以「思君令人老」句爲題目，入手卽提唱全句，以下逐字折點，逐步分疏，先點「君」字，次點「思」字，又次點「老」字，點「人」字，逐字折點也。其十截發「思君」，其十一截發「令人老」，逐步分疏也。題句歸重在「老」字，看他作意取題處，入手以「時」字作柱，發端以「草」字衍意，前曰「生有時」，後曰「各有時」，中間「過時」「經時」「時」字，固一線相承；前曰

「隨草萎」既曰「搖百草」，其後「故物」「物化」「物」即指「草」，「草」字亦一線相承。則合四節爲一段，作者既明相呼應，解者亦非強爲扭合矣。

八九兩節目○二節如文家清機徐引處。上節前八句即文章起講；九句乃講下點題；十句虛提，遂爲後比伏線；「傷彼蘭蕙」六句，與下節八句分配支對，乃講下二小比，將題句輕攏慢撚，題字一挑半剔，於末皆用虛歇脚，其住而不住，與下文相生相引，有藕斷絲連之妙，猶文家前路虛股也。○君「過時而不采」，妾「扳折以相遺」二節，乃初被棄捐之時，尙思挽回於其際也。

冉冉孤生竹

首四句追溯始合，爲「棄捐」埋根。曰「結」曰「附」，則慶一日之遭逢，即冀終身之倚靠，固惟願有合而無離矣。次四句籌算「時」「宜」，爲「老」字伏線。曰「遠」曰「隔」，則悵山川之阻隔，即憂時會之睽違，已暗揭過「棄捐」二字矣。二層乃題前挑逗法，「思君令人老」其斬關直入，即文家講下逕點全題法。乃揭過題句，即陡然曰「軒車來何遲」，於上既絕不相蒙，且陡然一句即咽住不言，而下文「傷彼蕙蘭」云云，與此又全不相顧，則此句上不接下，下不接下，不幾如項下之瘤，徒懸爲贅乎？夫詎知此句之關要，乃全神所貫注，固十九首所爲緣起者哉！斯其奇妙妙，無望後人能作，只望後人能解；無望後人能粹解，只望後人能熟讀者，望其讀至後邊，猶記起開手時有此五字耳。○其陡然一句，即咽住不言，此時舌底喉間，直萬語千言，敷說不了，而其情其事，卻有說不出的苦處，所謂「總有萬語千言，只在心上付」者；斯陡然一句，以下已不能更著一字，且不容更著一字也；讀者於此，當玩其不言之妙。○此咽住不言，

固不得不言者也；不得不言而咽住不言，固言之重可傷者也。其開口卽緊接以「傷」字，不更傷之特切者哉？在其五曰「但傷知音稀」，其六曰「憂傷以終老」，上截特以「傷」字終。此於其八以「傷」字起，其十六以「傷」字結，下截特以「傷」字爲起結焉。蓋憐念同患，猶屬傷之第二義；若所傷在思慕君父者，則臣子忠孝之情，固始終以之者矣。言乎其始，孝子固發念必由於親，忠臣亦發念必由於君也。言乎其終，大孝終身慕父母，忠臣終身慕乎其君者也。若靈均之憂憤自沈，直瀨九死而不悔，其與爲終身，復何能一日忘之也哉？按此咽住不言，不得而言，而固不欲明言，於是運靈心，舒妙腕，託深情於毫素，慨空谷之幽蘭。「傷彼蕙蘭」四句，真令讀者如聞香口，如見纖腰，儼爾一絕代佳人，幽居零落，其含愁凝睇於紙上，呼之欲出者。其惟妙惟肖，妙能得其性情也。蓋美女之惜嬌花，性則然也；此須玩其摹寫之工，尤須知其襯託之妙。夫九句十句，旣揭清題句，落到正面，無論情事不欲明言者不可直說，卽情事有可明言者，亦忌呆疏也。金針詩云，「轉過還將襯筆來」，看他此四句於襯中著襯，真神明於襯者也。此間若第取理意相承，節去此四句，上下亦可徑接，然語言却少味矣；得此一襯，遂覺姿態翩翻，字裏行間，別具歌舞之致。卽此四句，「傷蕙蘭」特歸注在「隨草萎」，「使節去」揚光輝」句，彼此亦可徑接，而語言猶之少味矣。惟兼之烘託，更覺姿態艷冶，行間字裏，轉增灼麗之觀。此節奏態之妙，在承筆，尤勝如「兔絲有時」二句，從上「附」字，又挑起一層，以提爲轉，其意脫語黏，風神胎蕩，真絕妙筆態。學者當瘖寐珍此風味焉。○末二句上句實點「君」字，束住本節；下句虛按「思」字，引起下文。「亮執高節」「亮」字妙於「棄捐」二字曲爲迴護，其爲尊者諱，斯溫柔敦厚之遺也。「亦何爲」「亦」字尤妙，想見其柔腸宛轉，百折千迴，真覺無計回天處。特虛虛咽住，却住而不住，此際須急索解人矣。○起句「冉冉孤生竹」與前「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青青陵上柏」等句遙相掩映，作者亦冀世之稍有眼光者讀之，或且依類以

稽，知此之與前遙接耳。○「與君爲新婚，宛絲附女蘿，」固儂爾「昔爲女」而「今爲婦」的小照，「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又居然「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的行述矣。

庭中有奇樹

此節八句與上節末六句互對，節旨見前。○起筆「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與「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互對。「庭中」二字，與「彼」字支對；「有」字與「傷」字支對；「奇樹」與「蕙蘭花」正對。若下二句屬對工穩，直同唐人偶句矣。開曰「奇樹，」其岸然自異，正以黯然自傷也。夫負奇於衆，才奇而數亦奇，此靈均之所由以躡見也。曰「發華，」曰「含英，」卽一葉一花，看他亦力爭上截，不同俗手畫下半截美人，作者不獨善於言情，抑更工於賦物。○承筆「扳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與「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互對。「扳折」與「不采，」固爾意理穩稱。曰「將以，」曰「將隨，」其虛字之互相激應，不神情舉穩稱乎？蓋「不采」則「將隨秋草萎」者，彼「蘭蕙」之生於空谷，幾等諸無人不芳；若「扳折」之「將以遺所思」者，此奇樹之有於庭中，亦等諸芻蕘可獻也。上節點「君」字特冠於句頭，此節點「思」字特綴於句尾，其經營位置，俱位置天然。蓋「君」爲天象，斯明明在上者，要當觀象於天；而「思」屬下情，此耿耿予懷者，自合陳情於下也。○轉筆「馨香盈懷袖，道遠莫致之」二句，與「君亮執高節，」一句支對。蓋「君亮執高節」句，承「過時」二句轉，「亮執高節，」則「不采」者終置而「不采」矣。「馨香盈袖」二句承「扳折」二句轉，「道遠莫致，」則將遺者卒莫以相遺矣。蓋將者欲然未然，固莫由以徑寄者也。「路遠」謂「君門萬里，」「棄捐」者固無由款至也。○合筆「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二句，與「賤妾亦何爲」一句支

對。蓋「賤妾亦何爲」一句，寓兩意：「賤妾」二字，貼「棄捐」；「亦何爲」三字，按「思」字，用虛歇脚。「但感別經時」亦一句寓兩意；「感別」二字，貼「思君」，以「經時」二字按「令人老」，亦用虛歇脚。則合筆之虛虛咽住，皆住而不住。兩節同一結法也。○轉筆合筆，率以兩句支對一句者，以兩句之意，皆歸併在一句也。「馨香盈袖」句原不重，意特歸注「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句更不重，意特歸注「感別經時」也。○或者疑之謂「傷彼蕙蘭」四句，前之所訓，既已屬諸轉筆，此之支對，復分隸于起承，不自相矛盾乎？曰：兵家隨方結陣，文家移步換形，變化從心，原無死法。蓋此四句屬在上節，爲轉過用襯，準乎其氣也；分配此節，即屬託物起興，象以其勢也。其變幻神奇，未可執一也。抑不特此，要其神奇變幻，無可拘方者。上末六句，伊不第與此相支對，「將隨秋草萎」歸結到「奄忽隨物化」，固去路方長；「賤妾亦何爲」歸結到「徙倚懷感傷」，其前程更遠。即本節八句，亦不僅與上相支對，「道遠莫致之」用提「迢迢牽牛星」，方爲其十引線；「但感別經時」下提「焉得不速老」，且爲其十一埋根。若茲之取以屬對者，特有取于情事之相引相生，局勢之相時相對，隱若相摩相盪者耳。陋者或斤斤於字句多寡閒獻其疑，必尋行而數墨，一言以謝之曰：「此非論時下考墨卷也！」

迢迢牽牛星

此節正還「思君」題面。首句特提借「牽牛」，先安頓「君」字。「迢迢」雖承上節「路遠莫致」來，其可望而不可至，乃不遠之遠也。蓋遠無定形，人臣之事君也，若幸沐寵榮，即職任遐方，亦天顏咫尺矣；苟一遭捐棄，雖身居輦下，已君門萬里焉。解者率以「遠」字訓「迢迢」，與下「河漢清」三句既鑿柄之不相入，即末句亦全無神致矣。「

脈脈」乃相望凝視貌，若相去果遠，將「望」且無由，又何由「凝視」？其「不得語」者，固甚常耳。惟不遠而遠，末句乃神來情來也。下節方云「迴車駕言邁」，此合上二節，乃方當棄捐之始，乍將別離之初也。○次句借「織女」摹寫「思」字。句凡三層：「皎皎」雖切河漢言，實以况清白乃心者，臣心如水，臣躬可告無罪也；「河漢女」「女」字中藏有「織」字在，非以「河漢女」爲「織女」別號也，解者圖圖吞棗，率以爲織女；夫牛女二星，中隔河漢，是河漢固雙星所共者，如織女可名河漢女，牽牛又何以稱焉？或亦可名爲「河漢郎」，「河漢牛」耶？蓋此句三層，謂皎皎然河漢間之織女也。細看此節，首句揭過，次句兩層雙起，「織織」二句跟「女」字承，以五句轉，六句合。「河漢」二句跟「河漢」承，以九句轉，十句合。思字分兩層摹寫，一層寫事，一層寫情。情事雖兩意相承，格局卻雙帆齊下，則雙起雙承，雙轉雙合，前人已創此奇巧法門。○此節正完題面，較前路虛引題緒處，可漸由虛入實矣。若竟用實寫，將一二節已意盡說竭，曲終告竣焉；復安得洋洋灑灑，後此八九節乎？則當由虛入實，看他運實於虛處：夫「思君」而託興於「雙星」，既已神遊空際矣，而摹寫「思」字，復全用畫家寫意法，「泣涕零如雨」，不言「思」而「思」字令人於言外得之；「脈脈不得語」，不言「思」而「思」字已迎沫而上，呼之欲出焉。其淡無一筆，味有百端；味有百端，而實淡無一筆者，不更空而又空乎？則「妙手空空」，其飛仙劍俠第一流乎？○看他用筆之妙，即一部署前後間，雅俗於此分，死生於此判者。「思」字用兩層摹寫，下乃所以申上也。蓋此涕零如雨者，固在「脈脈不得語」，斯「脈脈不得語」者，因而「涕泣如雨」，其意固互見也。使將下層點透於前，上層裝扮於後，即其俗不可響邇矣。看作者位置之妙，下層雖以申發上層，而如黏如脫，不即不離，其淡致清姿，天然宛妙，等諸藐姑射之仙，吸霧殫霞，肌膚若雪者，於以上擬天孫，亦庶幾不唐突矣。○使將下層呼棧於前，上層兜裹於後，則前呼後應，止於本節相足相生，將本節收得神完氣足，於下文已

斷根絕脉矣。看作者位置之妙，上層轉以引起下層，則末句之以結爲提，尙屬下文開端語；其峯然而止者，方靄靄亭亭，如春雲乍展，曉日初升焉。○十九首誓不肯用死筆實筆，每於結句，尤不肯用實筆，不肯用死筆。

迴車駕言邁

此節正完「令人老」，結句仍挽到「思君」，首句從「別離」說起。八九兩節，「棄捐」之初，尙思挽回於其際，至「脉脉不得語」，已斷無可挽回處，斯「棄捐」已成「別離」在卽矣。「迴車」「迴」之爲言轉也，始之入都門者，從此來，今之別都門者，仍從此轉也。「駕言邁」「涉長道」，卽前所云「行行重行行」者，斯時四顧茫茫，直不知天地何色，惟荒烟蔓草，搖動於日暮塗窮之際耳。由是感風草之情，動霜草之威，謂「物猶如此，人何以堪」者，以「焉得不速老」句，點清「老」字，「人生非金石」句，點清「人」字。押之韻脚，則此回斷送老字，則直擲地成聲；冠之句巔，將自斷此生入字，欲呼天飲泣；以「焉得不速老」句，詮「令」字，卽「令」字已敲筋擢髓矣。○「四顧茫茫」四句，由物遞到人，「立身不早」四句，由人轉到物；「盛衰各有時」，在中間雙鎖一句；有履齒斷，兩頭俱動之奇。○「所遇非故物」，看他隨手點化之妙，其在前曰「將隨秋草萎」，就花言也；後曰「奄忽隨物化」，「莊子謂人死爲物化，就人言也；則草自草。而物自物，不既格不相入哉？妙在緊根「搖百草」而預點透一「物」字，則草之於物，是二是一，後之隨物化者，用應前之「草萎」，既無嫌雜出不倫；前之「隨草萎」者，卽合後之「物化」，已不啻合同而化矣。○「奄忽隨物化」，「追進」老「字後一層，「老」字乃拽得十分飽足，而十三四五數節之線，已預伏矣。○以上還清「令人老」句，末句仍挽轉「思」字。蓋前後俱屬比體，其所以「思君」之故，未明也；此乃表其本志焉，謂「人非金石」

所持以壽世者，惟此「榮名」耳；顧「榮名」有由，必建功則名立，即立身有自，必獲上以治民；「榮名爲寶」而苦「立身」之「不早」，則所以「思君」者，不容已矣；此思君之本志也。上「脈脈不得語」乃「思君」之情由也；此兩層尚在「思」字前一步，尙未踰到思字正面；卽下節「馳情整巾帶」四句，尙屬掀翻「思」字，不得認作實發「思」字；蓋「思」字在其十四方正引，其十六方實發。「榮名以爲寶」謂功建名立，乃「名實」之「名」也；上「虛名復何益」謂互相標榜，乃名譽之名也。古詩歸謂「識得「榮名以爲寶」與「虛名復何益」同意，乃可與讀十九首」其妄作英雄欺人語者，直黑白不分，於沈醉中夢囈耳！自「傷彼蕙蘭」至此，乃文家前四比也，凡文之發揮題意處，根線皆伏在安頓題面處。所謂前伏後案，後借前情也。此後八節，皆在此四節埋根伏線：後此凡鸞飛、獨宿、同車、重幃、羅牀、合歡被、理佳人之清曲、夢良人之容輝，俱從「賤妾亦何爲」提起；凡躑躅、沈吟、徙倚、眇眇、自結束、懷感傷、懼君不識察、愁思當告誰，俱從「脈脈不得語」提起；凡朝露、長暮、潛寤、如寄、去者疏、來者親、千載永不寤、萬歲更相送，俱在「奄忽物化」句提起；「感別經時」之句，埋「歲暮孟冬」之根；「泣涕零雨」云云，伏「垂涕淚下」之線。

東城高且長

其十二四節○此段將題極力掀翻，以拓開局勢，乃文家那展法。發端以「晨風」二句爲話柄，緊議以「蕩滌」二句漲談鋒；以下逐節相生，一層拓開，旋一層轉攏，轉攏復與拓開，而一層拓開，又復一層轉攏；其轉拓一層深一層，乃文家剝蕉抽藕法。○謀篇固須展勢，而相題貴能得間，達意妙在撰言。夫臣子之思慕君父者，案之一成而不可翻者也。不可翻而翻，則關乎撰言之妙，兼在善覓題間矣。「思君令人老」猶云「憂愁死」者也；人臣義命自安，一

值「棄捐」而遂憂愁欲死焉，所思不太過乎。蓋「思君」不可翻，而思之太過可翻也，此題間也。再看他撰言之妙，將思之迫切處，擊空撰出「自結束」三字來，覺憂愁百結，思字直如蠶吐絲，到愈縛愈死田地，是亦不可已矣乎，抑亦大可嗤也已。則不可翻者，已可翻；且可談鋒肆溢，而大翻矣。故極力掀翻曰：「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燕趙十句，單承「何爲」句。借燕趙佳人，畫一個「自結束」的形狀，乃文家自註法。其十三承「蕩滌放情志」拓開，其十四承上節轉攏；其十五又承上節拓開，其十六總承上文轉攏；此什之脈絡貫通，前後渾成一片，固分之無可分也。第概以大略而區畫之，其畛域無庸過泥也。自此至末，離奇變幻，如五花八門，入者皆迷，斯化不可爲聖不可知之境矣。

其十二首六句一氣，前束上段，後啓下段，即借以引起中段，乃文家牽上搭下法。作者於此特總前後而集勢於中權，使通什機軸緊湊也。「東」字「風」字「草」字，上承「東風搖百草」；「秋草萎已綠」遙應「將隨秋草萎」，應且遠映「青青河畔草」；「歲暮一何速」，遙應「歲月忽已晚」；應則前文已操總於中權矣。「東城」引起「上東門」；「歲暮」呼起「凜凜歲暮」；「四時變化」由秋轉冬，呼起「孟冬」；「何慘慄」則後文悉操總於中權矣。而「歲聿云逝」，「歲聿云暮」又恰好引起中段。則首六句其以束爲提，小歇脚乃上段之「尾聲」，下段之「過曲」，特此段之「引子」也。○「晨風」四句一氣，方是此段提綱挈領開端語。「晨風」二句乃文家離字訣，「蕩滌」二句乃文家翻字訣，下二句拓開意境，卻妙在上二句蹙起波瀾。蓋展勢莫妙於翻空，而騁論先期於有據，「思君」同「懷苦心」也，斯「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者，晨風可資之爲話柄。「憂老」殊「傷局促」矣，斯「歲聿云暮」，「歲聿云逝」者，蟋蟀可藉以起翻頭。至筆陣離奇，與上文接而不接，不接而接；其神接而意不接，妙在提得筆起。與「兔絲有時」二句，學者當寤寐珍此神味焉。○蕩滌遠貌，滌，洗淨也。「蕩滌」二句，謂當放寬胸臆，洗脫煩愁，以舒放其情。

志，何爲常「懷苦心」，致「傷局促」，長「自結束」乎？「自」字妙，說與旁人，渾不解也。○後十句「一氣借燕趙佳人，畫一結束樣子，其從顏遲到衣，從衣遲到曲，特歸注「絃急知柱促」句。「知」字極深細。下「馳情」四句，俱從「知」字生出，乃就音曲悲促中，想見其情志結束處。「馳情整巾帶」，畫不出捉衣弄影光景；「沈吟腳躑躅」，數不盡輾轉反側情形。「聊」字妙，所謂「明知無益事，還作有情癡」也。「思爲」二句，在掀翻拓局處，把定「思君」二字，於賓中顧主，而二字於賓位分點，又不至填實正面，此真匠心獨運。至語言之妙，則「玉顏不及寒鴉色」，「自恨身輕不如燕」，已早爲唐人宮怨開山矣。○結句須十字併作一句急口讀，謂其愁思迫切，恨不得變鳥飛了去，這卻是爲甚麼哩？蓋此十句止畫得一個「自結束」，將結句合併讀，「何爲」二字於言外足之，方完得一個「何爲自結束」。○「馳情」二句亦宜合併看，其倏而欣然，倏而戚然，欣則驟然欲笑，戚則泚然欲涕，一霎時寫出無端悲喜，直令人不解其涕笑何從者，則其摹寫情志結束處，即隱有「何爲」二字在言下。○「燕趙」十句單頂「何爲自結束」，用頂鍼緊接；十三、四、五三節，承「蕩滌」二句，越卻「燕趙」十句，用隔枝遙接；十六、十七起筆承「歲暮」一何速，「更越卻」晨風」以下數節，用隔枝遙接。是中段起筆，固爲下段起筆埋根，「馳情整巾帶」倒轉，即下段「眄睚以適意」也。「沈吟腳躑躅」倒轉，即下段「徙倚懷感傷」；則中段掀翻，即爲下段闡發處引線。

驅車上東門

此承上節「蕩滌」二句來，謂思君而惟憂用老，其長自結束，苦立身之不早，懼奄忽以物化者，以惟恐其死耳。夫
人亦孰不死耶？即驅車東門，遙望北郭，彼白楊蕭蕭，松柏夾路者，伊何人，伊何人，不既陳陳相因耶？蓋「生亦我所欲」

而「自古皆有死」，千載永不寐，死者不復生；萬歲更相送，生者無不死；念及此而齊得喪，一死生，死壽且不足貳其心，榮辱又何足關於慮，斯優哉遊哉，聊以卒歲者，何不可蕩滌其情志，而願長自結束乎？通節止歸注「不如」二字。○此節近脉承「蕩滌放情志」，遠脉跟「奄忽隨物化」；一對山在「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祖山乃「棄捐忽復道，努力加餐飯」。此三節皆行龍過峽，結穴尚在下段，作者偶爾寄慨於邱邱，解者要當細詳其龍脉。○首句上承「東城」來。按河南郡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是上東門與北郭固緊相接壤處。按呂才雜書，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自晉郭璞與地理之說，所葬不必皆北矣。三代而下，漢爲近古，觀「遙望北郭墓」，作者固漢人無疑。○「遙望北郭」七句，死者不復生；「人生忽如寄」六句，生者無不死；而中特署曰「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即欲勿哭不得也，即欲勿樂不得也。子會生天耶，丑會生地耶，寅會生人耶，其每會動以十萬八千計者，亦不知越於今直不知閱幾十萬八千年，則陰陽之移，曰「浩浩」洵「浩浩」也；而人之生且死於其間者，曰「年命如朝露」，年以命定耶？抑命以年定耶？夫命之應得若干歲者，其人因得若干年，斯年以命定也。然人必實歷若干年，於命乃爲若干歲，斯命以年定也。而要無論也，試總論年命，下壽幾何年，中壽幾何年，上壽又幾何年，要乎其極，百年焉止耳。夫於陰陽浩浩之中，每會輒以十萬八千計，而人之生且死於其間者，特百年耶？而况乎其不皆百耶？其不以一瞬，直朝露之不如矣。夫前我而死者，其死不復生；後我而生者，其生無不死；若茲之淹淹於其中，死猶未死，生不長生，其泡影風燈，止自憐者，即欲勿哭，又惡得而不哭哉？然前我而死者，其死既不復生；後我而生者，其生亦無不死；則茲之悠悠於其中，生不長生，死未遽死，亦庶幾「偷聞學少年」者，雖欲不樂，又何苦而不樂哉？若猶不樂，而逐逐於名，營營於利，不遂所求，而情志結束，若欲憔悴以死焉，斯不俟蓋棺，而已蒙無生趣者，幾不弄成一活死人乎？○「聖賢莫能度」，直使世間假道學一輩，儼然修身立命，幾幸多

得年所者，冷水澆背。多爲藥所誤，直使世間大知識一流，侈然海外奇方，有可長生久視者，巨棒槌頭，搗此兩脣，打開後壁，直使人死心踏地，將不俟圖窮而七首見；下「不如」二字，已蹀跳出來已。○結句將「不如」二字頓斷重讀，乃通首精神貫注處。下八字合併成句，不過隨分消遣法，俗所謂有得吃便吃些，有得穿便穿些耳。解者乃沾沾於酒必求美，服無求華，以與爲區分；且斤斤謂逃情於酒，以全天眞，而務爲註脚，不從妙處傳神，轉從麤際索解，貫橫而還珠，作者應暗中匿笑耳！

去者日以疏

承上節轉攏，謂自古皆有死，死生不足多慮矣，卽死期要亦甚迫矣。顧死不足慮，死後不無可慮者。一出郭門直視，但見邱與墳，不見邱墳之犁爲田者乎？雖云「古墓」，其下諒有陳人也。「不寤」而驚使寤，「潛寐」而擾以不寐者，「杳杳卽長暮」，多恐未及千載耳。「摧爲薪」者，松柏無望以夾路，傷其類者，白楊隱訴以悲風，其蕭蕭不似向前聲，驚殺愁人聽不得，值時遲暮，而思還故里，當放置而欲歸無因，恐遽填溝壑，莫遂首邱之慕，雖屬達人，亦難矜曠達矣！斯欲蕩滌其情志而不得，又惡能已於結束乎？○起筆側重在「來者日以親」，上句第以陪出下句。「親」「疎」猶言遠近也。去日以疎，去者既日遠一日；來日以親，來者且日親一日。日遠一日，去者已日多一日；日近一日，來者卽日少一日。日多一日者，不見其益，有時而增；日少一日者，不見其損，有時而盡。有時而增者，初非有實在可據，悠悠忽忽，悉消歸於無何有之鄉；有時而盡者，更無能須臾少待，急急匆匆，直奔流於不復回之境矣。此須設身處地，方見其情之迫切處。當衰邁之年，處竄逐之地，思還無因，願乞骸骨而不得，一旦溘逝，數片骨頭，更不知拋露於何所；「蕭蕭愁殺人」，不

單在竄逐，在衰邁而竄逐也。開口將「來者日以親」句逐字沉吟，遲重以出之，即通首神情危悚矣。○次二句雖以引起下文，卻兼承上節而申足之。上「千載」「萬古」係直言之；此「直視」「但見」乃橫括之也。蓋曰「長暮」曰「朝露」，曰「永不寤」，「忽如寄」，謂古今上下之同歸於盡，止以見後先相望者踵相接，要未及新陳相因者塚相錯也。由前而論，彼千載永不寤者，固潛寐黃泉下矣；山後而觀，此萬古更相送者，亦送以潛寐黃泉耳。斯古今上下直同歸於土者，爲邱爲墳，不既多乎？曰「直視」，曰「但見」，謂一眼看去，其鬱何鬱，直彌望盈盈也，乃鑿括上「千載」「萬古」兩層而申足之，不特爲本節承遞語。蓋此節緊承上節轉，首二句承「浩浩陰陽移」四句轉，「古墓」四句承「驅車上東門」四句轉，末二句承末二句轉。惟「下有陳死人」四句，及「萬古更相送」四句，此兩層堆累頓重，乃以次二句鑿括而總承以轉，則其承上爲轉者，於上節直滴水不漏矣。○「古墓」二句，將「犁」字「摧」字咬定牙根讀之，真不堪其很毒，初讀之「犁」字「摧」字已極很毒，不堪再讀之兩「爲」字更極很毒不堪也。是何也？凡人之所爲，本諸心也。當其有爲，必以爲可爲斯爲之；苟其不可，必不爲也。古墓而爲田，彼固以是可爲田，而直宜爲田焉者，斯縱情犁爲田也；松柏而爲薪，彼固以是可爲薪，而直宜爲薪焉者，斯任意而摧爲薪也。見者方動魄驚心，而駭爲變；爲者且縱情任意，而徇爲常。第衡以摧犁之跡，而不覈諸犁之摧之之心，庸知非誤其很毒猶從未滅也？嗟乎！情之岌岌，振古如斯；氓之蚩蚩，於今爲烈；將無俟蘖裡以掩已，預知措搦有時者，斯人將奈斯人何！○此節歸注在末二句，擒定「思」字顧主斯上下節之極力掀翻者，庶不至游騎無歸，乃文家縱中用擒法，合下節乃文家隨擒隨縱法。末二句「思還」「欲歸」，重疊言之，止此四字，便寫得雜雜沓沓，覺一霎時千頭萬緒，直沒尋頭緒處。其寫「愁殺人」，真是愁殺人，亦真是妙筆也。○「白楊」句結上，其「風悲日曠」已不俟「天陰鬼哭」「蕭蕭」句起下，當「途窮日暮」

「說不盡」旅况魂驚。」

生年不滿百

此文承上轉開。「生年不滿百」承「去者日以疎」來，「常懷千歲憂」承「出郭門直視」以下八句來，「憂」字緊頂「愁」字來，其統承上節，卽首二句櫟括已完，而上句又特以宕起下句。以下皆跟第二句轉，「晝短」六句，跟「懷憂」二字轉，尙屬賓筆；末二句跟「千歲憂」三字轉，方是主筆。○「晝短苦夜長」前顧「歲暮」後照「孟冬」，日晷已極短矣。「長夜」二字，卽爲下段伏線。此後四節，悉屬夜景矣。此句亦微兼比體，晝屬陽，夜屬陰，去日疎而來日親，卽去日多而來日少，俗所謂「在天日子短，在地日子長」者矣。「何不秉燭游」「何不」字以矛攻盾，反跌得妙，謂既知如此，復何苦如此者。夫人壽無多，徒憂曷益？吾生有限，不樂何爲？下四句皆以申足此句。「爲樂」申上「游」字，「當及時」合下句正申足「秉燭游」三字，「何能待」妙，將「爲樂」寫得掀烘，便將「懷憂」掃得扯淡。從「懷憂」翻出「爲樂」，此文家極力反攻法。○「愚者」二句反掉以足之。「愛惜費」申「不秉燭游」四字，「但爲後世嗤」特申足「何」字。蓋游必極乎游之情，游必盡乎游之致；極乎游之情，固惟日不足也；盡乎游之致，卽使費不惜也。「費」字妙，將「爲樂」加倍烘染，謂游以行樂，不樂不如其不游；卽樂必盡情，不極情盡致，仍不樂。於以云「游」，必大排場兒，不可小家子相，將張燈鋪宴，載妓隨波，方可云「爲樂」，方可謂之游也；不然拿個燈籠望外跑去，便云「秉燭游」耶？是游者定須揮酒得幾個錢，又須舍得揮酒幾個錢矣；而愚者不能也。「愛惜費」凡三層：費用之廣也；惜悛也；捨不得錢也。愛、喜意也，謂凡事總喜歡省錢也。「愛」字自然得妙；「愛」屬仁，本諸性者也。「愛惜費」

寫守財奴以錢爲命，直寫到性焉安焉的田地。「但爲後世嗤」「但」字妙，謂一錢不捨，終日牢愁，其過爲身後憂者，止徒爲身後笑耳！後世猶笑，則當世之傳爲笑柄可知。夫我方戚戚然而憂之，人咸竊竊然而笑之，顧乃以我之憂，而徒供人之笑，這却爲甚麼呢？其中足「何」字，令人於言外想之。蓋「爲樂及時」二句，申足「秉燭游」三字；「愚者愛惜費」句，止申足「不」字，「但爲後世嗤」句，乃申足「何」字。合四句倒轉看，止是一個「何不秉燭游」。○以上六句承「懷憂」二字寬轉，以「爲樂」破「懷憂」，亦大概寬慰之，出豁一隨時消遣法，與其十三「飲酒」「被服」八字隨分消遣者同，看意所歸注，原不在此。○末二句乃承「常懷千歲憂」緊轉，方正破其「摧木」「犁墓」爲憂處。謂人生無幾，不及時爲樂，而憂懷千載，至以邱墓爲憂也，所憂亦太過矣！以若所憂，則必等諸王喬之乘鶴以逝，化鳥而鳴，斯可免於憂矣！夫子喬以前，既無子喬，子喬以後，亦無子喬；是王子喬之乘鶴以逝，化鳥而鳴，固仙人中出於其類，而又拔乎其萃者。斯無俟此庸庸碌碌者高相頡頏，而始知難與等期也。仙人既難於等期，凡屬斯人，其生寄死歸，孰不遺此臭皮囊？即時移世易，又孰能長保此臭皮囊？陵寢且不免於發掘，而何希罕這賤骨頭？李鐵拐仙蛻爲虎啖，又何希罕這俗骨頭？先賢慕誤爲白牛廟，更何希罕你這蠢骨頭？念及此而螻蟻何親，狐狸何疎者，則當息我以死，轉不如速朽之爲愈耳！斯又何不可「蕩滌放情志」而願長「自結束」乎？

凜凜歲云暮

其十六四節○此段闡發實際，文家之正面也。其實寫「思」字，在「眇眇以適意」四句。全段以此四句爲樞紐，前路遞以引到「眇眇以適意」十七兩節止以申足「徙倚懷感傷」。此四句開合串側，各歸重在下句，故末節

「引領」「泪下」亦申遞變結。○其六歸注到「憂傷以終老」即上截之闕發已完；其七特補紀時序而兼以咏足；此處歸注到「徙倚懷感傷」即下截之闕發已完；以下亦以補紀時序而兼以咏足。此上下章法，遙相配處。上截歸注到「憂傷以終老」而結以「虛名何益」特中之以喟感。下截歸注到「徙倚懷感傷」而結以「垂涕泪下」即繼之以悲啼。蓋上截同病相憐，雖身遇共事而兼以慷他人之慨，故感喟相深。下截思君不見，當情迫於中而無所爲窮人之歸，故悲啼獨切。夫詩貴哀而不傷，此什乃獨以傷見當。情不自禁，必實有可傷者，故疑此什爲黨綱諸君子作也。又此詩紀時紀地，一字不苟下，即一字非無故者，觀「錦衾遺洛浦」句，作者其蜀人耶？然已不可考矣。緣此介介，蓋彌月不憚云。

其十六○此又承上轉攏，乃通局歸結處。謂仙人難可與等期，斯委形固同歸於盡矣。顧死堪速朽而喪不堪此速貧者，其奈此身爲世累者何！「凜凜歲云暮」，「螻蛄」且「夕悲鳴」矣，「涼風厲」而「寒無衣」，日何以爲日；「錦衾遺」而「同袍違」，夜無以爲夜矣！獨寐寤宿，累此長夜，其輾轉寤寐，惟我良人當望而不見，益深我長思矣。○此節柱義須隨步換形，合下四節以「眈眈」四句爲樞紐。單論此節，以「夢見容輝」句爲樞紐；前七句止遞到此句，中八句乃實衍此句，後四句緣所夢而轉深其怨思也。○前七句從中段轉關，即爲此段引緒；其上下交關，妙在一累字。用以轉關，句句見生世難過；用以引緒，即句句皆入夢之緣也。首句上與「歲暮一何速」應，下即與「孟冬」相呼。「涼風」二句爲下「北風何慘慄」伏線。看似閒閒寫景，其縈拂照應，直七瓊八瓏。○「夢想見容輝」句妙在分明說破，下轉寫得疑真疑幻，偏於白晝着魔。○「良人」四句正當夢時情事，「良人」二字提起重讀，二字不特冠此四句，以下皆頂此二字去。朝夕間口所誦者，此「良人」；心所維者，此良人；倏而目中瞥見，此「良人」；直如從天降，不禁衝口喊

出者，鄭重之極，亦親熱之至也。上二句推原法，下二句代字法。惟、思也。古、往昔也。歡、情好也。謂良人思往昔情好，特親枉車駕，惠以前綏，而來迎己也。「惟」字妙，直寫出心藏心寫來。「枉」字文綉得妙，有愧不敢當意。「願」字跟「惟」字來，「常」字對「古」字說，「巧笑」跟「歡」字來，爲此之故，因惠前綏而願得同歸也。「攜手同車」直寫得黏皮貼肉，併無事「馬兒漫行，車兒快隨」矣。「得」字妙，在良人若猶恐失之，在己若欲拿班者然。「願」字直寫出信誓且且來，既推原其情如此，復代爲剖白其情如此。推原其情如此，而良人之情固已如此；代爲剖白其情如此，即良人好我之情已實如此如此也。夫我朝夕所冀於良人，惟冀其如此，而今適已如此如此也，其字字感入心脾，即字字如從己肺腑中流出者，真好夢也。此時真是得意煞！○「既來」二句，夢而微寤時情事。「來」字抽出。上頂良人來，下貫兩層去。「既」字「又」字，妙在寫得恍恍惚惚，將信將疑，當夢回之初，微寤之候，似夢非夢，似醒非醒，所謂「擁被卻尋初斷夢」，此真不可奈何時節也。讀至下句，不禁失笑焉。曰：「又不處重闌，一深怪其不處重闌也。苟不望其處重闌，不怪其不處重闌。怪其不處重闌，固深願其處重闌，且欲其急處重闌也。意爾時行者筋勞，庸無冀洗塵濯足，居者唇燥，已急思下馬迎風矣。願方擬春生羅幙，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夫甯知月滿屋梁，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緣？下句一襯，將上句寫出加倍懊惱來，此時真是拂意煞。○「亮無」二句，既寤而大覺也。「亮無」「焉能」翻踢，「既來」坐實夢想，謂此不須臾者，非不俟須臾也；其不處重闌者，亦非不處重闌也；惟我良人，「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相去萬里，亦曷云能來也？則我之夢見良人，惟其想見，因而夢見者，固「夢想見容輝」也。此與杜甫夢李白詩云：「何以有羽翼」，又云：「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參看。杜蓋從此奪胎者。○「良人」四句是夢見，下四句乃因想而夢見，合八句止是一個「夢想見容輝」。「良人」四句是述夢，「既來」四句是想夢，「昉睽」四句是尋夢，以下方是正寫「思」字。

○「眈眈」二句，既覺而復迷也，緣所夢而翼倖其夢之克驗也。「眈眈適意」即中段「馳情」二字，「引領相睇」即中段「整巾帶」三字。上句緩讀，下句快讀；上句寫出滿志躊躇，下句畫出通身鬆泛，真是妙筆！「眈眈」心有所思，而凝睇斜視貌；「適意」其氣揚揚，甚自得也。當馳情妄想，越想越真，斯枉駕來迎者，始以爲或有，既且以爲必有矣；斯不知不覺，倏已飄袖揚裾，出戶以望之矣。曰「遙相睇」，惟幸早見一刻，以爲快也。欲得早見一刻，必得遠望一程；欲得遠望一程，必高瞻乃可遠矚者；如是特中長其頸，以望之。「引領遙相睇」直寫盡癡情憨態。○「徙倚」二句，黯然而自傷也，辜所望而悼惜所夢之徒虛也。「懷感傷」即中段「沉吟」二字；「垂涕沾扉」即所謂「聊躑躅」者。沉吟不語貌；「懷感傷」所謂「縱有萬語千言，止在心上村」也。躑躅，不進貌；「垂涕沾扉」時，當越想越杳，而終不死心，兀自倚着門兒，呆呆以望也。徙倚，倚不一處也；倚在門旁，故垂涕沾扉；緣是徙倚當東邊挨挨，西邊靠靠，故涕沾雙扉。上句寫出神態形勢，下句畫出垂頭喪氣。讀者於此試爲設身以處其地，其餘情態睽一輪車子於舌底喉間，直輪蹄絡繹不絕者，則前邊「軒車來何遲」五字，能無不倫不次，衝口即喊出來乎？此際須敬泛一大白，遙呼作者而耐之，庶不辜此絕世妙文也！

孟冬寒氣至

首六句特提「孟冬」，「明月」標紀時序，自成一隊；與上截其七首四句相配。其紀時紀日大書特書不一書者，落寞中自作年譜也。其注意在「孟冬」紀時，尤重在「四五蟾兔缺」句紀日也。○上節至「垂涕沾雙扉」，一時昏昏默默，癡癡呆呆，直忘卻是春是夏，是秋是冬，亦忘卻是朝是晝，是日是夜；併忘卻是朔是望，是弦是晦矣！倏而涼風入

戶，吹得肌骨悚然，回顧閒庭闕寂，早已黑暗洞洞，於是「羅袂生寒，芳心自警」，始之忘卻是秋是冬者，至此忽憶其候焉；其忘卻是日是夜者，至此忽悟其時焉；其忘卻弦晦朔望者，至此條細數其日焉。○此六句橫空硬插，陡脫離奇，其關腰鎖斷，至上、下互相遙接，直幻出無數山連雲斷的奇景來。「孟冬」二句，越卻錦衾十六句，與「凜凜歲云暮」四句隔枝遙接；「四五蟾兔缺」句，越卻「客從遠方」兩節，與「明月何皎皎」句隔枝遙接；兩「客從遠方來」，越卻「孟冬」六句，與「徙倚懷感傷」句隔枝遙接；緣此六句用橫風吹斷法，硬插在中間，遂使上下兩節，斷斷續續，致讀者一片迷離，莫辨東西，如武侯八陣圖數堆石子，能令陸伯言迷不得路，真奇絕千古也。○「孟冬」二句：至始至也，謂茲非孟冬耶？此乃寒氣始至之時，而北風何慘慄耶？夫上不既曰「涼風厲」而「寒無衣」乎？此獨不憶其衣之單，而徒致訝於風之慘乎？其事相承，而語不相顧，活畫出昏悶乍醒人，失張失智來。「何慘慄」喚起「知夜長」，蓋夜則陰氣盛而較日更寒也。看渠作意從孟冬風氣之慘慄，引起夜；從夜說到星；從星引到月；從月曲曲盤盤，算計到日子上去；後人讀之，謂是閒閒寫景耳，在作者之經營慘淡，正不知費幾許心血也！○愁多知夜長：知字妙，乃自家憐憫，亦自己喚醒語，與子美「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同一神致。「夜長」與上節「長夜」異：長夜通一夜而計之，謂冬之夜也；此夜長猶云夜深耳。按此時一更之後，於夜猶未深也，而彼懵不知，蓋自引領出戶，望至嚙黑之後，便覺其時已久，隨率口曰「夜長」。總之心中有事人，其惛惛懵懵，不曰夜則幾忘其爲夜，一云夜則遽驚以爲長；寫感傷後眩惑謬亂，失張失致，真堪絕倒。於此而曰「仰觀」，則知竟日間之「引領遙眺」，其盱衡遠望者，固不暇仰觀；薄暮時之「徙倚感傷」，其望苦低垂者，又不能仰觀；及至「夜長」，而「引領」無從，「感傷」徒切，直死心踏地者，乃始一仰觀也。「衆星列」與上截「衆星歷歷」異；「衆星歷歷」者，爲「箕斗」「牽牛」等伏根，言星也；此「衆星列」者，言無

月也，謂衆星已列矣，而月猶未出乎，故下二句隨說到月。當其說星時，其意固不在星；及至說月時，其意又不在月；渠意特以月計日也。「明月」二句，上句特以陪出下句，謂當此夜長，而月猶未上，月出不綦遲乎？夫月之遲早有候也，斯體之盈虧者應之；卽月之盈虧有時也，斯出之遲早者因之；於是屈指細算，一五一十，「三五明月滿」，正望之月也，當日沒而早已升焉；「四五蟾兔缺」，將下弦之月也，故夜長而猶有待焉。斯時呢喃喃喃，其感傷於以少間，涕垂於以暫停者，知其稍以安之矣。夫上節至「徙倚懷感傷，垂涕沾扉」時，其嗚嗚咽咽，幾至慘不成聲者，情勢已將收場矣。卽不收場，而嗚嗚咽咽，勢將哭個不了矣。何由數往尋來，觸物牽情，款款以數耶？妙在此處用橫風略爲吹斷，使此感傷垂涕者，可略一節其哀情，由是於待月徘徊之下，復溯前情，舉所謂懷感傷者，於以款款而陳焉；乃文家急脈緩受法。○孟冬建亥之月也，卽今十月也。解者泥漢用秦正，以十月爲歲首，謂漢之孟冬，卽今之七月。夫七月正三伏極熱之時，何得云「寒氣」？又何得云「北風慘慄」耶？按漢用秦正，至武帝太初元年，允廷臣司馬遷等所請，已改用夏正。此詩其三曰「洛中何鬱鬱」，「兩宮遙相望」，作者屬東漢無疑。豈西漢旣改用夏正，而東漢復以秦正紀事乎？則註孟冬爲七月，亦解者失攷耳！

其十七其十八節目○闕發「思君」至其十六正意已完，以下猶樂之有「亂」，乃大結矣。「孟冬」六句與其七起四句相配，特自成一隊，皆作者故作狡獪，令人迷離莫測處，此層須與劃清界限。其次八句，與下一節相轟對，乃文家兩截體中的合股也。兩截的合股，出股必先結下截，對股乃遙結上截；此文家定法也。斯亦若是焉矣。前「客從遠方來」一層，先結「思君」一柱；後「客從遠方來」一層，遙結「思友」二柱。先結「思君」處，以「懼君不識察」句標揭君字，清別眼目；遙結「思友」處入手卽曰「相去萬餘里」，與首節「思友」一邊的起句相叫應；次曰「故

人心尙爾，令閱者羣知爲友言也。結曰「以膠投漆中，漢諺曰，雷陳膠漆友，膠漆自是朋友甲裏的語。其起結舉標眉別目而出之，作者於此固明示人以分應雙結也。

客從遠方來

此合上節後八句，皆承「徙倚懷感傷」來。當待月徘徊之下，尋來溯往，兩節情事止是一個「徙倚懷感傷」。上「客從遠來」六句，有所感也；末二句緣所感以自傷也。此「客從遠來」八句，有所感也；末二句緣所感以自傷也。○按此兩層，一結「思君」，一結「思友」，柱固蟲對，而意自相承。上「客從遠來」一層，上曰「長相思」，下曰「久離別」，「長相思」而限於「久離別」，將地隔情遙，莫我能即，身別離而所思亦幾若爲離別所限者，故抱此區區，深懼君之不識察也。下「客從遠來」一層，曰「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長相思」而至於「結不解」，則身遠心近，何時暫忘，身別離而所思直無時暫忘者，猶以膠投漆，又誰能別離此乎？兩柱蟲對，卻一意貫注，其開合流動用法而常得法外意，斯情生文而文又生情者矣。兩節用意注重在「長相思」三字，書札綺被等項，止屬隨便應用傢伙。兩「客從遠來」句，猶屬開端冒子話，竟與認真，便同癡人說夢了。蓋「長相思」三字猶珠也，其餘多句，通身鱗爪耳。通身之鱗爪盤來攫去者，爲此珠耳。「思君」「思友」，其思之無已，總此一個「長相思」。上下兩節，如龍有兩條，珠止一顆；其盤來攫去，如雙龍爭戲一珠者。讀十九首如看魚龍百戲矣。此三字若在正面實填，其呆板死煞，一之已甚矣；看他運此三字，備極鏡花水月之妙，或借嵌於書辭，或巧寓於物製，其不犯正位，乃文家賓字法。按此兩節，其意與題相生，不與題相迫，乃文家離字法。上「徙倚懷感傷」二句，已從中段掀翻處轉過正面，則此二節所謂「轉過隨將襯筆來」，又

文家襯字法。其用以申足「徙倚懷感傷」，又文家虛提實衍法。○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整對起，與其二「其三」青青海畔草，鬱鬱園中柳，「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整對起者，遙相掩映。此四首之外，惟其十「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亦整起；其他十四首未之見焉。此文家通篇散行，特於中及起結處用整也。其前後遙相掩映，乃文家結比應轉提比法。兩個「長相思」與首節兩個「相去」遙相應；「相去萬餘里」此「相思」所由「長」；「相去日已遠」更「相思」所由「長」也。兩「相去」一橫一豎。此曰「三歲字不減」，曰「相去萬餘里」其一橫一豎，與首節橫豎兩柱遙相配，乃文家後路應轉小講法。至下曰「久離別」，「誰能別離此」，直結到首節起筆「與君生別離」，竟文家結應破題法矣。○疊用「客從遠方來」，疊用「遺我一」，疊用「長相思」，相疊成章，章法全學國風，其比物取象，結體撰言，與凡諧聲叶韻，無一不酷似之者，即居然國風焉。○兩節情事與當下所思者全不相涉，至末一筆歸題，借移過來，即情事活現。論者謂莊子極善發端，其取義每遠說來，到題便虛虛咽住；復又遠遠說來，而到題便咽住；及至結醒題意，一筆兩筆，點睛即飛。讀十九首節節當作如是觀。○詩至江都乃三唐之集大成者，凡一題數首至數十首，悉皆變幻神奇，令人迷離莫測。按以綺交脉注，一絲不亂，其自謂「晚節漸於詩律細」者，全從此什脫胎去；則十九首固全唐之開山祖矣。杜詩此際不及條達，俟嗣出以呈教。○按十九首情本騷也；才兼莊也；其好色而不淫，怨誹而不亂，亦不悖於風雅焉。後生讀此，伊不異揚風挖雅。至「美人香草」之思，如讀以騷焉；降而齊得喪，一死生，又如讀以莊焉；領會以變幻離奇之妙，而詩趣詩情，出而愈有，直可總以三唐焉；即况而愈下，亦不異讀以旋規方矩，且重規疊矩，絲絲合法，一篇完善的考墨卷焉。則甚矣十九首不可不讀也！若拙解之十九首，尤不可不與後生亟讀也！

明月何皎皎

此遙接「四五蟾兔缺」句，前因月遲而待之，此當月出而嘆之，非嘆月也，緣兩個「長相思」如梭之拋於一寸心坎中，營營如織者，始終止一個「獨宿累長夜」，「徙倚懷感傷」耳。「明月」二字句；「何」字合下八字爲句，并合次聯十八字共爲句。「何」字問得妙，所謂「月兒呵！你出來做甚麼」後人「更教明月照流黃」及「照人離恨太分明」等句，雖膾炙人口，終不及「何」字下得蘊藉。「照我羅牀幃」我字自供得妙，謂我之爲我，不堪爲我者，即我之爲我，不堪斯照者也。我不堪斯照，即我之牀幃，亦不堪斯照者也。蓋我不堪爲我，我直不堪斯照者，我固憂愁之我也；我不堪斯照，我之牀幃亦不堪斯照者，固攬衣頻起，終夜徘徊而不能寐之牀幃也。我不堪斯照，此皎皎照我者，其謂之何？我之羅牀幃不堪斯照，則此皎皎照我羅牀幃者，又謂之何？在月之無私照臨者，不堪照而不得不照，明月幾無如我何；而月之容光必照者，不堪照而偏以相照，我固無如明月何矣。○「客行」二句，妙在用「雖」字着力一翻，謂客行即使甚樂，尚不如早旋歸，而况我之不樂實甚乎？按此什開手曰「行行重行行」，其後曰「思還故里間，欲歸道無因」，此段入手至以「攜手同歸」深諸夢想者，則客行思歸，固其本志也。但用正入便苦平直。「客行」二字，妙在用「雖云樂」三字翻入，其反主爲賓，以開作合，不用死筆用活筆，不用實筆用虛筆，全在「雖」字有取死回生妙用。「樂」字上對「憂愁不能寐」，下起「愁思當告誰」；「樂」字虛，「憂愁」字實，以「樂」字拘兩頭，以虛拘實，即實者皆空，於此見「雖」字之妙；靈丹一粒，鷄犬皆仙。○「出戶」二字語氣現成，此蓋覆述結語也。「出戶」不在此時出，「傍徨」亦不在此時傍徨，此乃覆述「引領遙相隨」時的情事。「愁思」不

待此時愁，當告誰亦非謂此時無告，此乃補敘「徙倚感傷」時的情事。蓋「引領遙睇」之後，「徙倚感傷」之前，此二句夾縫中間，其躑躅徬徨，度刻如年，一腔熱中，無可告訴，直如熱磨上螞蟻，走投沒路。此種情景，在前既不及寫，而此種情景，固此中情事所必有者，要不容以不寫也。故特於結處補寫之。按此二句若實寫在「引領遙睇」之下，「徙倚感傷」之前，其呆板死煞，便是不即溜鈍漢矣。惟抽出補寫於後，斯實者虛，而虛者實，既備極鏡花水月之妙，且於此覆述以作結，恰好收繳「引領」「垂涕」，而兜裏完密矣。曰「獨徬徨」曰「當告誰」寫出形單影隻，斯真孤臣哉；看他前後寫「思」字，用意翰歸一線處，曰「脉脉不得語」曰「沉吟」曰「懷感傷」曰「懼君不識察」，「愁思當告誰」，其用意翰歸一線，直一字不外散，至末路點清「思」字結。○「引領」二字爲句，當情頹氣咽，其不堪回首，幾不堪覆述者，深悼所望之徒虛也。「還入房」三字自爲句，「還」字微讀，當「引領遙睇」時，滿擬「枉駕惠綏」者，必不辜此「引領」，且穩取「攜手同車」者，必不虛此「引領」也。斯歸哉，歸哉，痛猶「躑躅」「空房」哉，而竟不然也，其「引領」徒虛，仍然重入此「空房」者，其「泪下沾裳衣」，斯不禁痛定思痛也。「沾衣」應上「攬衣」，「引領」「泪下」雙管齊下，恰繳歸「引領遙睇」「垂涕沾扉」結。

按此什從「棄捐」生情，以「哀傷」作骨，其篇如股，而股如句，一十九首，止一個「與君生別離」耳。要其妙處，則「無縫天衣」一語盡之。若泥以某截云何，某截云何，某截之某段又云何云何也，在我既不免「以愚質妄」之謂，讀者亦自貽「卽驛從昧」之譏矣。所貴擺脫言詮，領取神味，泯段落痕跡，而渾歸於一片，是所望於善學者。

饒勉庵先生古詩十九首詳解序

作詩難，釋詩尤難。作詩者惟自道其性情而已；立乎千載以後，而釋千載以上之詩，則必通其所不通，以求其可通，而後古人之性情得。然而違是說者，非泥則鑿。王叔師之釋騷，以『夏康娛』爲『太康』也；國朝陳啓源之釋簡兮，以『西方』爲『觀世音』也；此鑿之甚者也。詩序本卜子夏，而或以爲衛宏與國史；招魂本宋玉，而或以大招爲景差，或以二招爲靈均；此泥之甚者也。古詩十九首，昭明編諸李少卿之上，後人以爲人非一人，時非一時，玉臺以來，罕有異議。今饒大令書升出其先德勉庵先生所著詳解，則以爲漢末黨錮君子逃竄邊北，憐同患而遙深戀闕者之辭；且謂首章『會面安可知』『思君令人老』二句爲全詩之柱，一以思友，一以思君，其兩義卽貫通諸章，賓主之位，的然不紊，鈎章棘句，數百萬言。蓋其釋詩之學，卽以塾師講題之法行之，嗚呼盛矣！余四齡受書，卽愛讀古詩，常患十九首變化離合，不可窮詰，思求其法於岡連峯斷之中，今得先生是書，翫然若帝之懸解。然則先生之釋詩，誠免夫泥與鑿之弊，而能通其所不通，以求其可通者哉！重違大令之請，因不辭不文而爲之序。寶應王凱泰序於福州撫署之崇蘭書室。

謹書月午樓古詩十九首詳解後

嗚呼！此吾子先子勉庵公所遺之手澤也！先君子早知嚮學，體用兼備，未弱冠即有聲庠序，屢薦於鄉，不售；走燕、趙、楚、豫、吳、越，迄無所合，歸而歎曰：「遇不遇命也，吾將竟吾學以待後人也。」時年甫三十，閉門攻苦，棄舉業專肆力於經，兼及詩古文辭，乃僅十年即棄養，哀哉！所註毛鄭詩學、異同漢魏詩選、詳註均未卒業，紀遊草月午樓詩文雜著，亦積滿筐，未及手釐。惟是編十九首詳解爲教升兄弟初擗管而作，成書最早。其中往往借八股法相發明，且旁推交通，不憚再三反覆者，欲便初學，即藉擴心胸識見，未遑惜詞費也。不然篇末固已明詔「擺脫言詮，領取神味」矣，豈好浪費如許筆墨哉！今見背三十三年矣，每憶口講指畫時，心長語複，輒不禁潸然淚下也！所愧孤露餘生，磨盾捧檄，學植荒落，未能悉校全稿付梓，僅先刊此以質世者，是誠析薪弗克負荷，時爲之也，實升之罪也。然故里自咸豐庚申春正遭兵燹，蕩爲丘墟，而此纍然遺稿，升獨先於去冬由皖南負之江右，離家僅三月而寇難作，嗣雖屢經顛沛，而此卒得保全，則安知非天鑒吾先君子嘉惠來茲之苦心，默爲呵護，故得歷劫不磨耶？此升所爲不禁始而悲，繼而懼，終乃竊又自幸。今幸校刊既竣，故不能不

綴數語，以求諒者也。嗚呼！覽是者其鑒諸！更願吾子子孫孫讀是篇者，其益務崇先德，以無忘手澤云。時在同治十有三年甲戌孟冬月上浣，謹識於南閩之泉州督部堂行營營務處。差次男書升百拜敬書。

彙解卷後記

右古詩十九首解八種。詩繹、詩說、詳解均據單行本，詩解據藝海珠塵本。其餘四種，則係自他書抽出者，題目亦由編者所擬，茲略爲說明。劉履一篇，採自選詩補注，元刊本以補注序有「先明訓詁，次述作者旨意」之語，故題爲古詩十九首旨意；至各詩訓詁，則擇其善者，入箋注中矣。吳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國人名大辭典，日本漢文大系古詩賞析序）「淇」均作「湛」疑誤。之作，採自選詩定論，原刻本張玉穀之作，採自古詩賞析；漢文大系本均就其書名以標篇名。方東樹一篇，採自昭昧詹言，吳批本原題古詩十九首，今仿方書他篇題目，加一「論」字。又各單行本之序，除標明「後序」「書後」者外，皆在書前，今爲便於印刷，俱移篇後。月午樓古詩詳解原書序跋近二十篇，今擇兩篇較有意義者刊入，餘均從略。各篇雖皆據善本，然仍時有譌奪，卷中僅數處用「」號注明，餘多未及校訂，今版已排成，不便在本文下作注，將來有暇，或另作校勘記，附於書後。本卷所據諸書，有數種頗不易得，多蒙孫蜀丞教授相段，謹此致謝！民國二十五年春，隋樹森校竟記。

古詩十九首集釋卷四 評論

鍾嶸曰：「古詩，其體源出於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文瀟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爲總雜，舊疑建安中曹王所製。客從遠方來，橋袖垂華實，亦爲驚絕矣。人代冥滅，清音獨遠，悲夫！」（詩品）

劉勰曰：「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乎？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怳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文心雕龍）

釋皎然曰：「十九首辭精義炳，婉而成章，始見作用之功。」（詩式）

呂本中曰：「讀古詩十九首及曹子建詩，如『明月入我牖，流光正徘徊』之類，詩皆思深遠而有餘意，言有盡而意無窮也。學者當以此種詩常自涵養，自然下筆不同。」（童蒙訓）

蔡條曰：「古詩十九首或云枚乘作，而昭明不言；李善復以其有『驅車上東門』、『遊戲宛與洛』之句，爲辭兼東都。然徐陵玉臺新詠分『西北有浮雲』以下九篇爲乘作，兩語皆不在其中。而『凛凛歲云暮』、『冉冉孤生竹』等，別列爲古詩。則此十九首，蓋非一人之辭，陵或得其實。且乘死在蘇李先，若爾，則五言未必始二人也。」（西清詩話）

張戒曰：「陶淵明云：『世間有喬松，于今定何聞？』此則初出於無意。曹子建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此語雖甚工，而意乃怨怒。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可謂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也。」

又曰：「國風云：『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其詞婉，其意微，不迫不露，此其所以可貴也。古詩：『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李太白云：『皓齒終不發，芳心空自持。』皆無愧於國風矣。」

又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以「蕭蕭」「悠悠」字，而出師整暇之情狀，宛在目前；此語非惟創始之爲難，乃中之爲工也。荆軻云：「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自常人觀之，語既不多，又無新巧，然而此二語遂能寫出天地愁慘之狀，極壯士赴死如歸之情，此亦所謂中的也。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蕭蕭」兩字，處處可用，然惟墳墓之間，白楊悲風，尤爲至切，所以爲奇。樂天云：「說喜不得言喜，說怨不得言怨。」樂天特得其蘊爾；此句用「悲」「愁」字，乃愈見其親切處，何可少邪？詩人之工，特在一時情味，固不可預設法式也。」

又曰：「建安陶阮以前詩，專以言志；潘陸以後詩，專以詠物。言志乃詩人之本意；詠物特詩人之餘事。古詩蘇李曹劉陶阮，本不期於詠物，而詠物之工，卓然天成，不可復及。其情真，其味長，其氣勝，視三百篇幾於無愧，凡以得詩人之本意也。」（歲寒堂詩話）

范晞文曰：「古詩十九首有云：『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蘿。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阿。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言妻之于夫，猶竹根之於山阿，兔絲之於女蘿也，豈容使之獨處而久思乎？詩云：『葛生蒙楚，歛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同此怨也。又『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又『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亦猶詩人『簞簞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之詞，第反其義耳。前輩謂古詩十九首可與三百篇並驅者，亦此類也。」（對床夜語）

陳繹曾曰：「古詩十九首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澄至清，發至情。」（詩譜）

王世貞曰：「風雅三百，古詩十九，人謂無句法，非也；極自有法，無階級可尋耳。」

又曰：「漢魏人詩語，有極得三百篇遺意者：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衣帶日以緩，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棄我如遺迹，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絃急知柱促，去者日以疏，來者日以親；愁多知夜長；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此國風清婉之微旨也。」

又曰：「鍾嶸言行行重行行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幾乎一字千金。後併去者，日以疏五首爲十九首。八首爲枚乘作。或以洛中何鬱鬱，遊遊宛與洛，爲詠東京；盈盈樓上女，爲犯惠帝諱。按臨文不諱，如總齊羣邦，故犯高諱，無妨。宛洛爲故周都會，但王侯多第宅，周世王侯，不言第宅；兩宮，雙闕，亦似東京語。意者中間雜有枚生或張衡蔡邕作，未可知。談理不如三百篇，而微詞婉旨，遂足並駕。是千古五言之祖。」（藝苑）

（應言）

謝榛曰：「詩曰：『觀閔既多，受侮不少，』初無意於對也。十九首云：『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屬對雖切，亦自古老。六朝惟淵明得之，若『芳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是也。」

又曰：「蘇李古詩十九首，格古調高，句平意遠，不尙難字，而自然過人矣。」

又曰：「古詩十九首，平平道出，且無用工字面，若秀才對朋友說家常話，略不作意，如『客從遠方來，寄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是也。及登甲科，學說官話，便作腔子，昂然非復在家之時，若陳思王『遊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是也。此作平仄安帖，聲調鏗鏘，誦之不免腔子出焉。魏晉詩家常話與官話相半，迨齊梁開口俱是官話。官話使力，家常話省力；官話勉強，家常話自然。夫學古不及，則流於淺俗矣。今之工於近體者，惟恐官

話不專，腔子不大。此所以泥乎盛唐，卒不能超越魏晉而追兩漢也。嗟夫！」（四溟詩話）

孫鑛曰：「三百篇後，便有十九首。宏壯、婉細、和平、險急，各極其致，而總歸之渾雅，在五言中，尤爲方員之至。後作者雖多，總不出此範圍。詩品謂『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良然！」（孫評文選，自文選論注）

胡應麟曰：「十九首及諸雜詩，隨語成韻，隨韻成趣，辭藻氣骨，略無可尋，而與象玲瓏，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動天地。」

又曰：「詩之難其十九首乎！者神奇於溫厚，寓感愴於和平，意愈淺愈深，詞愈近愈遠。」（詩藪）

譚元春曰：「十九首無諸古詩之新矯奪目，以溫和冥穆，無可甚快，在諸古詩之上，千古無異議；諸古詩亦若將安焉。此詩品也。」（古詩歸）

鍾惺曰：「蘇李十九首與樂府微異，工拙淺深之外，別有其妙。樂府能着奇想着奧辭，而古詩以雍穆平遠爲貴。樂府之妙，在能使人驚；古詩之妙，在能使人思。然其情性光燄，同有一段千古常新，不可磨滅處。」（古詩歸）

陸時雍曰：「十九首近於賦而遠於風，故其情可陳而其事可舉也。虛者實之，紆者直之，則感寤之意微，而陳肆之用廣矣。夫微而能通，婉而可諷者，風之爲道美矣。」

又曰：「十九首深衷淺貌，短語長情。」

又曰：「凡詩深言之則濃，淺言之則淡，故濃淡別無二道。詩之妙在托，托則情性流而道不窮矣。風人善托，西漢儻得此意，故言之形神俱動，流變無方。夫豈惟詩，比干之狂，虞仲之逸，一以是道行之。屈原憤而死，則直槁矣。夫所謂托者，正之不足而旁行之，直之不能而曲致之。情動於中，鬱勃莫已，而勢又不能自達，故托爲一意，托爲一物，托爲一境以

出之，故其言直而不訐，曲而不滂也。十九首謂之風餘，謂之詩母。」（古詩鏡）

王夫之曰：「興觀羣怨，詩盡於是矣。詩三百篇而下，惟十九首能然。」

又曰：「一詩止於一時一事，自十九首至陶謝皆然。」

又曰：「王子敬作一筆草書，遂欲跨右軍而上；字各有形埒，不相因仍，尙以一筆爲妙；何況詩文本相承遞邪？一時一事一意，約之止一兩句，長言永歎，以寫纏綿悱惻之情，詩本教也。十九首及上山採靡蕪等篇，止以一筆入聖證。」

又曰：「『采采芣苢』意在言先，亦在言後。從容涵泳，自然生其氣象。卽五言中十九首，猶有得此意者；陶令差能彷彿，下此絕矣。」

又曰：「用複字者，亦形容之意。『河水洋洋』一章是也。『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顧用之以駘宕；善學詩者，何必有所規畫以取材？」（蕙齋詩話）

陳祚明曰：「十九首所以爲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幾？雖處富貴，慊慊猶有不足，况貧賤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誰不感慨？人情於所愛，莫不欲終身相守，然誰不有別離？以我之懷思，猜彼之見棄，亦其常也。夫終身相守者，不知有愁，亦復不知其樂；乍一別離，則此愁難已。逐臣棄妻與朋友闊絕，皆同此旨。故十九首唯此二意，而低迴反復，人人讀之，皆若傷我心者，此詩所以爲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則人人本自有詩也；但人有情而不能言，卽能言而言不能盡，故特推十九首以爲至極。言情能盡者，非盡言之之爲盡也，盡言之則一覽無遺；惟含蓄不盡，故反言之，乃使人足思。蓋人情本曲，思心至不能自己之處，徘徊度量，常作萬萬不然之想。今若決絕一言，卽已矣，不必再思矣。故彼棄予矣，必曰亮不棄也。見無期矣，必曰終相見也。有此不自決絕之念，所以有思，所以

不能已於言也。十九首善言情，惟是不使情爲徑直之物，而必取其宛曲者以寫之，故言不盡而情則無不盡。後人不知，但謂十九首以自然爲貴，乃其經營慘淡，則莫能尋之矣。」（采菽堂古詩選）

金聖歎曰：「此不推爲韻言之宗不可也。以錦心繡手至此，猶不屑將姓名留天地間，即此一念，愧殺予屬東塗西抹多矣。夫此念乃古人錦繡根本也。」（古詩解）

顧炎武曰：「詩用疊字最難，衛風『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罝濊濊，鰓鮪發發，葭葭揭揭，庶姜孽孽，』連用六疊字，可謂複而不厭，賾而不亂矣。古詩『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連用六疊字，亦極自然。下此即無人可繼。」（日知錄）

李因篤曰：「三百篇後，定以十九首爲的傳箕裘，無妙不備，却又渾含蘊藉，元氣盎然，在漢人中，亦采絃而疎越矣。」（漢詩音注）

王士禛曰：「或問古詩十九首乃五古之原，按其音節風神，似與楚騷同時，而論者指爲枚乘等擬作，枚之文甚著，其詩不多見。且秦漢風調自殊，何所據而指爲枚作耶？又蘇李河梁，亦有十九首風味，豈漢人之詩，其妙皆如此耶？求明示其旨。答曰：風雅後有楚辭，楚辭後有十九首，風會變遷，非緣人力，然其源流，則一而已矣。古詩中迢迢牽牛星，庭中有奇樹，西北有高樓，青青河畔草等五六篇，玉臺新詠以爲枚乘作；冉冉孤生竹一篇，文心雕龍以爲傅毅之辭。二書出於六朝，其說必有據依，要之爲西京無疑。河梁之作，與十九首同一風味，皆所謂『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者也。嬴秦之世，但有碑銘，無關風雅。」（漁洋詩話）

又曰：「十九首之妙，如無縫天衣；後之作者，顧求之鍼縷襞積之間，非愚則妄。」（五言詩選例）

張歷友曰：「昔人謂十九首爲風餘，又曰詩如若自列國之詩涵泳而出者，如『笑醜酒，非復泛齊醜齊可埒。』」

（師友詩傳錄）

沈用濟費錫璜曰：「十九首中如『棄捐無復道，努力加餐飯；』『空床難獨守；』『無爲守貧賤，輒軻長苦辛；』『憂傷以終老；』『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皆透過人情物理，立言不朽，至今讀之，猶有生氣。每用於結句，蓋全首精神專注末句。其語萬古不可易，萬古不可到，乃爲至詩也。」（漢詩說）

張庚曰：「組織風騷，鈞平文質，得性情之正，合和平之旨。義理聲歌，兩用其極，故能紹已亡之風雅，垂萬禩之規模。有志斯道者，當終身奉以爲的。」（古詩解）

沈德潛曰：「十九首大率逐臣棄妻，朋友闊絕，死生新故之感。中間或寓言，或顯言，反覆低徊，抑揚不盡，使讀者悲感無端，油然而入，此國風之遺也。」

又曰：「言情不盡，其情乃長，後人患在好盡耳。讀十九首，應有會心。」

又曰：「清和平遠，不必奇闢之思，驚險之句，而漢京詩古詩，皆在其下，五言中方圓之至。」（古詩源）

成書曰：「格高、品高、韻高。不使一分才氣，而語語耐人十日思，覺歷來論詩評語，舉不足以贊之。」（古詩存）

陳沆曰：「古詩十九首文心雕龍曰：古詩佳麗，或云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采而推，其兩漢之作乎？李善亦以『驅車上東門，』『遊遊宛與洛，』詞兼東都，非盡乘作。然徐陵玉臺新詠錄枚乘古詩只九篇，兩語皆不在其中，則十九首固非一人之詞，惟九章則爲乘作也。又玉臺錄此九詩，次第迥異，西北第一，東城第二，行行第三，涉江第四，青青第五，蘭若第六，庭前第七，迢迢第八，明月第九。以史證詩，則玉臺次第勝文選。考漢書本傳枚乘字叔，淮陰人，爲吳

王源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逆也，乘奏書諫，吳王不納，乘與鄒陽皆去之梁，從孝王遊，景帝卽位，吳王舉兵以誅錯爲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罷兵，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破滅。漢既平七國，乘繇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爲宏農都尉。乘久爲大國上賓，與英俊並遊，不樂爲吏，以病去官，復遊梁。梁客皆善詞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及卽位，乘年老，適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拜其子舉爲郎。今以詩求之，則西北東城二篇，正上書諫吳時所賦；行涉江青三篇，則去吳遊梁時；蘭若庭前二篇，則在梁聞吳反，復說吳王時；迢迢明月二篇，則吳敗後作也。」（詩此興箋）

方東樹曰：「十九首須識其天衣無縫處；一字千金，驚心動魄處；冷水澆背，卓然一鷲處。此皆昔人甘苦論定之言。」（昭昧詹言）

劉熙載曰：「古詩十九首與蘇李同一悲概，然古詩兼有豪放曠達之意，與蘇李之一於委曲含蓄，有陽舒陰慘之不同；知音論世者，自能得諸言外，固不必如鍾嶸詩品謂古詩出於國風，李陵出於楚辭也。」

又曰：「十九首鑿空亂道，讀之自覺四顧躊躇，百端交集，詩至此始可謂其中有物也矣。」（藝概）

吳汝綸曰：「陸士衡所擬今可見者十二首，鍾記室云十四首，蓋二篇亡佚矣。舊傳爲枚乘作者，殆此諸篇。玉臺所錄枚乘雜詩九首，皆在此，惟今日良宴會，青青陵上柏，明月皎夜光三首，以非玉臺體，徐陵不錄；而李善據『遊戲宛與洛』與『驅車上東門』辨其非盡枚乘，知此三篇舊必亦云乘作；陸所擬亡二篇，其一篇必驅車上東門矣，餘一篇不可復考。」（森案：吳氏又疑亡佚之一篇係迴車駕言適，見古詩鈔。）且詩品以此十四篇爲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而疑去者日以疏，以下四十五首爲建安中曹王所製，玉臺亦以凜凜歲暮，孟冬寒氣至，客從遠方來，等篇引爲古詩，不云枚

乘，知此十四篇與餘篇古自分畫，不可雜廁也。玉衡指孟冬明作於太初以前，謂爲枚乘，理或可信。但任昉鍾嶸皆謂五言起於李都尉，而韓公亦云：『五言起漢時，蘇李首更號，』而鍾氏并云：『王楊枚馬之徒，詞賦競爽，吟咏無聞，』然則歸枚叟蓋未可質言之也。玉臺次第與文選不同，士衡又異，應以陸氏爲次。」（古詩鈔）

王國維曰：『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貧賤，轉軻長苦辛。』可謂淫鄙之尤。然無視爲淫詞鄙詞者，以其真也。」

又曰：『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寫情如此，方爲不隔。」（人間詞話）

詩式

朱寶瑩編 一冊七角

本書編輯之目的，在指導初學作詩者之門徑。凡五絕、五律、七絕、七律之詩式，均詳加敘述，並選唐人清新淺顯之作爲例，每首之下，加以評語及註釋，說明詩之結構與描寫之技巧，使初學者領悟詩之作法，而便學步。末復分體、分品，足明詩學之範圍。所選之詩：或描寫景物，或敘述社會，或寓意諷戒；辭旨清新，音韻和諧，足以引起美感，備此一書，不獨對於詩之作法，可以瞭然，如能精讀所選各詩，則唐詩之神髓，亦可獲得，欲有吟咏，不難成佳作矣。

學詩入門 王文濡著 一冊一角

學詩入門一類之書，坊間出版多矣，但多深淺無序，初學者讀之，如墮五里霧中，莫明其妙。本書則力矯斯弊，以淺顯易解爲主，第一步教以不調平仄，不尙對偶之古詩，第二步教以平仄調和之絕詩，第三步教以尙對偶之律詩，步驟井然。全書分十三章：
●總論，●誦詩之次第，●古體近體之分，●作詩之次第，●七律詩之調平仄法，●練習四聲法，●對偶之練習，●一三五不論之正誤，●古韻今韻之分，●押韻有八戒，●換韻須知，●起承轉合法，●結論。凡作詩要點，悉備於此，爲最良之學詩入門書。

中華書局出版

(新文化叢書之二)

詩底原理 九一冊

著者 荻原朔太郎
譯工 孫復

中國是一個詩歌之國，但除了一些詩話或詩品以外，幾千年以來，竟沒有一部闡明詩之原理的偉著。本書為原著者費十年之功，易稿數次始成。本書特色，即在全書將詩之內容與形式，用主觀與客觀兩種原則貫串起來，作成有系統的論斷。原文用極淺近的文字，將極高深的理論，平淡的說出，實屬不可多得。

英文 英美詩歌小史

Bird's-Eye View of English Poetry

龔質彬編著 一冊 九角

本書分十三章：第一章為開篇，第二章敘述安格魯撒克遜 (Anglo-Saxon) 時代之詩，第三章敘述安格魯挪門 (Anglo-Norman) 時代之詩，第四章敘述英詩鼻祖邱塞 (Chaucer) 時代之詩，第五章敘述文藝復興時代之詩，第六章敘述英國王政復古時代之詩，第七章敘述大詩家時代之詩，第八章敘述浪漫復興時代之詩，第九章敘述十九世紀之詩及作者，第十章敘述現時代之詩，第十一章至十三章敘述抒情詩、小詩及愛國詩等；舉凡英美詩歌之淵源、派別，以及歷代詩歌體裁，已搜羅靡遺，應有盡有。

中華書局出版

晚唐詩選

王 文 濡 編 四 冊 八 角

論詩者謂：首嚴紀律，次標神韻，終及才調，詩至晚唐，三者備矣；爰編本書，以供學者探討。所選之詩，自唐宣宗太和起至昭宗天佑止，以清定全唐詩爲本，而兼五代末人之作。所錄詩人凡百三十有六，詩千餘首，精心抉擇，多寡適當，無畸重畸輕之病。每詩就題加注，而於字之僻者加音，有原註者一併列入。一詩而兩人互見，或一詩而詞句互異者，均依據善本校正，以免讀者之淆惑。簡首附有詩人小傳，略敘作者之生平，使讀者誦其詩而知其人，領會自易。

宋 元 明 詩 三 百 首

朱 梓 冷 昌 言 編 一 冊 二 角

詩至有唐稱極盛，唐詩傳稿殆億萬首，唐詩選本殆千百種，學詩者多取蘅塘退士所編唐詩三百首爲入門之階，因其簡約精審也。宋、元、明詩傳稿雖亦不少，而選本則不多，本書乃清代朱梅溪冷諫庵二先生所編，仿唐詩三百首之例，精選宋、元、明三代之佳作彙爲一編，亦不失簡約精審之旨，並有評註，極便初學者之誦讀。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吳宓詩集

吳宓著 並裝一冊 二元四角

本集係搜輯吳宓先生所作之舊體詩九百餘首，以時地分爲十三卷。其二十餘年來之生活寫照，身世經歷，以及思想，均露無遺。寫入舊格律，即用舊詩之體裁韻律，描寫今時今地之人物情境，爲詩壇另闢途徑。且著者對於西學研究甚深，集中繙譯英國著名詩人之傑作甚多，卽自作之詩，運用英文詩之思想詞藻蛻化而成者，亦復不少。是以本集既不同於膚淺乏味之新詩，又迥異於晦澀陳腐之舊詩。令人讀之，別饒興趣，爲本集獨具而獨有者也。

中華書局出版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印刷

古詩十九首集覽（全一冊）

標商冊註

